

人生必讀書

呂廷溪

小兒語

合刊附李西樞老學究語

呂新吾

俗語醒世詩

序

北京圖書館藏

共和國貴法治也。而道德爲尤重。將以道德灌輸人人之腦筋。使其安心循分。盡國民分子之責。是非教育普及不爲功。今日之風俗漓矣。機械變詐之巧。層出而不窮。甚或誤解平等自由。不顧倫常。或藉物競天擇爲辭。日惟攫取權利。是務。彼其法治知識。非缺乏也。特道德之觀念。暗自淪胥於不覺。據此一譚。恐中人以上者流。尙不免移於習俗。况中下者乎。於此思仗教育之力。滌其惡習。牖其良知。惟宜於幼稚時代加之意焉。邇者京師各警署。辦貧兒半日學校。額至數千。抑亦普及教育之嚆矢。雖品類不齊。賢愚至異。誠得先入之良言。以端養正之初基。安知他日其中無優秀之民耶。考昔賢之善言道德。而宜於童蒙。誘掖之至便者。歷經搜求善本。以人生必讀書。及二語合編爲最。是書也。一則分別紀事。法戒昭然。一則至理名言。以淺近出之。語其蹊徑不同。而足以陶冶性靈則一。童子天真未汨。如素絲然。墨黃蒼赤。既隨所染。如歧途然。東西南

北。每任所之。茲以是書定其本質。端其趨向。則社會多一良民。卽國家少一罪徒。庶幾於設立本校之心。不相刺謬。爰與同人協商付印。俾半日學校生。各手一編。於以端教育。培道德。推而廣之。引而長之。一般國民。自能率循於法治之中。而不放軼乎法治之外。吾知是書。將可以收效於本校。而又不徒收效於本校也。中華民國五年八月守拙子謹序

人生必讀書目錄

卷之一

孝順

友悌

公忠

卷之二

慈教

繼述

貽謀

伉儷

婦職

治家

理財

卷之三

處事

涉世

師弟

朋友

存心

立志

言語

氣度

品行

改過

安命

立命

人生必讀書
目錄

謙光

卷之四

戒色

燭理

節飲

達觀

勸善

二

人生必讀書卷一

孝順

潘仲謀曰。人無貴賤。試問身從何來。自呱呱孩笑。以至成立。於今幾何年。我父母。劬勞辛苦。歷歷可溯。人子雖竭力奉事。常不能如父母之待我。况百年迅速。能得幾時。乃因循玩忽。徒歎風木。以悲懷。對雞豚而隕涕。不且遺一生永恨乎。故孝道無盡。及時為貴。無使親年日短。而悔讀書之不早。無使子力日裕。而傷吾親之不逮。為父母者。待子能養。或成名時。大約五六十歲矣。譬如持短燭。行長路。奔趨投店。尙恐不及。况敢逍遙中路哉。為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豈知堂上白髮。眼暗之老人。又復刪除。一日乎。妻子之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而

蘭溪唐彪纂輯

良峰倭仁
愚溪高五常
刪



生成父母。一去不復。上天下地。尋覓無門。危哉。幸未及此。速宜孝養。

唐彪曰。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以至成人。百事費用。無非父母之財也。奈世人甚愚。長成各聽妻子僕婢之言。有兄弟者。遂欲分析。爭多競少。皆謂父母有偏。以一切家財。惟我當獨得。而兄弟不當有。並父母亦不當有者。噫。何其愚也。縱使億萬家財。盡歸於我。未有不速敗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孫。常享富厚。斷無爽也。

石天基曰。父母生子。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不知擔受了多少勞苦憂懼。如假乾就濕。出入提携。行走坐臥。痧癩痘疹。用盡精神。見兒嘻笑。便喜歡。啼哭便煩惱。自己未吃飯。怕兒子先饑。未穿衣。怕兒子先冷。時時防兒有病。事事要兒常安。及至長大。就代你延師教訓。不惜銀錢。定親婚娶。多費財物。期你興家治業。望你立志成人。若偶有疾病。不說幼弱難養。反怨自家調理失宜。日夜焦心。急忙合藥。求醫問卜。恨不將身替代。若出外遠行。父母牽心掛意。就是早去晚來。還

要倚門懸望。總而言之。父母一生一世。經營計算。那一件不是爲兒子的心腸。可憐精神心血。都費盡了。兒子日漸長大。父母日漸衰老。如此深恩。怎報答得盡。爲子的各人細想一想。可還有不孝順的事麼。

郭開符曰。事親盡孝。則我生之子。看其榜樣。自然孝順。倘我不孝。彼效我所爲。亦不孝矣。若責其不饑。子亦有詞以應。古云。形正則影正。形斜則影斜。必無差也。

唐彪曰。兄弟數人。有爲父母偏愛偏憎者。不知見愛者。必其所爲與父母合。其見憎者。所爲不合也。夫以父母所共生。共愛。何故有分別之心。爲子者。豈可不自反。而漫尤父母之偏乎。

石天基曰。凡人初生時。一刻離不得父母。半載週歲。認得人的面目。在父母懷中。便喜。若別人抱去。便啼。自三四歲。饑則向父母要食。寒則向父母要衣。以前時日。人人皆知親愛父母。及至娶妻。添了房中許多恩愛。與父母就間隔一層。

了。至生子。又添了眼前許多恩愛。與父母又間隔一層了。若娶了賢孝妻。就是家門之幸。否則這個在枕邊說舅姑的是非。那個在膝前說公婆的厚薄。三言兩語。蓄積心頭。反覺得父母有許多不是。日深月久。妻子漸親。父母漸疎。妻子漸厚。父母漸薄。止知房中妻子是自己的。把兩個老人家。丟在堂上。冷冷清清。全然不管。絕不想當初十四五歲以前。何曾有妻。有子。那時節。懷抱你的是何人。衣食你的是何人。噫。這樣良心喪盡的人。真正禽獸不如了。

唐彪曰。孝理在順。惟順始爲孝。不順非孝也。孟子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諸凡力學力耕。惟親所命。而飲食衣服。恭敬奉親。錢財爽快聽親用者。皆順之理也。是故父母之所敬愛者。亦敬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親之志意所向。不可不順從也。

袁君載曰。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憐恤之。飲食衣服。不無偏厚。或子之富者。有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每以此怨親。殆未之

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石天基曰。飲食的事。爲子者。那個不欲珍饈羅列。若是富貴。何難措辦。苟家業淡泊。便心有餘而力不足了。要知古人云。菽水承歡。蓋爲貧賤者言也。家常蔬菜。鹹淡得宜。生熟中節。何異甘旨。若有好食。先儘父母。總要奉得父母歡喜。就是盡心。大約年老的人。脾胃虛弱。飲食難化。須要熟的。熱的。軟爛的。香美的。凡是生冷黏膩堅實難化及傷脾之物。皆不可與食。頓數要頻。不可過飽。飯食後宜勸走動。

至於衣服。錦繡細軟。寒儉家何能如意。只要冷暖合宜。大約年老的人。血氣衰弱。未免不耐寒暑。未曾冷。先就怕冷。未曾熱。先就怕熱。如在秋冬之時。就是布被布衣。只要溫暖。晚間或煨熱布。或用湯壺。因無火氣最好。再如夏月。夏衣須要涼爽。凡有汗的。當頻頻洗換。若或鰥父寡母。更要加意。

父母起居要照看。勞心費力的事。不可令父母去做。喜慶快樂安逸的事。就多

勸父母去行。父母自安穩快活過日。

若父母疾病。須要加意調攝。小心扶持。并慎用醫藥。再如父母萬一作汚牀褥。爲子者。須勤勤淨洗。勿生惡嫌心。只想你在懷抱中。便溺糞穢。爲父母的替你潔淨了多少。你今日可有惡嫌的理。凡此者皆宜猛省也。

張氏曰。人子於繼母。多不能得其歡心。而並不能得父之歡心。生母死而父有妾者亦然。此雖父之溺於私愛。然爲子者當自責自修。常見不是在己。不可稍生怨望。承順恭敬。愉色婉容。任父母震怒。只是曲意小心。則嫌隙自然消釋。並婢僕讒譖之言。無由入矣。此不惟省自己無數愁苦。消自己若干罪過。更可回父母從前之執迷也。

勸孝歌

孝爲百行首。詩書不勝錄。富貴與貧賤。俱可追芳躅。若不盡孝道。何以分人畜。我今述俚言。爲汝效忠告。百骸未成人。十月懷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

兒身將欲生。母身如在獄。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命喜再續。一種誠求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溼篋席。兒眠乾衲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兒穢不嫌臭。兒病甘身贖。橫簪與倒冠。不暇思沐浴。兒若能步履。舉步慮顛覆。兒若能飲食。省口恣所欲。乳哺經三年。汗血耗千斛。劬勞辛苦盡。兒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衣食父經營。禮義父教育。專望子成人。延師課誦讀。慧敏恐疲勞。愚怠憂碌碌。有過常淹護。有善先表暴。子出未歸來。倚門繼以燭。兒行十里程。親心千里逐。兒長欲成婚。爲訪閨中淑。媒灼費金錢。釵釧捐布粟。一日媳入門。孝思遂衰薄。父母面如土。妻子顏如玉。親責反睜眸。妻詈不爲辱。母披舊衫裙。妻著新羅縠。父母或鰥寡。爲兒守孤獨。身長不知恩。糕餌先兒屬。健不祝哽噎。病不知藥粥。衣裳或單寒。衾裯失溫煖。風燭忽垂危。兄弟分財穀。不思創業艱。惟道遺資薄。忘卻本與源。不念風與木。烝嘗亦虛文。宅兆何時卜。人不孝其親。不如禽與畜。茲烏尙反哺。羔羊猶跪足。人不孝其親。不如草與木。

孝竹體寒暑。慈杖顧本末。勸爾爲人子。孝經須勤讀。王祥臥寒冰。孟宗哭枯竹。蔡順拾桑椹。賊爲奉母粟。楊香拯父危。虎不敢肆毒。伯愈嘗泣杖。平仲身自鬻。江革甘行傭。丁蘭悲刻木。如何今世人。不效古風俗。何不思此身。形體誰養育。何不思此身。德性誰式穀。何不思此身。家業誰給足。父母卽天地。罔極難報復。親恩說不盡。略舉粗與俗。聞歌愴然悟。省得悲我蓼。勿以不孝首。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間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間穀。天地雖廣大。難容忤逆族。及早悔前非。莫待天誅戮。萬善孝爲先。信奉添福祿。

勸孝詩曰。欲把親恩數一廻。天高地闊總難猜。吾能數盡青絲髮。只有親恩數不來。聽得娃兒哭一聲。翻身就把手來擎。想他歲半周年內。一覺何曾睡得成。萬事心焦只叫天。終朝終日未開顏。不知這是如何說。望見嬌兒便喜歡。都是爺娘養下來。何曾只痛小嬰孩。只因兒大難姑息。不好將來捧在懷。寸寸絲絲總是恩。誰能描得半毫真。蓼我縱是能描畫。只好依稀八九分。漫

把錢財穀米論。此身原是父娘身。如何毫髮能私得。你是雙親甚麼人。難道形容似去年。今年親已鬢毛斑。卻愁別面無多路。及早承歡向膝前。父母兒孫總一般。一團精血遞相傳。如何這樣兒孫重。只有爺娘不值錢。豈不深知父母恩。世間寧有鐵心人。只因看得妻孥重。沒得工夫到老親。誰家媳婦大如天。不受公婆半句言。你不敬婆誰敬你。不宜做與後人看。分得些兒就是恩。不須還與弟兄爭。但凡爭少爭多者。就是人間不孝人。一家婢僕統於尊。都是雙親手下人。打罵盡由親打罵。不須瞋怪半毫分。昔人勸葬親文曰。孟子云。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子於此而不盡心。烏乎盡吾心。衣衾棺槨。有力者務竭。吾職分財力之所得盡。此外一切儀文。皆屬浮而不實。或親年老。更措辦宜早。並漆水完固堅好。免致臨時猝辦。倩人購覓。價既重而物不歸真也。喪儀。近有以士庶家僭大夫儀文者。其餘亦多勉強鋪張。糜費銀錢。皆非所以盡孝也。卜地。惟擇向陽高潔者葬之。封

之以樹。春秋祭掃。坍塌者整理。務盡吾心。近今爲風水所感者。將親柩或寄寺觀。或厝浮地。終年卜地。以求富貴。又有已葬。欲博富貴另遷者。殊不知死者入土爲安。人之富貴有命存焉。豈可以父母骸骨。博富貴者乎。此等居心。卽命本有富貴。天亦必不佑之。間有得地可用。又或因弟兄。各邀堪輿以存私見。至有利長房。或利次房之說。彼此生疑。遷延不葬。又或因暫厝後。偶僥倖發科。及貿易順利。竟以浮厝之地。爲風水所鍾。因而就閣者。迨至無力營葬。有淹柩暴露者。更令由子及孫。代代皆然。不誠可爲寒心乎。試問若風水果準。彼堪輿家。何不擇地。自葬其親。以傳富貴。乃置利己之事不辦。而專爲他人謀乎。古云。陰地不如心地好。有福之人。不葬無福之地。此真足以破俗見矣。

張氏曰。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奈何或因兄弟衆多。彼此相諉。草草完事。甚至惑於風水。不免日久暴露乎。竊以爲諸子中有饒裕者。凡事宜爭先費用。不必與衆較量。卽力有不及。亦當勉強支持。不宜推諉。以偏累一人。豈不聞古之

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彼於生命尙可捨。何財物之足云也。顧態性至孝。處館每歲束修。悉以奉父。後館於張氏。赴館日。張訪知其孝行。卽具一歲束修送之。告曰。今日之銀。尊公未知也。此間有田欲賣。可買之。俟秋成。可得餘租爲私蓄。態曰。不可。豈可爲幾石米。易其心。且欺吾父哉。卒持獻父。閔子騫母早喪。父娶繼母。多月以蘆花作絮衣之。偶爲父御車。面有寒色。父問之。閔子不忍言。父疑。啟其衣視之。蘆花也。怒欲出之。閔子請止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悟中止。後母亦悔。而善待閔子焉。麗水林侑妻周氏。夫卒事姑孝。飲食非手治不進。子婦徐氏。養周亦如之。徐氏生孫名定老。時盜起。避亂逃遁。賊追逼。棄兒草澤中。夫爲盜所殺。盜以周氏年老。叱令去。擁徐氏東行。姑婦相持泣曰。願同死九泉。不苟活也。周素事神。默禱焉。盜忽目眩。見有負厚囊者。趨劫之。遂得脫。過澤畔。見所棄兒猶在。亟抱之歸。寇退。覓得夫屍。家已被毀。賃屋以居。時徐氏年甫三十歲。人勸其改適。指兒泣。

曰。林氏一脉。惟姑與兒。吾何忍棄焉。兒稍長。勉其勤學。後定老娶妻潘氏。女潘氏雖貴族。子歸後。效姑之賢行。後定老舉進士。爲秘書丞。子孫十餘世。皆貴顯。晉陵錢氏。顧成之媳也。錢氏住母家。夫家疫病甚盛。轉相傳染。凡八人俱伏枕待斃。媳聞欲歸。父母力阻之。婦曰。人爲侍養公姑而娶婦。今翁姑俱病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何憾焉。隻身就道。其家聞鬼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家矣。速避之。八人皆得活。後嗣皆發科甲。貴顯最久。常熟逆子某外出。伊母向逐住女家。一日偶歸。其媳迎之甚喜。爲黍歛留。臨去以米幾升送姑。囑姑速行。蓋恐其夫見之也。途中子母恰相遇。子便發噴。指米爲盜。母遂置米。子携歸。怒罵不絕。忽雷聲大震。此人駭甚。囑妻以大缸蓋我。妻不從。未幾雷提其子。至母所。跪含母乳。而其身已擊死矣。石田居民倪九惑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爲婢妾。不認其母。終歲置廚爨中。如老婢。而身與妻安享。一日穀熟烹雞食新飯未熟。忽暴風雨。有大石自山飛下。穿

破倪九寢室。一夫一婦一兒皆死。人咸快之。

劉建德之妻。悍惡不孝。姑病甚。惡其不便於己。送之尼寺。遣一婢供食。母不欲往。建德畏妻。悍不能止。母將死。罵曰。我死必訴汝於陰司。數日。婦果死。婦方殮。忽震雷一聲。腹首拆裂。臭聞數里。數日。建德亦死。

原穀之祖。年老有惡疾。原穀之父母厭憎之。作一輿舁祖於別室。穀年方十五。苦諫不聽。乃與家人收藏其輿。父母問曰。爾何收此。穀曰。留待父母老疾時用耳。父母感動。即迎其祖。終養焉。

楊乙。武進人也。行乞養親。所得食。雖極饑不敢嘗。必先奉親。有酒。則跪進唱曲。以悅之。鄉人感其孝。予之金。僱爲傭。不就。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親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寒而赤身勿恤也。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少缺。後於墓旁得金一穴。有字曰。天賜楊乙。遂致富。娶妻生子焉。夫以乞丐之人。尙知盡生養死葬。而格天如此。等而上者。可不勉乎。

吳江吳某。迎父喪於旅次。貧不能歸。函骨負而行。千里間關。渡鄱陽湖。中流風急浪猛。同舟百餘人呼天請命。篙師曰。諸君行旅中。非有異寶。卽有穢物。速棄之。或可免也。徧搜諸客。見函骨。譁曰。是已促之投水。吳不肯。風愈急。吳仰天號曰。我寧與父骨俱溺。但求一板。庶幾憑而到岸。客竟縛吳腰於板。推墮水中。吳負骨浮沉湖中。有旋風送入蘆葦。竟登岸不死。回視前舟覆溺。無一生矣。遂徒步乞化回里歸葬。後其子登黃甲。官居極品。世代貴盛。

浙有某者。兄弟三人。家道頗裕。分爨膳親。長次登黃甲爲縣令。迎養不終。父母歿。將柩浮厝。且感於風水。兄弟各存私見。以圖利己。服滿復出作宰。二親仍未入土。未幾兄弟相繼病亡。家被回祿。蕩然一空。後餘一孫。孤寒貧苦。不孝之報。可謂速矣。

友悌

先哲云。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

之欲其富也。夫象之於舜，念念欲殺之，奪其所有。舜既爲天子，誅之甚易。舜不誅而反富貴之，此舜所以爲人倫之至也。今世爲兄弟者，各立門戶，私妻子，一有抵牾，便相嫉如仇讐。以當日舜與象設身處地，反覆思維，則友愛之情，勃然不容已矣。

石天基曰：世間不和兄弟之人，與那不孝父母之人，同是一個病根也。只爲好貨財，私妻子，就沒人倫天理了。我只勸人兄友弟恭，或讀詩書，爾我講解，或做生意，彼此商量，耕田種地，出力相幫，手藝經營，留心照應，莫爲幾句言語，便傷和氣，莫爲幾許錢財，便起爭端。同居和睦，原是好事，或不得已分門另住，須要財產分得明白，即少有不均，便宜也不出外，斷不可因錢財小事，傷骨肉至情。幸而俱賢，固式好無尤，就是有情性不好的，須委曲承順，自然感化得來，萬一不能，要知鬩牆禦侮，莫如兄弟，亦惟自盡其道而已。

郭開符曰：人有從善事起見，捐千金者，不知天地鬼神所重不專在此，每勘人

善惡於家庭中。能讓財者。嘉爲至行。故凡遇兄弟貪鄙。強橫多取。不與計較。安意與之。大勝於行諸善事也。

石天基曰。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兄弟間如偶有不相愜處。卽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自無傷親愛矣。

昔賢云。今人兄弟不和。其端大約因貧富不齊。性情不一。或較量厚薄。聽信婦女人能參透禍根。自然情意和協。父母其順矣乎。如貧富由於勤惰。貧者固宜自思。彼實辛苦經營。以致豐厚。我不能自奮。終身仰求於人。寧不自愧。而富者尤當思吾巨富。兄弟赤貧。吾心何忍。與其齋僧供佛。何如分給骨肉。人之性情有剛柔。或謹守。或豪縱。一切事務。當常常聚處相商。臨事自必同心。倘各懷其私。各行其志。此順彼逆。此行彼止。兩相拂則兩相殘。甚至傾家爭訟。無所不至矣。兄弟一體。原無報施可計。今人或自己本來情重。兄弟偶然薄我。便曰。我情已盡。彼不知感。纖悉芥蒂。遽反初志。良可嘆也。至於婦人性多褊愎。識見卑淺。

妯娌間。雖錙銖升斗。亦切切於心。嘖嘖於口。婢妾從中播弄。因而積恨。爲丈夫者。當嚴禁婢僕。不許傳遞言語。其妻言卽或近情達理。亦勿聽。婦勿聽婢言。男勿聽婦言。雍睦其可敦矣。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素有鬪爭之言。彤自撻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何文淵判溫州。有兄弟惑於婦言。爭財構訟者。文淵判云。止綠花底鶯聲巧。遂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感泣。更相友愛。

漢楊厚兄名博。乃前母所生。母待之甚虐。厚年九歲。思挽回親意。乃託疾不言不食。母問有何痛苦。答曰。兒之困苦。正同於兄之困苦。母感悟。遂改前非。恩養如一。

申積中兩遇恩蔭。不官其子。悉推以與二弟。徐禧有恩蔭。詔命已下。易子之名。

與姪兄弟叔姪。推讓官爵。一時傳爲美談。

溫公大拜後。與其兄伯康友愛甚篤。伯康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否。天少冷。則拊其背曰。得無寒否。以首相之貴。愛敬其兄如此。彼富貴而凌轢其兄弟者。獨何心哉。

進士陳世恩。兄弟三人。公居次。長兄孝廉也。季弟某。少好遊。日出暮歸。孝廉輒作色規諫。竟不改。公曰。徒傷親愛。無益也。每夜躬守戶外。俟弟歸。手自扃鑰。問其寒暖。饑飽。如是者數夕。弟大悔。不復暮歸。

王祥事繼母至孝。起爲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乃繼母所生。每爲祥代勞。母嘗賜酒欲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乃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服役。卒能感母。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其後九代公卿。歷漢唐宋。鼎盛無比。

趙彥霄。兄彥雲。好聲色博奕。家計已爲所壞。彥霄諫之不入。遂求分析。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且多逋負。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告之曰。向初無分析意。

以兄用不節。恐俱盡。有饑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飲食弟家。兄所逋負。弟已儲錢足償矣。兄有慚色。從之。

南海方肯堂之父既老。其侍婢有孕。隱而不言。生子不欲舉。肯堂固請曰。兒兄弟二人耳。幸得季弟。奈何棄之。後十餘年。父臨沒。目不瞑。肯堂跪泣曰。大人其以季子未立耶。兒所受分貲業。若不與季弟均分。不誨之成立者。天鑒之。父目乃瞑。肯堂舉於鄉。將謁選。夢父告曰。天曹所重孝友。汝已列名進士榜矣。明年果捷。

五代張士選。幼孤。及長。惟叔父存焉。叔有七子。其兄弟妯娌多有繁言。不能不分析。選請於叔父曰。今與叔分析。選應得其半。但念叔有七弟。止分一半。無以養生。願剖爲八分之。叔固辭。選固讓。遂分爲八。時選年十七。遇薦入京。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物色之。但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同輩共叱之。術士曰。文章非所知。但見此少年滿面有陰隲氣耳。及揭榜。果得高第。子孫昌大。

公忠

唐彪曰。居官不可作受用想。天之生我。異於衆人。與以治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乃有痴愚者。不念造福之理。事事皆爲享福計。官署必欲華美。器用必欲精工。衣服必欲艷麗。飲食必欲甘美。甚且不但爲己享福計。且爲子孫享福計。良田欲得萬畝。大厦欲構千間。珍玩必求全備。百計搜索橫財。以供享福之用。噫。悞矣。上天生爾爲造福之人。今反轉而爲造殃之人。清夜自思。上天豈肯寬貸耶。

先哲云。居官不接閑雜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娼宜絕。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衙署。令子弟僮僕與之狎。此輩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又能倚勢行惡。若賢士固當禮接。然亦有本非賢士。或假文字。或假書字。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名相也。不能謹於用人。因一琴工董廷蘭。出入門下。倚勢爲非。遂爲相業之玷。可不謹乎。

又云。居官者於文移案牘。切不可信手標行。不加覺察。語云。怠時一點硃。百姓一點血。又云。一役方來。全家盡駭。片紙一至。舉室皆驚。大須謹慎。

又云。居官者官雖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卑。決不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又云。勤敏居官。職分所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精力。以防衆奸之作。匿己非易事。而耽延杯酌。恣情聲色。賦詩品奕。遂以詞訟文卷。招詳錢糧牌票。一切爲閑務。置之膜外。不特負朝廷。且害民生甚大也。然則當如何。曰。清心節欲。早起夜眠。一心正事。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時時檢察。孜孜敏行。庶無忝於職業也。

石天基曰。同寅貴和衷。其所以不和者。只爲奪寵爭能。不知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光弼負慚。子儀釋之。寇準褊急。王旦恕之。希文怒去。穉圭挽之。此皆是前賢平心無我。不懷妬忌。故數公皆貴極人臣。福崇年

永名垂萬古。乃知同寅和衷爲居官第一善事也。

明太祖諭羣臣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山谷之有寶。搜之而後出。賢人之有才。用之而後見。不用則不見也。古人云。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難在用之人耳。

沈龍江曰。凡騶從不宜太侈。蓋吾輦作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喜多事。惟多事。故僕從亦鄉宦也。假令一官有僕十人。則十官有僕百人。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有百鄉宦。其氣焰豈不薰塞邑里耶。矧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僕從亦儼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乎。吾謂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衆。我焉能給之。若謂有不衣不食於我。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然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歛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玷也。此非我役彼。實彼役我也。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

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擁。亦甚非有道者所宜有矣。

唐彪曰。爲善難。而爲惡易者。莫如胥役之輩。與往來官府之人。何也。彼日侍官府之側。便於進言。假公道以濟私忿。開利端以害百姓。以爲莫我如何也。於是肆志行之。而莫之戒。及其罹於法網也。鞭笞刑戮。上以致父母之憂。而下以貽妻子之累。辱莫甚焉。即使王法可漏。而天必加譴。鬼必加責。能逃於身。而不能逃於子孫。正恐報遲一日。則更重一日也。何如存心寬恕。有怨不報。以獲厚福乎。雖然。此亦其次也。上焉者。必以足跡不近公門爲第一。

葉鎮作吏要言曰。爲官須知朝廷榮我以章服。厚我以俸祿。吏役趨承。與馬隨從。事事不與齊民同。若一日無一事益於國。便於民。此一日即難消受。時刻警省。安得不抖擻精神。向好處做去。立一議。須衷諸事勢所可行。建一事。須計及後官所易守。行爲要高。意念要下。身分要高。性格要下。逢人援已要高。逢人譽已要下。膽量要大。心思要細。規模要大。條理要細。逢人瑣屑要大。逢人

機詐要細。喜怒不可偏向。恐有伺其隙而投我者。愛憎不可顯露。恐有竊其柄而弄我者。語言不可輕發。恐有藉其口而成誤者。耳目不可專嗜。恐有接其流而成弊者。繁苛之政。民苦之。已亦爲累。故行貴乎簡。如興利必權其最急。除弊但去其太甚。理事必芟其旁支。考成但嚴其專責。差徭可免者免之。繁費當革者革之。所謂民稱便者。庶幾近之。縣有四鄉。宜爲四圖。賓之座側。其道里遠近。圖甲名目。山川陂澤。廟宇集場。及煙戶之多寡。風俗之淳澆。一一詳載。庶朝夕寓目。儼若身歷其地。而精神周貫。措置裕如。所謂能知一縣者也。正人心。厚風俗。是爲政先務。能使民氣恬而訟端息。不於此處著力。雖日勤民事。官坐困於簿書。終非正本澄源之治。留心教化者。隨事隨人。皆可勸導。如審理事件。就案內人。推廣言之。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俱堪觸發。他如下鄉查辦公事。於稠人聚觀之地。亦復如是勸導。計一歲中。經吾面諭者。不下數千人。輾轉傳播。不下數萬人。相與鼓舞風動。是蒞事臨民。無處非教化也。文告只

應據事實言。簡明懇至。一切掛示套頭。都用不着。則愚民易看易曉易記。易於警覺感悟。課士是第一要政。每季分別生童親試之。正其文體。示以所讀之書。與讀書體驗之法。並講明忠孝廉節之義。士風未有不日變者。士風變。則民亦變矣。端士習。厚民風。先在小學一書。凡蒙館中。令擇能明小學者爲之師。初讀書時。卽兼授此。俾熟讀而講明之。人家子弟。無論士農工商。幼時莫不送入學舍。三五年間功夫。乘其天性未漓。以此先入之言。浸灌於中。庶幾有基勿壞。日後爲士則成好秀才。爲農則成好百姓。習俗安得不厚。况此亦不難立法考察。姑以中縣論。約計城鄉蒙館。不過二百上下。查明立冊。印官卽無暇遍歷。教官亦可分任其責。如此庶爲師者。先講明此書理解。成爲風教矣。旌別淑慝。最關勸懲。雖小郵堡。其中必有善良。亦不無土棍。訪確。卽將善惡人姓名。擇其尤者。榜示二三。分別彰瘡。其豪橫之輩。庶知所斂戢。不敢肆行。安民先禁游民。士農工商。各有職業。若游手好閒。不事生理。衣食將安所出。必致爲匪。窩

賭尤易聯匪。宜訪治一二人。不可使起詐端。出示切禁。弭患不淺。吉凶之儀。民間狃於習俗。多不能合禮。爲上者略依文公家禮。酌定儀則。使易遵循。或勸德望紳衿。倡先行之。民未有不翕然樂從者。忠賢遺跡。年久沉沒於荒煙蔓草者。亟爲搜尋考核。復其故址。而表章之。揚前哲。卽以厲後人。舉節一事。貧族或慮上下衙門胥吏需費。有遲疑不卽呈報者。須留心訪實。飭速舉報。不至沒潛德之幽光。且使人知節義之足重。人皆知養孤老。不知孤幼。更屬堪憐。爲上者宜四處訪查。勸屬領回撫養。如無親屬。或收養公所。俟稍長。可以營生。遣去。庶盡父母斯民之道。溺女傷天害理。流惡種種。能爲立法禁革。所關世道人心不小。某在安邑。設廣生簿。給保正遍諭挨查。遇生女者。登記月日姓名。月朔繳核。貧不能贍者。捐給錢米小衣。令其暫時存養。以俟人之抱養爲女。爲媳。公便按簿抽查。犯者以法繩之。並坐保鄰。不悛者亦希矣。掩骼埋斃。仁政所必及。近日停棺淺厝。所在皆有。或溺於風水之說。當急破其迷。責成耆約。查

察押埋。至於無主者。令該保結報。官爲埋葬。義塚於教孝之內。亦寓錫類之仁。濟貧無定例。惟在隨時區畫。各保中舉擇一二公正之人。待以優禮。承任首事。令勸殷戶量捐錢米。存貯公所。遇極貧無所依靠者。隨時周恤。立冊登記。前列樂捐姓名。後載給與人數。歲終繳覆。名曰樂善社。或亦補救一術。奉文借穀。例止及農民。然至荒歲。救窮如救火。救病。又當知通變。凡雜色人等極貧者。俱量借給。伊川先生曰。爲政拘於法。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若某之意。則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某每味乎此言。種樹。民利之大者。於道旁尤宜。冬可以取材。以供民用。夏可以遮日。以便行人。且望之鬱然深翠。尤覘繁昌氣象。當於春分前勸諭栽種。毋失其時。漁樵本關生計。然亦須使物類各有餘地。以遊其生。如截流而漁。及羅取田雞鱸鱉龜螺。獵弋禽獸之類。俱宜勸禁。嚴禁私宰。不特重農。且足弭盜。彼平民守法。買牛必根究來歷。惟囿戶貪其賤價。樂於暗銷。更有窩賊而囊贓私者。不可不力拔其根也。作縣勤坐大。

堂最便民。若坐內堂。則稟訴者不能入。未免有堂上千里之歎。日行事件。及時辦理。退食何等快樂。若限早堂者移午堂。限午堂者移晚堂。則一人偷安。外間守候數十人甚苦。况其中保無有老病及婦女嬰幼。難以支持者乎。呂叔簡曰。居官只一個快性。某謂坐堂宜快。審事宜耐。惟耐正以成其快也。自理案件。毫無可疑者。當堂定讞極好。其於案情剖斷。輕重曲折。下語最真。亦最快。若待退堂。設有他事阻滯。遷延數日。案情即勞瘁。至假手幕友。究竟恐多隔膜。未免經差操縱。措索諸弊。甚至刁徒覬覦。翻瀆。稟辦不休。皆未卽定讞之故也。劇邑案牘紛繁。勢難猝辦。惟少准勤審。亦易清理。更於放告收詞時。偶施詰問。其虛僞者。當卽責斥。亦可以靖民間訟心。民情好訟。事每牽累無辜。往往一人經案。舉家失業。准理時。除要犯証外。一概刪免。則一動筆。而全人。身家者不小。凡命案。須於赴驗時。多耐時刻。悉心詳勘。真確罪人。得而餘皆可釋。省日後多少心力。若當場草草。使株連者。牽涉苦累。而犯証教串供詞。變幻多端。

真情難得矣。當下定案。正所謂耐性而成其快性者。凡遇不孝不弟者。遣出頭門重杖。以別於他犯。且令路人見聞。知所炯戒。治民最當養其廉恥。事至爲之剖其曲直。諭以理法。則彼此之氣易平。若不論事犯之輕重。平素之良頑。遽概予杖。有終身含羞。無能復振者。有不復顧惜。恣其所爲者。有仇恨愈深。尋衅生端。不能解釋者。故刑非甚不得已。未可輕動。掌嘴乃法之刑。動輒二三十加之。不知臀腿尙無人見。顏面難以遮羞。且傷牙破臉。毒更甚於鞭朴。惟慎刑者知之。嫚罵無益於事。且最脚怨。甘受之。杖痛在身。不甘受之。罵痛在心。故折獄但當正言剖斷。不可惡聲污口。損威失體。監獄最當留意。不時查察。則屋宇之漏濕。囚犯之饑寒疾病。幽隱可通。使獄卒畏憚。不敢輕重刑具。恣意苛索。至刑具固照定例。尺寸觔兩。其間有當檢點者。如磨洗光潤。及放置乾淨處。不使沾潮濕毒氣。亦仁人君子之用心。功令雖六月十月停解。然或氣候不齊。人犯有必須解者。暑天宜黎明放行。免受日午炎蒸之苦。其無雨具。或冬

無寒衣者。相時捐賞。亦卹囚者所必及。事上貴誠敬。言貌亦不可苟。然至辯論公事。如自己見到十分。正當委婉力陳。未可將順。若曲意依阿。迨及事或不效。公正上官。必且見薄。隱惡揚善。盛德事也。上官前尤當檢點。一言誤對。或有關碍於人者。宜慎。惟有益於地方者。則宜盡言耳。同寅相見。若得知彼處有某事未行者。微言規勸。倘彼因此而作爲。卽如我躬行一般。如此庶可言友誼。嚴以馭書役。其要惟笑言簡重。賞罰嚴明。則人無不用命。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諮訪紳士。不能周知。若概不接見。勢惟書役之言是聽矣。况邑有興建。非公正紳士。不能籌辦。費省工堅。已亦不勞而治。則以不見紳士爲遠嫌。猶未免內不足也。凡公出舟車中。皆須經目留心。見人言貌。服色乖異。卽命前教正之。見亭橋道路坍塌。卽令保正會衆修葺之。見遺骸暴骨。及被水冲露棺柩者。卽令隸卒遷埋之。庶不虛此出門之一日。歛客當存古意。在誠敬不在侈靡。至宴集紳士。其品式當爲一邑觀法。如蔡文勤之五簋約。未始不可訓。

俗也。居官服御如承祭見賓。事上臨民。自當雅潔。以昭誠敬。以肅體統。若燕私之地。正宜儉樸。不失儒素之風。寢具更不宜侈麗。則在公既不敢服垢敝。以矯情。在私亦不至習濃華以迷性。爲官好演戲劇。最是悞事。要知民望於我者甚衆。衙內多一日宴樂。外間卽多一日愁苦。况費晝夜廉俸。費庖厨物命。費僕役張羅鋪設。且盡人赴熱鬧場中。火燭堪虞。奴婢姦盜易起。更人已兩損也。政事閑暇。靜坐以養天機。爲應事接物根本。或讀書以廣識見。或遊覽以寓採聽。俱無不可。彼奕棊且恐喪志。若呼盧馬弔之類。萬不可染。設使其時民適以犯賭告。勢必杖責。則已。膚先負痛矣。且並無以禁約子弟家人之弊。更有利害存焉。不但道理上過不得也。子弟最忌有公子氣。若鮮衣美食。漸以長其驕矜之習。此取敗之道也。要與居家一樣。布衣蔬食。淡泊以堅其志。專意讀書。不得令預官事。孫徵君云。士大夫教子弟。是最要緊事。誠不可忽也。仕宦家僕。多有衣紗緞者。幾與主人無異。非所以別分。且易長驕傲之氣。宜立限制。只

許布素更不得依勢慢人。治家有約束。亦居官之一事也。

王梅溪守泉州。宴邑宰。有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真西山守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亭。有詩云。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一時聽者悚然。二公眞賢郡守也。

前漢朱邑病且死。囑其子曰。沒必葬我於桐鄉。我舊治桐鄉。吏民極愛我。吾恐子孫奉我。或不如桐鄉之民也。其子遵遺命。葬於桐鄉。桐邑民人。迎柩於途。如喪考妣。葬後春秋祭祀不絕。子孫相繼。書香最久。

董仲舒墳在長安。人思其德。過者下馬。人謂之下馬陵。晉羊祜以清德聞。及死。南州爲之罷市。葬於峴山。百姓望其碑者。輒痛苦流涕。謂之墮淚碑。

鄭端簡爲文選時。有一官餽金。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夫人發茗語公。

公不動聲色。第理其荅如故。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荅。故拜君惠。頃內詢之家。尚有餘心。謝尊意多矣。爰令持歸。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王密爲昌邑令。係震所荐舉。夜半懷金遺震。震峻卻之。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勸其略買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可乎。

韓魏公知大明州。事無大小。悉親視之。寢食不廢。案牘就決臥內。或以任勞太過。勸委屬佐。公曰。獄訟人之大事。生死得失。決於一言。何可略也。吾嘗恐有所未盡。况敢委於人乎。

錢明逸久在翰林。出爲秦州牧。因而怏怏。常不視事。魏公聞之。嘆曰。意雖不愜。獨不念所部十萬生靈乎。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良法。時事有何闕失。故

一時稱爲名相。

明宣德初。山西河南荒亂。命于忠肅公巡撫二省。公單騎到任。乃立二木。榜於院門。一書願悉民情。一書願聞利弊。二省耆老來見者。公皆和顏悅色。開誠下問。故風俗民隱。無不周悉焉。

江夏賀對揚進士也。爲廣文。其兩同寅。皆明經也。對揚以年高。以父母事之。諸子弟問字者。毫不計束修。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厚。對揚後爲大宗伯。僕從僅三人。皆未貴時舊役也。

歐陽永叔爲翰林日。常帶一冊子隨身。見士大夫。必問其所知交。有才德著聞之人否。如有其人。卽問其居址。書填於冊。隨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真宰相作人也。

狄仁傑爲相。武后命舉尙書郎。傑卽舉其子光嗣。武后曰。卿足繼祁奚矣。已而復荐張柬之曰。此人宜爲宰相。不可以常職待之。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

爲名臣。或爲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其公忠無我如此。

治平四年。程明道爲晉城令。凡與民相見。必教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之遠近。令聯絡爲保伍。使患難相恤。故奸僞無所容。凡孤寡殘疾者。令親黨賙之。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或有疾病。捐俸調治之。諸鄉皆令設塾。時親至其地。召諸民誨訓之。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師苟不善。則爲易置。其俗野陋。不知爲學。擇子弟之秀者爲先生。使聚徒而教之。不多年。通經術能文藝者甚多。邑幾萬室。三年間無盜賊。及鬪傷者。皆先生之教化也。王克敬常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風化矣。此大弊政也。必不可行。乃請於上免逮。

高崇文既平劉闢。闢有三妾。皆殊色。監軍請獻於朝。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獻婦人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以配有功將

士。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固天下大老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也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生致政歸里。祇自步出。未嘗乘轎。侄樸菴公。及竹簡潘公。俱守此禮。吾安敢違也。吁。浙有楓山。殆猶魯有岱嶽。其遺矩所留。諸公皆率履勿越如此。

趙逢龍官侍讀致仕。葉丞相夢鼎乃其所拔士。公宅卑陋。欲市其隣之室拓之。逢龍曰。舊時隣里。一旦使去。吾何以安。不願爲也。竟中止。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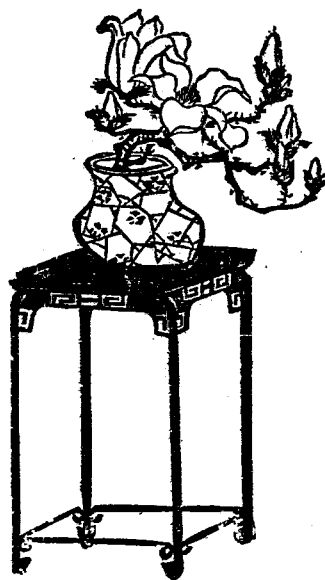
相國賀逢聖致親友書云。據今日觀聽。咸謂逢聖爲台輔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先大父大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忠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逢聖今

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處館四十年。每歲正月六日始。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衣。坐處一塊成藍色。先恭人借居於媵。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溼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亥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榜。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孽而已。不作孽何。若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求。本宅無生事之僮僕。錢糧無升合分毫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戒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必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取。積之成清白。列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之不懂。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佈其始也。

顧芳爲大倉吏典。凡迎送官府。停泊於城外賣餅江溶家。後溶被盜誣。至下獄。芳集衆訴其冤。遂得釋。溶以十七齡少女。送顧芳爲妾。曰感公活命之恩。貧無以報。願將弱息奉公箕帚。芳固卻之不可得。暫留月餘。使妻具禮送還之。後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考滿入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往。顧偶坐前堂檻下。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其貌似昔日恩主。顧芳使婢問之曰。君得非太倉顧提控乎。顧曰然。夫人跪而拜。乃言曰。是吾恩主也。吾受君之賜。復賴某商以女相畜。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今天幸相逢。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上其事於朝。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芳禮部儀制司主事。生子皆中高第。享壽百歲。

商輅之父。爲嚴州府吏。生平周急濟危。容過憫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在吏舍嘗勸羣吏奉公守法。守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翌日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對曰。商某生一子。太

守異之。語其父曰：子必貴。命抱來看。看訖。命張黃羅傘送歸。後輅三元及第。張慶爲省司獄。矜慎自持。日親掃獄舍。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罹於法。其實可憐。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加矜卹。則罪人何所倚賴。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囚有受枉者。爲之緩詞請釋。獄中多獲保全。一日妻病將沒。夢者語之曰：汝夫陰德大。子孫當有興者。汝且歸。病遂得愈。後慶年八十一歲無疾而終。徐晞爲江陰縣吏。時因戍役勾丁。枉及其人。不能自白。求晞解脫。晞許之。未幾往鄉。值雨。借宿民居。卽勾丁家也。見晞欣欣留宿。夫婦奉侍。妻艾而麗。夜半夫避去。晞覺其意。趨出。婦牽裾固留。告以夫意。晞峻拒。黑夜冒雨而去。明日深讓其夫。卒極力脫免其勾丁。晞後官至兵部尙書。



人生必讀書卷二

慈教

唐彪曰。枝條從小揉。則曲者可使直。直者可使曲。凡物改於初時則易。改於日久最難。故云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凡欲子婦令善。必及早教之。若因循姑息。是害之也。爲父爲姑者。宜思之。

石天基曰。世間有一種逞強的人。偏不教子孫守分。一種護短的人。最怪人說他子孫不是一種糊塗的人。憑子孫交游匪類。嫖賭橫行。他總不知不聞。及至子孫不肖。但說成敗由命。豈不愚哉。

唐彪曰。古人云。與善人親。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親。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化矣。故子孫幼時。不許令邪僻之言入耳。污下之行入目。至六七歲入學從師。必細加訪問。倘同學中有不肖者。則宜避之。不可令與同學。不然則所聞所見皆不正。必流匪僻矣。又少年子弟。氣血

方盛情竇既開。不能遏抑。每有傷天理。虧德行之事。父兄師長。當於十二三歲。便切心教訓。毋令蹈其罪愆也。

唐左相李適之曰。父師於子弟。少時宜嚴加防範。世之導邪淫者。莫如淫藥。淫器。淫畫。少年情竇初開。欲念方滋。見街巷招帖艷美。有瞞背父兄私買者。不知此藥盡是金石辛燥之味。一經服用。助頃刻之歡娛。而耗散精血。內受熱毒。遂有中年不育子。及患對口癰疽發背等症而死者矣。至淫畫蕩人心志。斲喪元氣。受害尤烈。夫世間射利之塗甚多。何苦作此極惡害人之事。致受慘報。而爲子弟有犯此者。須急早回頭。其父兄亦當時留心。毋漫不覺察也。

石天基曰。嚴父必出孝子。嚴非朝打暮罵也。事事指引他。不許他放肆。愛亦非撫摩嬉笑也。調他饑寒。節他辛力。不許他做無益不正之事。如父母教他孝順。不許忤逆。兄弟教他友愛。不許欺詐。性情教他長厚。不許刻薄。度量教他寬宏。不許窄狹。言語教他信實。不許虛謬。行事教他安詳。不許慌亂。待人教他謙恭。

不許做大。做事要他勤苦。不許懶惰。早晚出入。時時查考他。不許浪蕩胡行。衣食禮節。件件吩咐他。不許奢華鹵莽。師長的訓言。教他聽從。不許違拗。笙簫鼓板。琵琶紙牌棋。一切戲耍之物。要他謹戒。不許學習。不許交匪類。不許近邪地。吃飯要約數。不要過飽。過飽。則脾胃不能運化而成病。飲酒要適中。不許大醉。大醉則臟腑傷而耗損精神。不許多言多講。則怨尤息。不許相罵相鬪。則仇恨無。人生的貧賤醜陋。不許嘲笑。人家的閨閫是非。不許談論。不許訕謗前人。不許戲謔同輩。淫詞俚唱。不許見聞。風寒霜露。不許遠冒。奸邪小人。不許同處。江湖山崖。峯嶺橋梁。一切險地。不許輕往。衣服要按時添減。不許忍受寒冷。讀書寫字。講學做文。要隨時查問。不許悠游懶惰。坐立揖讓。不許歪斜忙亂。行走不得跳躍。教他小心做事。不許粗心浮氣。授他資身營業。不許妄想巴高。賓客前。不可試他乖巧。亦不許他賣弄乖巧。酒席上。不可任他顛狂。亦不許他笑人。顛狂。不許打奴罵婢。不許殘物害生。大凡無益的閑書。不許看。無益的閑事。不

許管言雖淺俗。俱是切要的法則。

張黃岳曰。世間秀才尙少。何況科甲。然書香不可絕也。書香一絕。則家聲日卑。人多鄙陋。上無君子之交。下無治生之智。其安於農樵負擔者。猶爲善也。甚至人既粗蠢。心復雄高。狎比下賤。冥行蹈險矣。言念及此。安可不教子孫讀書。

史播臣曰。子弟少時。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當以讀書通世事。其貌不論好醜。如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觀。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美如冠玉。總有一種蠢俗氣。令人可憎。又通世事者。諸如登記冊籍之法。算數之法。銀色之高低。婚姻祭葬之恒禮。畜養種植之宜忌。並須悉知。雖不幸父母早歿。亦可以保家處世。

明道伊川先生之父諱珣。善教子。其夫人更訓子有方。嘗曰。子之不肖。皆母蔽其過。使父不知耳。勸其夫多覓書。擇名師。嚴勵教訓。不使優游度日。如此安得無賢淑之子乎。

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修生四歲而孤。母孀居。家貧無錢覓紙。每夜以灰畫字教子。嘗泣訓修曰。吾初至爾家時。爾父免喪未久。嘗以不及親養爲恨。每祭必泣。遇佳節亦泣。始猶以爲新免喪也。及終其身莫不然。以此知爾父之孝也。爾父居官閱刑書。每嘆曰。吾求其生不得。則死者與我始無恨。汝父所行如此。爾其效之。

包蒙泉爲御史。其母誠之曰。汝爲天子耳目。須廉以持身。激濁揚清。方盡厥職。蒙泉遵母命。廉介清慎。不畏強禦。聲震朝野。天下賢之。其弟子敬亦爲御史。養親歸家。宴客。母問家人席間坐何人。答曰。某某。又問談何事。答曰。某某家有一女子。謂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次子數之曰。某氏子者。諂佞之流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談經史道德。而言買姬。吾不忍坐視敗壞家聲。終日不與語。於是子敬跪而謝罪。母云。必絕某氏子勿與往來方可。子敬乃自責改過。品行益端。郡人皆云。一賢母能成就兩名御史也。

繼述

先哲云。祖宗之榮貴。自經書中來。子孫享蔭庇。則厭經書矣。祖宗之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富盛。則忘勤儉矣。此所以不能守成而多衰敗也。

朱子曰。吾觀卿士大夫之子孫。華衣美食。遨遊燕樂。不知皆乃祖乃父勤苦之所致也。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出。一旦時移勢易。失其故態。當是時也。窘之以寒暑。艱之以衣食。妻垢其面。子瘁其形。雖殘杯冷汁。食之不慚。敝衣破履。服之不耻。黯然而莫振者。皆昔日所爲有以致之也。故爲人孫者。當思祖德之勤勞。爲人子者。當念父功之刻苦。孜孜矻矻。以成其事。兢兢業業。以立其志。則祖父不失其貽謀。子孫不淪於困辱。永保其業。不亦宜乎。

柳玘曰。凡門第高。處境順。可畏不可恃也。門高則驕。心易。生境順。則爲人所妬。懿行碩才。人未之信。一有瑕玷。指摘重於他人。故富貴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謹。

何士明云。子弟之成否。不必望其才華過人。但觀其謹飭與放肆。則一生之事業。可預定矣。童子自垂髫。以至束髮。能漸漸收斂。勤於本務。惟父師之言是聽。不肯與不肖下流者相親。此卽賢子弟也。知其後日必有成就矣。

史搢臣曰。人得功名太早。未免輕視一切。傲慢驕矜。往往招尤致禍。愚謂功名太早固有害。卽如發財太早。必致任意浪用。貧乏隨之。若使略諳辛苦。稍知世務。然後富盛。庶幾能保守也。但富貴遲早聽之天。而乘載享受。則在人。吾願早年富貴者。三復斯言。

貽謀

司馬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爲子孫長久之計。

楊贍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遺於子孫者。不可不培。薛文清公曰。子孫富貴貧賤。莫不由命。世人不明諸此。往往違背理法。取不義。

之財。欲爲子孫計。不知子孫若有富貴之命。我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自至。如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斷不能保守。况不義而入者。有悖出之禍乎。嘗觀衛青呂蒙正諸公。咸以極賤極貧致位將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也。然則多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甚矣。

昔人云。凡人未有不愛子孫好者。未有不要子孫好者。殊不知自作刻薄奸險之事。是日日害子孫而不自覺。及至回首。不能顧子孫矣。吁。何其愚哉。

最樂篇曰。知子莫如父。年少時觀其資性利鈍。行事謹肆。即可定終身賢不肖。倘果賢也。他日自能成立。何必積財遺之而墮其志。倘不肖也。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積財遺之而益其過。世有明見子孫不肖。不思修德以挽回天命。猶且妄營奸利以貽之。亦愚之甚矣。

唐彪曰。嘗見無子之人。家多財產。身歿後。無論繼嗣未定者致爭。卽已定者亦爭。頻年結訟。至財產耗盡後已。是皆不善處之過也。如立應繼者。理之正也。然

不可竟謂無爭。法宜視諸姪多寡。如人數不多。將財產作三分派。以二分與應繼者。一分與諸姪。倘諸姪多。則宜分其半。以與諸姪。庶可相安也。又應繼者或不肖。或與我性不合。不應繼者或賢。或與我意氣相投。則舍應繼而立愛繼。未爲不可。然分析之法。又不同矣。惟當於身未歿時。酌量財產。仍析爲三分。以一分與應繼者。以一分與愛繼者。以一分與諸姪。庶可相安。夫人既無子。乃欲以財產專歸承繼者。是非愛之。乃害之也。而承繼者竟以無子者之財產。爲吾所應獨得。而人不當與我爭。尤不明之甚矣。至於爭端既起。不惟不能全得。且十不能得一二焉。無子者宜懷平等心。譬如吾有子數人。財物亦必衆分。豈能獨私一子。而承繼爲子者。亦宜懷平等心。譬如吾有親兄弟數人。父母之財產。豈當爲吾獨有。如此則處之有方。庶可免於爭競。而相安於長久矣。

史搢臣曰。嘗見乏嗣之家。繼後生子。輒以繼子爲贅瘤。其來也。有求而招其去也。非禮而逐。窺其意無非爲家財起見。殊不知身老子幼。一有不測。爭者更多。

豈止一繼嗣之人乎。愚謂繼後生子。吾生之大幸事。更宜優卹繼者。以望其撫我幼童。若慮日後爭競。亦當分與資財。以安其心。庶日後不至有爭端矣。

石天基曰。遺囑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劫於悍妻黠妾。迷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不近人情之語。皆足召後日爭鬪之端。

漢疏廣致仕歸。或勸其爲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吾舊時稍有田宅。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務使贏餘。是教子孫怠惰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况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葉南岩居官廉介。宦篋蕭然。其子孫勤儉積學。家計裕而有聲名。岩既老。諭諸子曰。使我居官多積。今日兒輩。競爲安逸計矣。甯肯勤苦自立乎。爾輩今得溫飽者。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勤力自勉耳。此吾貽謀之善。人所不及知者也。

伉儷

胡隆字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但婦女輩未嘗讀書明理。若有不是當委曲曉諭。不可遽生嗔怒相敬如賓。乃爲和氣召祥之象。

張元成曰、溫公言新婦到家。丈夫須飭之以禮。然不可不在初時。嘗見一宗室女持貴驕悍。嫁一士人。其士人以禮持身。初到時處之有法。卒歸於正。觀此亦在所以御之何如耳。

洪自誠曰、婦主中饋。不可使預外事。堂堂丈夫須御之以禮。義母使婦人操權。以致釀禍敗家。

史搢臣曰、今之經商作客者。奔馳異地。方其貿易未遂。事不稱心。既不得歸。及至利途方裕。難於中止。又不肯歸。勢必未娶者。在外求婚。已娶者。多思納妾。儼紅倚翠。沉湎客裏浮華。裙布釵荆。反令家中冷落。以此蹉跎荏苒。年復一年。歸期置之度外。甚有雙親在堂。菽水奉養。已無縮地之能。疾病疎虞。又抱終天之慟。談及此者。尙爲恨事。當局內者。豈可昧心。孝子愛日。達士齊家。觀此似宜悚

惕。

石天基曰。丈夫固要和好妻子。妻子更要敬重丈夫。每見婦女。性氣剛強驕傲。少不遂意。至於呪罵打吵。或恃娘家財勢。自己容貌。妄想富貴。鄙夫貧賤。私念俊俏。嫌夫粗醜。將丈夫任意欺負。大失婦道。又有一等懶惰者。太陽照多。高還不起。床一個頭。便梳上半日。晚間飲酒閒談。坐上多時。如丈夫銀錢多。剪衣裳。置首飾。不知省儉。銀錢少。亦美酒美食。不知體卹節省。家中事情。不管也不問。米有多少。柴價高低。一味只圖眼下快樂。更有遊山赴會。入寺燒香。甚至倚門談笑。買東買西。吃烟看牌。吹彈聽唱。無所不爲。全不想治家立業。任意浪費。及至家計貧薄。百般饑寒苦楚。你自去受。此時懊悔也遲了。大抵婦女幽閒勤儉者無幾。全在丈夫於初來時。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又時時訓誨。使彼愛我敬我。畏我。庶免諸病。

唐彪曰。婦人有以夫家財物。暗遺母家者。夫不及禁。家計因此壞者有之矣。惟

察其家果貧。而我有餘。於一切米鹽薪蔬之類。量力資其日用。所謂見貧苦親鄰。須多溫卹者此也。又婦人欲厚其壻者。丈夫亦當以此法處之。

又曰。凡人幸而琴瑟和諧。至於壽考者。固無論矣。若不幸中年斷絃。則後妻與前妻之子。其中有甚難處。故後妻非必不賢。子非必不孝也。爾我猜疑之心。生能使歡笑變爲怒罵。骨肉變爲仇讎。一言也。言之者無心。聽之者有意。一禮也。失之者無心。見之者有意。漸至失歡。終成大憾。爲父者。豈可聽不明之婦。與童稚之子。而不預爲之地乎。平居須早教其子曰。言不可直遂也。當以委婉出之。事不可草率也。當以周旋行之。庶繼母可以無怒。又須時時勸導其婦。開誠布腹。令子母和氣。不然。未有不相嫉殘者也。其間。又有訐詐之婦。怒其子。不形之辭色。但於閒言冷語中。指責其短。言之無迹。聽之日久。雖至明者。不覺爲其所欺矣。嗟嗟。人子一身。誰爲依倚。所恃惟父母之愛。今既不得其歡心。則子之苦。有無可告訴者。雖呼天搶地。究何益也。故表而出之。以爲有子而再娶者告。

石天基曰。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曾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二人皆大賢也。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詎知不爲所蔽哉。又漢王駿喪妻。不敢復娶。或問之。駿曰。曾參尙且不娶。吾德非曾參。子非曾元。何敢娶也。又魏管窋妻喪。故舊勸其再娶。窋曰。每思曾參。及王駿之言。意嘗嘉之。何敢云吾能制服之。無後患乎。迪吉錄云。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饑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夫。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釜。豈容易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簸弄如狂。而或一旦知遇。姬妾盈前。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予。何待人以不恕也。長舌之婦。失行之女。則亦已矣。若乃事舅姑。睦妯娌。和姑妯。以及前後嫡庶間。人各有心。衆皆爲政。其憂憤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言。而貧窮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針指自活。亦有不能殫述者。豈其望我終身。而中道棄之。則情理謂何哉。

劉廷式定親後。登第歸來。不意所定之女已罄。且女家貧。不敢便言親事。廷式擇日完娶。或勸納其幼女。廷式曰。此女我若不娶。終身遂無所歸。竟娶偕老。愈加和好。後生二子皆大貴。

婦職

唐彪曰。婦奉姑。姑有責備處。自認不是。惟陪笑顏。姑自轉怒爲喜。舉家有不稱賢德者哉。

陸圻曰。婦與姑之易失歡心。易得歡心者。皆在背後之言。如在母家。夫家親戚之前。及自己房中。總稱公姑好處。則公姑聞之。未有不喜者。略涉怨望。則公姑心必不喜。雖然言之謹肆。發於念之真假。未有孝念不真而言語能檢點者也。又曰。媳婦當於公姑未起時。先起梳洗。須快勿遲。俟公姑起。便代勞治事。或夜間有召。亟整衣出。毋遲時刻。其行須伴以火。又凡公姑與丈夫之親友。倉卒到來。要留酒食。而銀錢偶乏。或慶弔諸儀。偶然無措。卽宜脫簪珥。典衣服。不待公

姑開言。方爲先意承志。至一二陪嫁器皿。卽當公用。不應慮及完全毀敝。常有公姑甯貸隣家。不屑問媳婦者。則其婦不賢可知矣。

又曰。凡一歲中。上元端陽中秋年節。及公姑壽日。媳婦宜整治酒餚。以表孝心。若有親友來。聽公姑移用。待客爲善。

又曰。丈夫有不得意事。宜好語勸慰之。勿增慨嘆。其或一時缺乏。典質措辦。勿待其言。若丈夫浪用。則善爲勸諫。不宜順從。

又曰。丈夫攻苦讀書。或在館未歸。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若親友書札來。恐有要務。宜速傳送。又丈夫或居家營運。或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體以贍妻子。爲婦者必須憫其勞苦。體恤隨順。方稱賢淑也。

又曰。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友愛。世之兄弟不友愛者。多起於妯娌不和。丈夫聽婦言成。參商也。惟善處妯娌。禮文遜讓。言語謙謹。有勞代之。有物分之。公姑見責。多方解勸。要緊之務。先事指點。則彼自感德。妯娌輯睦矣。如我爲

伯姆。彼爲叔姒。彼偶疾言遠色。我歡然受之。不爭勝氣。不與回答。彼自愧悔。必然和好如初。其或公姑偏愛。多分物件與彼。切勿計較。或我富他貧。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足。不可少有輕侮。若他富貴。我貧賤。亦宜謙卑委婉。勿存爾我之見。諸姪男女。愛之如子。乳少者助其乳。抱置膝上。常加笑容。己之子女。當令其敬伯叔母。一如親母。庶一家和氣。可以致祥也。

又曰。婦有不可辭之職分。不可緩之行事。如宴客則茶鐘酒杯。餚饌菜碟。俱宜親理。勿委羣婢。更宜速快。苟义手高坐。便是懶惰之婦。

又曰。凡物須愛惜收拾。凡事須籌度料理。此是婦女勤儉中最要緊工夫。苟器用不愛惜。事務不料理。縱使勤儉。亦與不勤儉同。

又曰。公姑之婢僕。須常存優禮之心。此即孝經云。得衆人之歡心。以事親也。况羣小無怨。則讒慝無自而生乎。

又曰。婢僕相訴。切勿偏聽。遽加呵怒。須察其實。小事急諭解之。大事則稟公姑。

丈夫處之。

又曰。婦人容儀。最要整飭。苟不檢點收拾。則令人鄙薄輕賤。又容儀最宜大雅。不可隨俗。縱少隨風尚。亦宜適中。方不失大家舉止。

又曰。三姑六婆。必痛絕不使入門。或素與姑往還者。不便叱逐。勿曲意與之親密可也。

唐彪曰。禮云。長兄如父。長嫂如母。故介婦與家婦。有尊卑之分。宜隨行不敢並行。舅姑若有事使家婦。介婦當分任其勞也。

查琪曰。繼姑待媳。多有帶客氣者。媳婦務以誠感。既屬已姑。何分前後。凡事不假一毫僞飾。姑知媳以真心相待。自然歡悅。并客氣都化了。若媳婦稍分先後。形之辭色。初則彼此客氣。既而乖戾。無所不至矣。或有媳婦先入門。而繼姑後至者。姑尊媳卑。不可以先後論。當一於誠敬。勿生怠慢心也。

又曰。已爲嫡媳。而家有庶姑。其事庶姑。亦須將順加禮。不可恃嫡凌庶。致傷庶

叔之心。并傷阿翁之心。若以爲庶媳。則宜小心奉侍。曲體庶姑之心。嫡姑在堂。並敬事之。倘或庶姑舉止有未合禮。媳婦只宜以禮自持。和色婉容。規以正道。不亢傲。不委靡。方爲合理。

昔人云。閨門之內。風化之由。惡聲一露。潑水難收。少年婦女。只要勤謹。比人先起。比人後寢。女不離娘。梳頭包脚。讀書識字。都是瞎着。婦人好處。溫柔端正。勤儉孝慈。和藹莊敬。婦人歪處。喬粧懶惰。性狠心兇。定然招禍。長者當讓。尊者當敬。事雖難爲。休要使性。廚房茶飯。安排精潔。針指餘工。更勤紡績。事事都會。件件該能。不須誇己。切莫笑人。亦莫高聲。話要低語。下氣小心。纔是婦女。金珠犀玉。不如雅淡。若不賢貞。空空打扮。大妻愛妾。賢名必出。繼母愛兒。賢名不失。偷眼看人。低聲私唱。既惹是非。又是賤相。厚粉濃脂。猶如神像。斜立倚門。是何模樣。說話先笑。行步頭裊。這般光景。被人譏誚。不貪口腹。不尙多言。呪呪罵罵。其實可嫌。暗糶米穀。偷積私房。逢着一騙。盡數傾箱。休要亂說。休要搬嘴。惹出是

非。個個怨你。當面對證。惹禍最大。是與不是。儘他說罷。公婆夫婿。生死掌裏。氣硬心高。怎能容你。富莫奢侈。貴莫驕淫。貧莫怨恨。賤莫欺心。三姑六婆。休教入門。招惹是非。惑亂人心。男女混雜。閒談私地。烈火乾柴。也須仔細。門戶當嚴。箱櫃緊鎖。夜夜防閑。奸盜水火。任他有氣。留着本身。你若死了。作成別人。休觀戲文。莫教子弟。看出好樣。弄出把戲。吟風弄月。玩景遊春。登山入廟。都沒正經。陸圻曰。婢僕衣履。須令其整潔。若聽其蓬首垢面。污穢難堪。無論取厭於人。而主婦之不慈不賢可知矣。

又曰。凡授銀物與僕輩。宜置几案上。令其自取。又須照管。勿令他人竊去。又母家僕從至。不可令久立房中。與之久語。男女遠嫌禮也。

史搢臣曰。婦女垂簾觀戲。粉氣髮香。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評論坐客。高談嬉笑。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共注其內。且近來新戲。忠孝節烈者。百不一二。偷情調謔者。十常八九。婦女觀之。不知原屬假事。若悞以爲真。

所關非細。花前月下。桑間濮上之行。未必不自此始矣。如家有喜慶。必舉優伶。先檢點戲文。亦是緊要事也。

唐左相李適之曰。凡春祈秋報。賽會酬神。或於社廟。或於空地。搭臺演戲。此種風俗。無論城鄉。處處皆然。城市尙有白晝。鄉村每多黑夜。附近婦女。相約成羣。描眉畫鬢。携男抱女。笑語喧闐。男女混雜。有搭看臺者。有以轎高架者。有於臨街房屋垂簾者。會中輕薄輩。故檢淫戲搬演。有等惡少。專看婦女。借此肆意調謔。而夫男在旁。毫不介意。或有狂醉之徒。逞兇打鬧。或有過往騾馬驚跑。擠倒看臺。衝翻架轎。跌損頭面。遺失簪履。幼孩驚成疾病者。夜戲昏暗。有被人調謔。含羞不言者。有被人勾誘成姦拐逃者。有家中遣火回祿者。有被賊乘空偷竊者。種種不測。皆從看戲而起。豈竟無人慮及耶。但演戲酬神。原以祈福。似此傷風敗俗。恐不能徼福而反獲罪於天也。凡爲夫男者。宜切戒之。此外看燈看會。皆有此患。尤當謹慎。不惟敦淳樸之風。亦可免事後之悔也。

桐亭唐氏曰。世人朝山拜佛。謂可以徼福。噫。何愚耶。更可異者。一班婦女塗脂抹粉。錦襪紅裙。三三五五。入廟燒香。或云祈子禳病。延壽酬愿。出頭露面。恬不知恥。大壞風俗。殊可痛恨。僧道混雜。男女輻輳之地。人人屬目。汝父汝夫。寧不羞死。歷觀記載。或因是而爲強暴所姦污。僧道所玷穢者。甚至淫奔誘拐。無所不至。可不戒哉。或姑入寺燒香。媳婦不可隨往。若能幾諫。更爲賢哲。

烈女傳曰。古者婦人。姪子寢不側。坐不邊。行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惡聲。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先哲云。凡生養子女。固不能不愛惜。而亦不可太過。小兒初生。勿勤抱持。裹置之聽其啼哭。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宣達胎滯。無須憐惜。乳須有節。日不過三四次。夜惟一二次。衣用稀布。寧薄毋厚。乃所以安之也。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蓋孩童一團天真。與後天斲喪者不同。十分飽煖。反生疾病。此易曉也。珠帽項圈手鐲。切不可令常帶。無論非從樸之道。而誨盜之禍。猶淺。積

拐之害更深。可不慎歟。

唐裴仲將之妻楚媛。唐宗室親王慎之女也。既于歸。事姑與夫盡善。時宗室以驕侈相尚。諸妯娌多貴戚女。謂之曰。處富貴者在適志。何必過於勤勞。媛曰。幼而好禮。行之非強。安敢以富貴驕人耶。妯娌皆慚服。

鮑宣妻桓少君也。宣常就學於少君之父。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盛。既成婚。宣曰。少君生富家。習美飾。而吾實貧賤。其何以處之。妻曰。家君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奉承君子。惟命是聽。乃悉去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於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甯復記挽鹿車事乎。答曰。家君有言。安不忘危。吾何敢忘少時勞苦事乎。曹大家曰。女子之道。先學立身。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戶外。莫坐外庭。出必掩面。居必藏形。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如此則行。

已端正。里巷稱賢矣。

治家

如意李真人曰。凡家庭有喜慶事者。舉優觴。宴賓客。亦人情所必有。在書禮家。檢忠孝節義之劇搬演。雖曰戲文。而或寓規諫之道。盡酬酢之歡。似無不可。近又有一等少年瞎姑。及男瞽彈唱詞曲。描寫佳人才子。吟風弄月。苟合成歡。百般醜態。無不盡其情。致使少年子弟。無知婦女聽聞。以無實之事。作有據之談。更有令瞎姑入席陪酒。調笑。不避衆目。恬不爲怪。試想此等人進門後。最善探聽人家喜事。大小誕辰。至期可不呼卽至。從此頻來。開子弟情竇。動閨秀春思。因而做出損陰。促壽算之事者有之。凡爲家長者。斷不可令其入門。不獨杜男女之邪心。省許多之防範。與風俗人心。實有裨益也。

唐左相李適之云。治家首在戒賭。世間壞品行。敗家產。辱宗祖。喪心病狂。莫賭爲甚。做官人嗜賭。貽誤公事。讀書人嗜賭。廢棄舉業。貿易人嗜賭。喪失資本。務

農人嗜賭。拋荒地。百工人嗜賭。生疎技藝。凡人賭博。或起於閒居消遣。宴集追歡。以爲逢場作戲耳。及習以爲常。彼來此往。始尙擇地擇人。有得有失。繼而漸起貪心。諸惡叢集。勾誘串謀。從此不擇人。不擇地。遂陷入窩賭局內。欲罷不能。有父母者。不顧甘旨。有妻子者。不問凍餒。良賤不分。高下無別。坐無倫次。語無輕重。奴僕如兄弟。匪類成良朋。雖至親密友。亦各設欺心。儼如仇敵。想贏錢那管蕩產。算計人全沒天良。精神耗散。疾病牽纏。而晝夜不分。沉迷不醒。家財輸盡。典田賣地。負債無償。賣妻鬻子。骨肉分離。行同鬼蜮。至有不知恥辱。甘爲賭場奴隸。不辨利害。隨同竊盜奔馳者。犯法遭刑。皆此輩自取之也。窩賭之家。只顧抽頭。無間晝夜。無分內外。此中有不忍形諸筆墨者。試問有絕技贏錢成家立業。傳之子孫者。有幾人乎。且其閒有夫男酣賭。妻勸不從。到得饑寒迫身。有自尋短見者。然此等守分之婦。固不爲賭所惑者也。甚至一人嗜賭。舉室若狂。翁姑子媳。亦可羅列以角勝負。叔嫂娣姪。公然同桌而較輸贏。因之戚屬往

來成羣團聚。稍有積攢。不敷供賭。遂典質簪珥。不惜。並覩顏向人借貸。而不知恥矣。况夜以繼日。生熟不忌。男女不避。能不醜聲外揚乎。又或家有待字之女。亦隨波逐隊。識者耻笑。誰爲作伐。卽已受聘者。一經出嫁。夫婿嫌疑。終朝反目。翁姑嗔恨。晨夕不安。悠悠長日。何以畢生。嗟乎。賭之爲害。不獨貽害子女。兼害親友。種種惡端。難以枚舉。可不戒乎。凡爲家長者。切勿以暫時逍遣爲辭。致流毒無底。務嚴戒子弟。廣勸親友。不可失足。則所保全者廣。冥冥中大有功德也。前人云。治家之法有五。家長謹言行。守禮義。爲上下人之榜樣。一也。子姪使勤職業。不令遊惰。而責其成功。二也。嫁娶喪葬大事。宜定禮儀之條目。而歸於畫一。二也。講律例。明倫訓。善陰隲等書。以陶淑一家男女之身心。四也。用財稱家之貧富。量入爲出。裁冗費。禁奢華。常存贏餘。以備不虞。五也。

袁君載曰。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兄弟不皆令。或夫流蕩。妻悍暴。鮮有一家盡無此患者。卽賢智亦無如之何。辟如身有癭疣。雖甚可惡。未可去。

決。惟當委曲處之。有過不宜暴揚督責。此事難言。借他事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開啟之。如和風解凍。俟其自化。若起躁暴激烈心。家便不和矣。史搢臣曰。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使子弟有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唐彪曰。家庭之間。兄弟伯叔。或有不是。其尊於我者。宜以當敬。當讓。順受之。卑於我者。宜以當恕。當教。保全之。蓋皆屬吾祖父一脉生來。縱有不是。安可計較。况我以彼爲不是。彼亦未必卽以我爲是。嫌隙之際。安可不自反也。

鄭氏曰。宗人實共一氣所生。彼苦卽我苦。如貧窮潦倒。當委曲覆庇。勿使失所。其無子者。苟可繼立。擇親房繼立之。無所歸者。斟酌贍養之。

先哲云。覓高燥地。以葬宗族。暴露棺。立譜祀堂。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皆美事也。饒裕之家。宜勉爲之。昔韓魏公合族百口。賴其周恤。皆得溫飽。竟無貧者。凡嫁孤女十餘人。又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

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吾將以俸祿恩賜。周濟族親。並置義田。以爲宗族久計。皆治家之法也。

唐彪曰。公衆之事。宜人人効力。或一人竭力經營。他人全置不問。則勤勞者有不平之嘆矣。卽如公共房屋。我勤於灑掃。別人不管。且縱卑幼污穢之。禁之則不悅。此雖細事。不和之端。從此始矣。推之公衆產業亦然。使其初盡諉於一人。日久獨勞生怨。置而不管。至使產業荒廢。被入侵削。不特衆人失利。我亦失利矣。

史搢臣曰。夫妻一倫。多不能盡擇門第。論家聲。往往姑嫂妯娌。親姻眷屬。或譏其家卑微貧賤。令聞之者慚愧削色。種種猜嫌。從此起矣。故兄弟叔姪間。須訓飭其妻妾。並諸婢僕。不可輕加非議。以致釁生骨肉。况婦女榮辱從夫。又何可

泥哉。

昔人云。劉忠宣公。食不重肉。衣惟布褐。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可作帷幔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必不可持至吾家也。常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如忠宣公。可謂善持家矣。

又云。人家不和。多由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爲家長者。能諄諄以此弊訓其家人。爲丈夫者。亦能以此語訓其妻妾。其家未有不和者也。

楊椒山曰。治家之道。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談說是非。致一家不和。且防其爲奸盜之媒也。

宏鑑光曰。尼菴各處皆有。其中修行者。真僞不一。有等尼僧。慣走大家小戶。以抄化爲詞。宣佛語。說因果。令婦女動聽。繼而熟識。無所不談。頻頻往來。夫男知

而不禁。亦或夫男遠商遊學。尼僧藉佛會日。邀請入菴隨喜。至被設計勾誘成姦。及諸妾爭寵。於尼菴借種固寵等事。又有家庭不和。詭托祈禳魔勝。種子諸邪。說乘機而進。無知婦女。暗墮術中。花費銀錢。毫無影響。迷而不悟。更有姿色婦女。少年匪徒。串通尼僧。誘入菴內。以酒蒸糕點食之。然後被污。醒而慙忿。不敢聲張者。至少年子弟。被誘入菴。藏匿深房。諸尼縱淫殞命者。亦復不少。種種惡端。屢見記載。故居家不可不首先杜絕。女僧往來也。

史搢臣曰。婦女振掠脂粉。女紅針線之物。須父兄代買。常見里巷閨雛。朱門賸婢。叢繞竚立。與街市貨郎。揀擇精粗。品評價值。男女混雜。殊屬不雅。豈禮嚴內外。此獨不禁與。且其所擊之搖鼓。名曰驚閨結綵。喚嬌娘。豈閨可驚。嬌娘亦可喚耶。

又曰。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此輩或托募化。賣簪珥。做媒灼。治疾病。專一傳播各家新聞。以悅婦女耳目。詭騙財物。尙屬小事。常有誘婦女爲不

端甚者或爲魔魅。爲拐盜。啟骨肉之爭端。唆里隣之鬪訟。其弊不可枚舉也。至於媒婆穩婆。不得不用。宜擇善者用之。

唐左相李適之曰。有一種遊方僧道。或寄居廟觀。或住宿客店。去來無定處。逐日穿街過巷。賣丸散膏丹。書符治病。鎮邪。及燒煉星相等事。種種惑人。探聽人家有好利者。以燒丹煉汞之術投之。好色者。以媚藥探戰養龜之技投之。好長生者。以坐功運氣之說投之。愚人不察。受其蠱惑。信之如仙。供養家中。有傾家財與之煉丹。罄劫而去者。有信其方術。淫穢不堪。致婦女被拐而逃者。甚或妄言禍福。誘人不法。致有身家不保者。受禍之慘。莫此爲甚。世人遇此等僧道。宜燭其奸而屏絕之。不獨保身家遠害已也。

史搢臣曰。僮僕之屬。止可以代手足。不可以代心思。其可以代心思者。非我之所馭也。賓客之屬。止可以代心思。不可以代手足。其可以代手足者。非我之所樂與也。

又曰。收用僕從。寧拙毋巧。甯用老成。勿用俊少。老成愚拙者。奉行諸事。雖不能便捷。卒亦不至壞事。

唐彪曰。居家無論大小事。宜先自籌度。後囑婢僕爲之。不能如吾令。更宜三番四覆開導之。今人一切忽略。不先爲區處。但聽奴僕自爲。一不合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令。豈能善謀暗合主人之意乎。不明如此。家安能治。

史搢臣曰。人家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家無姣童。不惟省已防閑。抑且免人擬議。

又曰。奴僕小過宜寬。若法應撲責。卽予處分。不可嘖嘖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變也。如果奸頑狡詐。逐之爲善。

先哲云。婢僕或所竊止於微物。或逃亡非其本情。當度量其可用與否。如猶可用。但略儆戒之。不必窮究。至確見其奸險不可用者。宜送官以官法治之。不可

私自鞭撻恐有意外之事也。

唐彪曰。一應婢僕。宜恤其寒暑。周其衣食。節其勤苦。療其疾痛。時其配偶。凡其心曲中所欲得。與其所不願而不敢言者。皆當推情度理。以體恤之。若但見爲己當如是。責婢僕以爲不當如是者。此無仁恕之心。全失御下之道。恐與陰隲有虧也。

史搢臣曰。每見富家大室。使用婢女。有年及三十以外。而未配合者。此皆主人喜用無夫之女。便於出入房幃。恐一經配合。卽分事主之勤。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及其老也。卽欲婚配。又無樂受之人。於是子處一生。永絕男女之好。如此之家。恐不免於忍心害理。更防另生事端也。

又曰。婢妾最宜關防。有僻室爲主人所不到。及便門通內外者。又晏飲內室。而使僕供饌者。此皆足以生弊。彼既有心。則機謀深密。倩人迭爲耳目。主人不及覺察者多矣。

湛氏家訓曰。每見富貴家。於童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則以爲綱紀之僕。而信用之。於是盜竊家財。挾勢索詐。甚而姦淫婦女。招搖撞騙者有之矣。而家主多不知。猶極意喜悅之。譬如人好食爽口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

史搢臣曰。童僕買物。欲有所染指。不得不多方賤削。討人便宜。豈知斗粟尺布入市求利者。一家日用賴焉。若令其當面咨嗟。背後談議。惡名歸於家主。大可慮也。必宜嚴飭之。庶不損陰騭。無玷聲名。

唐彪曰。紳宦最宜戒飭閹人也。閹人怠惰。使勢而貪。一切來求見者。不分賢愚高下。多索門錢。不與則拒絕不通。雖甚賢之士。及有正事相告者。皆以無禮慢去。至貽主人日後之憂。甚可慮也。此不但現任。即鄉紳家居。均宜頻頻戒飭之。又曰。居家宜早睡早起。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日焉。晏起之人。於緊要事。每以不及爲而致廢弛。又家主早起。諸僕不敢竊物。晚起則管理無人。家多隙漏。夜間久坐。膏火既費。且易致僕婢淫邪。早眠則

可杜絕也。

又曰。諸凡器皿。固宜時時收拾。至書籍文章契券。關係較大。書券一出。筭即宜入筭。零星詩文。一出。隊即思入隊。至爲省力。若任其散置。或時日稍久。諸項夾雜。清理即難。且多散失。然此即可觀人受用。凡有出有入。有發有藏者。末後必有結果。否則有出無收。關係人末後無結果也。

史搢臣曰。五穀之於人也。所係重矣。一日無之則病。三日無之則死。每見宦門富室。輕賤米穀。聽婢僕狼籍。或傾棄溝廁。剩餘腐爛。此皆主母怠惰。不入厨房檢點之過也。屢見暴殄五穀之人。後必饑寒困苦。昔人云。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吾輩安逸而享之。加以輕賤。上天安肯溫飽我之子孫乎。

鄭壇曰。凡人治家。一切田里園圃之物。不能不爲人盜竊。慈湖先生嘗步至蔬園。謂園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可。先生大是之。嘆曰。此園丁吾之師也。

理財

唐彪曰。人有貧無立錫。徒手致千萬金者。有父負人債。父死子幼。能生息成家。完父債者。有父遺資產。轉盼敗壞。甚至流落不堪者。成與敗。何懸殊。賢不肖。何大異。無他。一勤儉。一奢侈也。一虛心。一恃才也。人可不細思其所以然哉。

又曰。許魯齋言。儒者以治生爲急務。謂務農商賈。雖云逐末。亦無不可兼爲者。語云。家有常業。雖荒歉不饑。人無常業。必不免於飢寒。誠有見也。淺儒反以爲俗而鄙之。豈不悞哉。

張黃岳曰。人有數子者。豈能皆讀書。兼治生可也。治生無讀書者。助其體面。則生計恐爲人欺。讀書無治生者。助其衣食。豈能凍餓而讀哉。故兩者相資也。唐彪曰。人生莫大之事。莫如親喪。然聖人猶且言喪事。稱家有無。則凡事當量入爲出。可知矣。理財之道。無他。惟將一年所入。詳開爲數若干。必於十分中。留餘二分。一以備喪葬婚姻諸大費。一以備荒歉水旱之不虞。及修葺屋宇等用。

倘不計及於此。每年不留餘地。一旦事至。無所取資。不能不借貸。鬻產如此。安有不貧窮者乎。

史搢臣曰。凡人未必盡遊惰。雖貧賤者。亦有幾日好運。只爲看得容易。錢財到手。恣情輕用。以爲去必復來。誰知事機錯過。不可再得。何能積蓄成家。若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小成局面。何至末年艱難困苦。

又曰。借貸之時。本意亦是暫用。且有他件抵償。誰知意中之物成虛。紙上之累已實。當早爲割愛變產以償之。若惜產沽名。借債還債。是利上加利。貧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田產物器。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償矣。

楊椒山曰。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卽賣田產補完。若借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

史搢臣曰。凡當物至期。不能取贖者亦多。此際將欲變賣。而物在質庫。欲賣不能。勢必加納利息。轉票延期。倏忽之間。滿期又至。其物仍在典庫。每見富屋暴

貧多蹈斯弊。故人於缺用時。欲將物暫押銀錢。度其數月可贖則行之。否則不若變賣應用。餘者留以生息。不數年而原物可製矣。非勝算乎。

袁君載曰。人之存心仁厚者。其用尺度量衡。必公平均一。不貪小利。以慝他人。其存心私刻者。專圖利己。買物賣物。異其尺秤。借出收歸。異其斗斛。輕重大小之間。得利幾何。而喪失本心甚矣。又如米滲水鹽加灰。漆串油之類。僥倖獲利。以爲得計。不知造物隨以他事取去。終不久享。所謂徒造孽也。何益之有哉。柳玘戒子孫曰。余見名門大族。莫不由祖先辛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怠惰奢侈以覆墮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墮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汝曹須切記之。勤儉箴曰。人生天地間。富貴誰不欲。已力不經營。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蕩破易且速。貧窮因怠惰。借貸遭恥辱。儉用勝求人。奢華莫隨俗。男若勤耕種。饑不愁穀粟。女若勤紡勤。寒不慮衣服。勿謂長少年。光陰如轉軸。男女日長大。婚嫁事迫促。雙親有老病。百費相繼續。臨期欲足用。間時須積蓄。勉旃復勉旃。慎

勿憚勞碌。

鄭北園曰。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佚。淫佚生貧賤。此循環之理。凡有生者不可不念。

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人之不至匱乏者。每至勤苦中得之。爲士而勤。則博學多聞。義理充積。學不匱也。爲農而勤。禾登黍熟。倉箱滿盈。食不匱也。勤於治家。則仰事俯育。不饑不寒。家不匱也。勤於治官。則政興務舉。民受其福。祿不匱也。愚者由勤而知。貧者由勤而富。賤者由勤而貴。無不以勤爲本。夏禹聖人也。寸陰是惜。雖生知之質。其勤尙如此。况吾儕乎。

羅景倫曰。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安寢。故淫念不生。魯敬姜教子曰。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勤。可以遠淫邪也。

昔人云。貧賤之子孫。易於起家成家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諸費。規模樸素。淺狹。每日所入之數。多於所出。此所以常有餘。富貴家之子孫。易於傾覆破蕩者。

蓋服食器用及吉凶諸費。爭尙華靡。非復貧賤時規模。且生指日多。進益日少。昔時財產。一人專者。今十人分之。而費用之舊例不能減。安得不貧乏耶。古人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智者當因時撙節。改一切廣大之。庶不致饑寒迫身也。

又云。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周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

唐彪曰。慳吝與儉有別。當於理之謂儉。吝於財之謂慳。寒不惜婢僕而令之無棉。食不惜婢僕而令之饑餓。剩肥餘菜。不令婢僕沾唇。家財甚多。而族貧無告者。有求不賑。善事不肯爲。乞丐至門呼號。顆粒而不與。此之謂慳。蓋儉者用財。不過則之謂。非殘忍刻薄。只知有財而不用之謂也。願世人深辨乎此。

史搢臣曰。男子衣冠襪履。女子梳頭釵裙。人情每厭常喜新。趨時俗。豈知昔日所興。復爲今日所棄。今時所尙。復爲異時所更者乎。士君子慎無隨波逐流可。

也。

溫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而止。酒沾於市。菓止梨棗桃蓮。殺止一魚一肉。二蔬菜。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何必爭尙奢靡也。

楊椒山訓子云。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住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伙。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

唐彪曰。凡人造屋。必須審度家財。每見人未造屋時。匠者惟恐主人憚費不爲。必小其費用。主人遂以爲力量可辦。銳意爲之。及至半工。欠缺數倍。勢不可止。或踴躍圖成。否則停擱。以廢前功。甚有借債勉強完工。未幾賣屋。不敷償債。因而破家者。故凡起造時。不可不思前想後也。

石天基曰。人家房屋。不在大小多少。只要堅固整齊。凡有損壞。即時修補。所費無多。更勤加掃拭。門庭光潔。乃是興旺氣象。有等人家。高大廳堂。塵灰昏暗。破

落欹斜。非獨不飾觀瞻。且主衰敗之兆。

袁君載曰。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能知此理。不可苦抑其價。人之賣產。或因缺食。或因負債。或因婚喪疾訟等事。有若干之用。則鬻若干之產。在買產之家。卽如其價。猶濟所用。若明知其須用之急。陽扼而陰鈎之。以減其價。既成契。先付其價之半。就延月日。或以貨物高價擡抵。而出產之家。所得不敷所用。更加零星收來。隨手用去。向之待此以辦其事者。今復不能辦矣。賣產者之可憐可憫如此。彼買產者。方自喜以爲得計。不知天道好還。近則及身而賣。遠則必在子孫。斷無爽也。

萬歷年間。揚州有大賈。臨終囑子曰。我生平起家。惟有一秤。納水銀其中。稱出則倒在秤頭。稱入則倒在秤尾。入重出輕。所以致富。子心怪之。而不敢言。父沒。潛取秤焚之。未幾。子有二嗣皆死。夢神語曰。汝父輕秤欺人。重秤肥己。所得雖奢。亦命中應得者。但造孽欺心。獲罪於天。遣破耗二星爲其後。俾之蕩家絕嗣。

今汝能力蓋前愆。上帝已收回二星。卽換二賢子來矣。後果生二子。讀書成名。丁湜得捷南省鄉試榜。一術士謂之曰。君氣貌極佳。今年鼎甲當屬子矣。時同榜二蜀士。多貲好賭。湜勝其六百金。携歸後。術士見之。驚曰。君今氣色大非前比。得非有損人利己之事乎。湜以實言。且曰。悉以反之可乎。術士曰。既發心悔過。冥冥必知之。尙可占科甲。湜還其所得。後僅奏名第六。

楊溥之父服賈淮揚。有關中鹽商將千金寄公處。三年不返。公特遣人往關中詢問之。本商已謝世矣。止有一子。不知有金寄公處。他日公呼其子至。謂曰。此若翁所寄金也。其子叩謝携金去。公生子溥拜相。

宋節度使米信貪吝。積至百萬緡。其子豪侈浪蕩。以信在不敢自用家財。但於富室處借錢使用。約父一死之後。卽如數盡還也。信卒。數年縱蕩殆盡。至依獄卒糊口。

李文靖公沆所居廳宇堂屋俱甚隘。家人每勸治第。其弟維亦屢言之。公曰。此

爲宰相之第宅誠隘。爲平常紳士之第宅則已寬矣。屋室當傳之子孫。若改從寬大。子孫未必爲宰相。居之不相宜也。今吾身食厚祿。法資亦可以治第。但念人生在世。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減後人之福。吾甚樂此。不須造。

范文正公捐宅基爲姑蘇府庠。至今人士教育其中。向使公爲私第。不知今落在何手。故曰見識高者能建大功。垂於永久。

宋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其閎壯。池塘亭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言屋太大。平常人居之不相稱。故曰居不得。屋大非大費錢財。不能修。故曰修不得。屋大他人不敢買。故曰賣不得也。

張該所居之宅。宏壯美麗。以半價典於張俊。俊作奸計。厚遺中見。換作絕契。後該益窘。詣俊求絕。出券視之。則已絕矣。該洒淚仰天。嘆曰。天乎。豈竟聽彼所爲。不察乎。未期年爲火所焚。殆盡。子孫竟以窮死。

鄉紳吳昌官吏部時。大營第宅。侵越鄰人曾生基地。築垣。曾生往爭之。昌云。垣在爾基。卽爾垣矣。何必爭。竟不讓還。後吳罹法。房亦尋遭回祿。家業凌替。而是垣仍歸曾氏。

宋紹興丁卯大饑。流民滿道。饒州富民段甘。入積穀數倉。欲索高價。閉糶。饑集衆民喧噪。閉門拒之。忽天雨晦冥。雷火大作。焚其所貯殆盡。

人生必讀書 卷二 理財

人生必讀書卷三

處事

唐彪曰。處事甚難。惟深思之後。再與二三高明者細商之。方有成見。古人云。思之又思。問之又問。集思廣益。庶幾無悞。

史搢臣曰。人家一遇不測之事。即有匪人插入調停。希圖於中取利。若用之則生波起釁。拒之則飲恨挑唆。全要婉轉謝去。一毫也得罪不得。然事難獨斷。務擇平昔爲人輕財重義。謹始慮終者。輸誠拜托。若曰不識人。混用匪類。而於正人君子。反加狐疑。不肯實告以故。是自悞也。

唐彪曰。萬事多從忙裏錯。速不如緩也。居官臨民。尤忌躁急。躁急則猾吏奸胥。乘機作弊矣。薛文清云。應事最當熟思。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又曰。老成之人。歷事多。識見透。事之行止。其言甚當。而後生或目爲迂闊。殊不知老成人。如處山頂。後生輩如處山足。山頂上人。能見山下物。山足下人。不能

見山頂上物。故後生不聽老成人言者。以見不到故也。

又曰。凡人臨大事。有利害可畏之甚者。不可心緒張惶。惟當以寧靜鎮之。且自閉門靜坐。反覆細思。如何安頓。用何人料理。能如此。必有善處之術。若張惶浮躁。心緒既亂。不能細思。必有錯悞矣。

鄭瑄曰。凡人處事。第一爲己籌度。第二卽要替人思量。有利於己。無損於人。乃可爲之。若利己十之七。損人十之三。須決意止念。况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豈可爲之。恐上天不容也。

先哲云。人事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擾。言語減。則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彼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者也。

史檉臣曰。爲人在世。固不可多事。而至好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相托。勢必委婉代行。至必不能行。在我之心已盡。而親朋亦可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知自吃飯。自穿衣。若人稍有所托。卽攢眉蹙額。沉吟趑趄。生平未嘗代人解一

結了一事。及自己有事。又未嘗不求於人。此等人最可鄙也。

唐彪曰。歲底親友之贈遺。工人之辛力。宜及早與之。以濟其用。遲則諸物皆貴。窮親友與工人。不啻有損折乎。

涉世

唐彪曰。事之碍理。而利害關於人者。必當改去。雖違衆論。不必避也。若事雖非正理。而無害於人。習俗通行。且從俗可也。必欲改更。則不從者多。不但有違衆論。而且有害及身矣。

史搢臣曰。事有急之不自白者。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黃山谷云。面前徑路。須要放寬。纔好容人往來。若太狹隘。不惟有碍於人。恐自己亦難展足也。

錢鶴灘東友云。天下有二難。登天難。求人更難。有二苦。黃連苦。貧窮更苦。人間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有二險。江湖險。人心更險。知其難。守其苦。耐其薄。測

其險可以處世矣。

先哲云。世路風波。不能盡免。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肯讓人。則能受虧忍辱。爭鬪自息。諸怨自解。意外不測之禍。從此消矣。此應世之大關鍵。常人必當勉強學習者也。

又云。涉世應物。或遭橫逆。譬如行山徑中。爲荊棘纏衣。徐行緩解。荊棘自去。若一躁性。急欲去之。則左鈎右螫。愈加纏繞。人處橫逆。當知此理也。

宏鑑光曰。凡葺觀寺院。無論城市村落。殿宇之外。於內每多曲房密室。雖平日與僧往來熟識。亦不可深入。蓋恐淫惡之僧。暗藏婦女在內。設一遇巧撞見。彼懼洩漏。必不干休。恐頃刻遂有性命之憂。歷觀記載。豈但婦女不宜入寺院。卽男子尙須仔細也。

先哲云。市井街巷。酒肆戲場。皆小人雜處之地。我或偶爾經由。容貌言語。必須周旋謙讓。庶可遠於凌侮。或遇豪橫之子。狂醉之徒。觸犯於我。宜速避之。置若

不聞不但省胸中煩悶。且可免眼前不測之禍端。

唐彪曰。一人問於有道者曰。吾與奸惡爲隣。彼其百方欺害。何以處之。道者曰。只是讓。他。忍。他。避。他。再過幾年。彼自有不能欺我之時也。

又曰。待隣里當謙和退讓。不可較量是非。苟能情意淡洽。不但無口角爭端。遇急難時。且得匡扶救助之益。今人一言之愆。些小之過。不能謙讓容忍。因而報復相尋。謬之甚也。

昔人云。富貴居鄉。被人侵侮。然畢竟是我厚道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意。然其爲人可知矣。

唐彪曰。世上小人固當遠不能卽遠。切勿驟疎之。致彼加禍。且當下氣以待之。不幸有財利相值。宜故讓之。以快足其心。由是漸漸疎之。使彼不見疎之跡。庶幾可免於害矣。又鋤奸者當令其有一條去路。彼不至於百計求生。則我可以無患。不然。彼將以求免之心。改爲害我之心。我反受其毒矣。

郭開符曰。小人當遠之於始。不可因其曲意逢迎。遂相親信。久之爲其所賣。始悔。初時之不慎。已無濟矣。

唐彪曰。與人同事。我欲從理。彼欲行私。起念不同。意見遂異。一爭是非。便成水火。此際當速轉機關。聽其所爲。趨而避之。止求無玷於我足矣。

又曰。貧寒親友。於我情誼相關。我雖囊篋甚空。彼或有望於我。其來借也。原無償意。我不知其意。而傾囊借之。滿望其償。久而不償。或加取索。從前情誼。因此變成讐怨矣。不如抹去借字。度吾力。賙之。若力果有不能。當緩辭謝之。不可游移。輾轉。先諾後悔。自招其怨也。

又曰。人無故而招毀謗。皆起於不知避嫌。如賭場妓館寡婦之居。足跡一到。便起人無數疑衷。讒謗交集。不可不慎。

楊椒山訓子云。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勿避勞苦。同飲食勿貪甘美。同行走勿擇好路。同寢處勿佔好床席。寤讓人。勿使人讓我。寤容人。勿

使人容我。寧吃人虧。勿使人吃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讐於我。則即時丟過。見人之善。卽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惡。則絕口不對人言。有人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者聞之。其感愈深。有人向你說某人謗你怨你。則云彼於我平日最相好。則惱我者聞之。卽解。人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薄之意。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可無怨尤矣。

屠襄惠公致政歸。營第宅。前有敗屋二間。老嫗居之。適當其門。使人從容求之。嫗曰。此吾死所也。鬻則須徙。將安歸乎。公曰。不必徙。但去敗屋而更新之。爾仍居此以終焉。此亦長厚之一道也。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乘出。怒里人坐而不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里人曰。民等總被倪尙書所悞。問何故。曰。尙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咸起立。輒使人諭止之。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何

敢勞爾輩立起也。民等意史公猶倪公也。是以不行迴避。不意其怒也。御史善其言釋之。以告史。史甚愧悔焉。

師弟

前人云。受業的師長。昔人以比天地君親。自古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要想到望者通。拙者巧。全虧着何人指引教訓。豈可背義忘恩。但爲師者。承人父兄重托。子弟終身德業所係。近日浮薄之士。以師道爲浮泛。終朝燕惰。虛糜館穀。或改僞作真。欺蒙父兄。甚者誘引頑徒。作諸不肖。貓鼠同眠。誤人子弟。良心果安在哉。

石天基曰。童子之師。最爲要緊。先入之言。終身常記。自非端人正士。不可爲小學師表也。但其館穀涼薄。彼惟恐或失。難以度日。實心教授者。于中止有一二。而秀才門。有往往妄自尊大。不屑訓蒙。既任其責。常常曠館。令東家敢怒而不敢言。年終辭去。則又悞卻一年矣。每見屢躡場屋。終身蹭蹬。意外饑寒。非常落

魄。蓋由教學作孽。悞人不淺。宜其身受也。

又曰。古人雙親在堂。負笈千里。或數年不歸。所以孟母三遷。至棄敝廬而不顧。樂羊有婦。至斷機纒而不顧也。今之延師訓子者。已婦人女子之不若矣。其爲之師者。復以饑寒切身。或沿門自薦。倩人吹噓。名爲西席。實同養客矣。又有一種利徒。自覓坐地。呼朋引類。半理家政。半受生徒。此輩何嘗不自謂盡心。然悞人子弟。自不覺耳。

屠宛陵曰。凡受書不必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能。讀二百字者。止可受一百字。常使精神有餘。則無厭苦之狀。而有自得之益矣。

唐彪曰。學生背書。必令其聲高而緩。先生用心細聽。則脫略悞落之處。了然於耳。指其脫悞。令其改正。若聲輕而速。則不及察矣。

王誥省試文甚佳。見一相者叩之。相者曰。君之相清才高。其文必佳。但過寒未能發耳。及揭榜果黜。復叩以終身。相者曰。相從心生。君種大德。即可挽回造化。

誥歸自忠家貧。利物無力。我平日見爲師者。多悞人子弟。我若盡心教導。亦是種德。越數年應試。復遇相者。訝曰。君相已改。貴無疑矣。但不知行何善事而得此。誥曰。吾貧士有何善行。惟因君指示。盡心教授生徒耳。相者賀曰。盡心教人。爲德極大。上天已默佑之矣。果登甲榜。

王文康公父素貧。訓徒自給。來學者多村童牧豎。公盡心訓迪。課法精良。諸生不特能識字。且能明字義。中年無嗣。意頗窘。夢神語之曰。無憂也。將必有佳兒。晚生文康公。登第拜相。二孫官至學士。朱紫相繼不絕。

陳希亮少師於宋輔。希亮登第拜官。歸里時。輔已沒。妻子貧困。希亮以百金贈之。又以女妻其子。而養給其一家。後希亮官至三品。子孫貴顯不絕。

朋友

唐彪曰。朋友中有道德文章足法。義俠篤信著聞。及才能經濟適衆者。皆賢友也。畢生得友二三人。眞幸事也。此外交際之友甚多。雖古人云。多交多譽。少交

少愆。多交費財。寡交省用。然不可執此以疎慢人也。惟以禮爲主。毋太親密。毋太疎闊。則雖多交與寡交無異。無甚費財也。不如此。吾見其孤立無助。而且招尤矣。

又云。上士擇交。必擇其可畏可敬者交之。斯有益我之身心學問也。中士擇交。或多交同等之常人耳。至下士。惟便嬖善柔。讒諂面諛之是好矣。善飲好狎。佐我之歡樂者也。博記淫書。助我之好色者也。甚有無良之人。利我資財。則百計誘我造惡。此其初時。未嘗不令我敬慕之。及事敗禍生。悔何及矣。

歐陽修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吾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利盡則至於相賊。君子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道同而相益。以之治事。則同心而共濟。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楊椒山告子書曰。你兩個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以美色誘你。一

入圈套。便吃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來哄你。你想我的話來。識破他與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學好的人。就與他肝胆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個好人。不入下流也。

朱暉與張堪皆南陽宛縣人也。二人同在太學。一日堪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君。暉不敢直應。後不復數見。堪既死。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給食。暉之子怪而問曰。大人往昔不與張君友善。何爲如此。暉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已盟於心。何忍悖也。

明湛甘泉霍渭涯爲尙書。其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乃二人同社友也。相見止論齒讓。德昌上坐。或途中相遇。德昌亦不迴避。有時同出遊。皆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衣素。經紀其喪。京中文武。見二公與之交厚。無不往弔者。

三國呂岱薦徐原爲御史。岱有過。原必力爭之。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

益友。今棄世矣。岱復何由得聞過耶。

徐稱家貧。自耕隴畝。恭儉義讓。明德著聞。尙書令陳蕃立身方介。不接賓客。惟稱來特設一榻寢之。去則懸之。

廬陵張一鶚字毅甫。與文天祥爲同學友。天祥屢薦之。一鶚不出。及天祥遭禍。路過吉州。一鶚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予當同往。至燕。寓獄之近側。三年。供給衣食。文山遇刑。日卽竊其首藏之他處。繼收其骸骨。火化而歸。先一日文山之撫姪夢父與之言曰。吾之骸骨感一鶚帶還矣。已而果至。後人謂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楊椒山劾嚴分宜被冤繫獄。諸縉紳畏嚴。莫敢通踪跡。惟徐子與時時具食。相對輒歛噓泣下。楊曰。公無煩來。恐相累。徐曰。所貴於友者。正在此時。吾已置此官於度外矣。

潘公定少時曾與趙某同學相善。及潘以尙書歸里。屢念及趙。莫可踪跡。一日

出見一老携杖而過。遣人問之。則曰趙某。遂延至家。以所衣輕裘易其敝絮。詢其家計。貧無立錫。七十餘之夫婦。藿食未嘗飽也。即令紀綱爲趙營一居。歲担米若干石。聞者謂公貴不易交。老不忘舊。如此古道。豈易得耶。

杜一元與常允恭爲生死交。後允恭以兵部主事沒於九江。其母張氏年老無依。至金陵訪一元。而一元已死。一元之子杜環。以父之好友之母。留與同居。呼妻子出拜。解衣進食。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張性褊急。少不愜。每出怨言。環戒家人事之益恭。如是十年。張臨卒。舉手謝環曰。累君已久。願君之子孫蕃盛。榮顯。環爲殮葬如禮。環後歷官至太常卿。子孫顯貴。

存心

先哲云。掃卻浮雲。而太虛自清。撤去妄念。而天理自著。

楊椒山曰。心爲一身之主。如樹之根。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存天理公道。則行出來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若存人欲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

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如根衰樹枯。蒂壞果落。何能久遠。故我勸人休把心壞了。

性理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聖特不塵之耳。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聖人特不波之耳。又朱晦菴曰。學者常要提醒此心。惺惺不昧。如日中天。羣邪自息。同一旨也。

先哲云。惟學可以存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楊椒山曰。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起一念頭。則思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若合天理便行。不可做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保護。鬼神庇佑矣。

唐彪曰。至大之惡。皆由一念之差。凡一惡念起。自心亦必不安。起念是妄心。不安便是覺心。此人鬼關也。順從妄念。卽是鬼路。克去妄念。卽屬人路。顏子克復之功。曾子無自欺之學。不過加意於此而已矣。體認天理。只在我心安與不安。

上。即此一語心學已完。

史搢臣曰。人有考其生平。言稱道德。行法先民。宜其吉祥駢臻。而家道日見衰微者何故。良由心術之不端也。雖未有損人利己之事。而常懷我強彼弱之思。未有殘忍刻薄之爲。而時萌幸災樂禍之意。由是推之。非是不做壞事。力量不能做壞事耳。若一朝得志。亦何憚而不爲乎。如可以行不義而不行。可以作不仁而不作。纔是心術端方之士。獲福必永矣。

史搢臣曰。耳能聽。目能明。吾身之至寶。若不用以內照。反用之。以求人過端。是以我之好書美鏡。徒借人用而不自用。豈不可惜。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先哲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求好。自家之身與心。卻不要好。不知求得外物好時。自己身與心已不好了也。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攜舟送之。中有士肆談無忌。譏誚儒者。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去。若不識其人。次日定山大慚愧云。先生治心之學。如此其至也。

立志

前人訓子曰。汝曹幸荷天地覆載。父母養育。各具做好人。會讀書的資質。將何事報答萬一。只有卓然立志。努力向前。必要做好人。不問窮達。不論大小。所行皆是好事。始成個好人。一生受用。皆在於此。若心無所主。而使聲色貨利。反入而奪我主位。卽偶得名位。適足爲長惡導淫。作過損德之資。上辱祖宗。下瀆子孫。其害不可勝言矣。

王陽明曰。立志者。精神心思。凝聚一處。不復知其有他。然後此志。嘗是神氣清明。義理昭著。一有妄念。卽便知覺。自然容留不得。故凡一毫私欲之萌。浮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浮氣便消去。或怠心侈心。以及躁心忿心。貪心傲心。

吝心。一切心。能責此志。立即消除。故君子無一息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處非立志責志之地。果能如此。其去人欲如烈火之燎毛也。

唐彪曰。凡人視己之才能。十倍於人者。無知狂徒也。微論日後絕少好處。即或名利以狂而致。終非受用。有福氣象。惟欲我之德行過人。十倍者。方稱有志之士。又輕視賢豪。不在意中。及艷羨富貴無已者。亦鄙人也。其人必不能骨立。種種諂屈。皆係此輩做出。惟視賢豪重如泰山。視富貴無關有無者。方謂之大丈夫也。

郭開符曰。凡人立身。不可做自了漢。人生天地間。萬物皆備於我。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便有宰相氣象。如今人豈能即做宰相。但設心行事。有利人之意。便是聖賢豪傑。爲官可爲士民。亦可無如人。只要自己好。總不知有益於人。志既小。安能成大器哉。

又曰。天地間人與萬物。都是與草木同腐的。惟忠孝節義道德文章。卓然乾坤。

並垂不朽。人奈何只爭一時之名利。而不思不朽之事也。先哲云。志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高志一定。則低事不足以奪之也。

宋陳瓘每日讀書有定課。不肯假借缺少。夜間床側置鐵絲燈籠。眠則自熄之。起則自燃之。或問床側置燈籠何用。曰。吾雖值寒暑。亦起讀書。若呼僮僕。便非可常之道也。遇人邀飲。但以大杯飲十杯而止。即先辭歸。不久留以廢正事。

言語

唐彪曰。人知言之當慎。而每多不能慎。如一事也。慎於平日。而或盡傾於興至之時。平和之際。而或盡發於忿怒之頃。慎於未醉之前。而或盡吐於醉酣之後。慎於兄弟親戚之間。而或吐露於親密之人。每見以機密之言露於人。乃慮其傳說。因叮嚀戒其勿傳。愚矣。夫已先不能密藏。而反欲人之勿傳乎。惟容人之是非。而不欲形諸口。知行事之難易。而不敢盡其詞。更於將言之際。致其矯制。

之功。如有雌黃臧否之言。來於舌際。則當念出爾反爾。禍福之來。可畏也。有淫褻戲侮之言。來於唇畔。則當念天地神明。式臨鑒察。可懼也。有殘忍刻薄之言。來於齒側。則當念大造好生。民命所關。非細也。有黷貨計利之言。來於口頰。則當念利爲義賊。害即因之。毋忽也。如是則未言時。心有所主。將言時。心有所制。庶乎可免於言後之悔也。

又曰。凡係宴會。或衆人交集之處。不可縱口評論。如有人貪財好色。縱酒或不孝不弟。夫妻反目者。人既衆多。安得免此。我無心言論。而適有其人在焉。彼謂我有意譏之。或當時發怒。或懷恨終身。若更與我素有嫌隙。則其禍益烈。又史摺臣曰。宴會時賓客雜坐。非論文談詩之地。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最招妬忌。

石天基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要知過飽過醉。自然成病。至於是非災禍。大半皆從說話而起。于鵬程八十歲。一生安穩。從未多言。常有俚俗口號云。他人閑

事休開口。問我如何。只點頭。從今連頭都不點。也無煩惱。也無愁。吾人能行此法。自己落得許多受用。

又曰。聽人說話。是與不是。俱存於胸中。是者從之。不是者亦不辯論。既有涵容。又有見識也。

又曰。以言勸人說人。先要顧自己行止何如。譬如戒人賭博。以及教子弟不可賭博。正事也。倘自己好賭。徒以戒人。彼必曰。自己不正。焉能正人。我將何辭以應。凡事皆然。不獨賭博也。

史搢臣曰。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皆得憑爲口實。至失歡時。亦不可盡以怨詈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石天基曰。凡看人文章。論人行事。非相知最厚者。不可太直。蓋既形人之短。亦且恃己之長。皆招尤取侮之道也。至於向人說話。切不可任己之性直。說得太盡。不但招怨。抑且損福。所以先哲云。凡與人言。色厲則取怨。程明道云。大率言

語須是含蓄。方有餘味。且有後福。

唐彪曰。凡人有過。若於多人處規勸。必不納從。反激其怒。惟於無人處。悅色和顏。委婉開導。方能令其降心聽從也。

又曰。事涉關係。與人議論。不但要屏去僕從。同輩中亦須防閑。若不小心。或高聲大言。皆足致害。古人云。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安可不謹之又謹也。

氣度

史搢臣曰。真正豪傑。都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做出來。血氣粗鹵。一毫用不得。古箴云。人之七情。惟怒難制。制怒之藥。忍爲妙劑。醫之不早。厥躬斯戾。滔滔之水。生乎其微。燎原之火。起於其細。兩石相撞。必有一碎。兩虎相鬪。必有一斃。怒以動成。忍以靜濟。怒主乎張。忍主乎閉。始怒之時。止須忍氣。忍之再三。胸無芥蒂。再忍三忍。卽張公藝。

昔人云。凡人有好氣者。往往以小事閑言。些微財產。累年興訟。不以是非爲曲。

直。惟。以。勝。負。爲。強。弱。蕩。破。家。財。而。不。顧。此。愚。之。極。也。古。詩。云。些。小。爭。端。莫。若。休。何。須。經。府。與。經。州。費。錢。辛。苦。陪。茶。酒。贏。得。猫。兒。賣。了。牛。最。可。念。誦。

韓魏公知北都。有親知獻一玉盞。表裏無纖毫玷。寶玩也。公以百金酬之。喜甚。設宴召曹使諸顯官賞之。特置一棹。安盞其上。覆以錦袱。俄爲吏將誤觸。臺盞俱碎。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語坐客曰。物破亦有定數。謂吏曰。汝悞也。不必懼。公度量之宏如此。劉寬溫仁慈。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恚。方早朝冠服。夫人故令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氣度如此。

品行

唐彪曰。名節至重。昔揚子雲大儒也。以不拒王莽。而士林輕之。柳子厚奇才也。以不遠王叔文。而正人薄之。故君子於交遊之際。不敢不致慎也。

又曰。蔡中郎依附董卓。華歆奉曹瞞殺伏后。潘安仁張茂先俱黨賈后。諸公悉

一時名士。而自陷身於奸黨。令惡名千載。洗滌不去。士君子出處依附。其初不可不慎重也。

范文正公少貧。讀書南都學舍。每煮粟粥二升。畫爲四塊。斷齏數十莖於上。早晚取啖一塊。留守之子。亦讀書學中。歸告其父。留守以廚食餽公。公卻而不受。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遣以食物。今卻而不受。得非有他事開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恩。蓋食粥安之久矣。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食此淡粥乎。

衛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內眷會飲。金綺爛然。公之夫人。全無首飾。衣惟細絹而已。既罷。夫人頗不樂。公曰。汝坐何位。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美。天地間尊貴與富厚。豈能兼得耶。

李果爲洛陽令。有劉兼者。夜聞神語曰。此地正人。李侯是也。見其行事。令人膽破。我輩可於他縣血食。乃知正氣所感。不特人憚之。鬼且畏之矣。如魯公之蝗不入境。韓昌黎之逐鱷魚。狄梁公之伏猛虎。皆一正能馭百邪者也。

黃福持正。不阿。宣德初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曰。幼時父師嚴。不學無益之事。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至署中。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布政司。或勸理宜致書謝。范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竟不謝。後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矣。

漢大將軍衛青。有時見帝。武帝踞床見之。丞相公孫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又青爲大將軍。尊寵已極。公卿以下謁見。皆拜。獨黯與抗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愈賢之。

改過

先哲有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惟不加察。不求改者。斯與善日遠焉。

至文過飾非。惡人諱諍者。斯爲下愚無忌憚之人矣。可不戒哉。

唐彪曰。人有過。能痛自洗滌。勉力自新。積善以蓋之。則天與人將嘉其後之善。安能追憶其前之過乎。如素絹然。雖有污膩。澣而去之。加以綵色。人但見其色之美。不見其污膩之跡矣。後善蓋愆。何異是乎。

先哲云。人雖甚怒其人。而見其人之怵惕自咎。則怒亦自止。人雖棄絕其人。而見其人能引咎圖新。則絕可復收。况天心仁愛。安有恐懼修省。改過遷善。而天不加矜卹者。故曰。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

沈麟趾曰。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方能改過也。

先哲云。皇甫謐少時遊蕩不學。母任氏嘆曰。昔孟母三徙教子。豈我居不擇隣。教有所缺與。何自棄之甚也。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耽玩典墳。居貧帶經而鋤。以著述爲務。名乃大顯於當時。

郭天景曰：凡人過由心造，亦從心改。秉智燈以照迷津，指慧刀以除孽障。宜自猛省。昔謝希孟乃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屢以言戒。希孟但敬謝而已。一日在妓館，恍然有悟，忽起歸，與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湄，悲戀而啼。希孟曰：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從前你我心付與他人，可竟解舟去。遂成大儒。此熱鬧場中，忽開冷眼，全不勞象山棒喝，自能割愛，非猛省而何。

昔有一婦，遇亂被擄，至清風嶺，咬指題詩而死。廉夫作詩譏之曰：介馬偏馱百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因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又曰：當時若有詩中意，肯遂將軍馬上來。後廉夫晚年無子，夜夢一婦人責之曰：我一生苦行，被你玷污，汝之無子，其在清風嶺某節婦之詩乎。廉夫驚悔，乃將前詩抹去，另作詩以褒之。有聯云：甯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後夢此婦來謝云：我節已彰，所佑賜汝二子，果如其言。世之捕風捉影，毀人名節者可鑒矣。

安命

昔人曰。貧富有循環之理。每見世家。及素封後人。一旦蕭索。在自愛者。安命守分。有一技一能。亦可謀生。或族親故舊。有長厚力能周卹者。助資斧。薦生計。誠能自立。其家未嘗不可復興也。乃有一等無才而恃才。不善生計。不安義命。其於族舊中。先或好言借貸。情理相商。有力長者。亦樂爲資助也。無如屢索不已。謂能盡遂其意乎。在稍有良心者。則亦已矣。否則出語不遜。兇橫詐驅。不責自己無賴。反怪別人寡情。又或假作骨立。不屑向人開口。而借事生風。妄言聳聽。不如水落石出。本與其人無損。而反阻人爲善之心。少憐憫之意。必致親族杜絕往來。朋友不相聞問。落落寡合。流爲乞丐而後已。嗚乎窮困者。天之所以警戒人。也不自修省。則天譴愈甚。非天絕之人。絕之乃自絕之也。

王龍舒曰。人皆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不須爲小人。而必欲爲小人。爲君子則人喜之。神佑之。禍患不生。福祿可永。所得多矣。雖有時而失命也。非因爲君子而失。使不爲君子亦失也。命有定分故也。爲小人則人怨之。神怒之。禍患

將至。福壽亦促。所失多矣。雖有時而得命也。非因爲小人而得。使不爲小人亦得也。命有定分。故也能知此理。則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

前人云。安命二字。專爲世間有一等人。過於憂慮。妄想妄爲者言之也。若終日好吃懶做。袖手閒蕩。惟聽天命。則又大錯。請問世間。豈有不讀書而能中舉之人。不耕田而能收穫之農耶。所謂盡人事。以聽天。此一句真至言也。

魏徵爲僕射。假寐閣中。有參隨二吏在簾外閒評。一曰我輩官職。盡由此老翁。一曰由命。公微聞其語。遂作書付言。由老翁者。送吏部。內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不知。接書出。忽心痛。倩言由命者。送去銓部。問資書人姓名。注補。其言由老翁者。後知之。怏怏。公怪問之。具以實對。公惘然曰。由命之說。非妄也。

嘉興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甕。置金釵二股於上。瘞之地下。爲客於外。不虞爲子窺見。竊發之。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攬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父歸。發甕。金數不減。而金釵在於甕下。問妻。妻亦不知。其子後自言其故。衆相駭。

嘆。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覬。耶。

趙涓精奕。號爲國手。憲宗素愛之。其時又有二善奕者。充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奕。以金盒貯賞資。勝者得賞。涓連勝。稽首領賞。兩人夜靜。詣涓求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奕事主上。今公連勝吾兩人。美名成矣。即再勝。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於何地。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乞佯北一局。少假吾兩人顏色。感公甚矣。涓許諾。明日涓先與一人奕。故佯北。其人叩首拜賞。開金盒則中貯錦衣百戶御札。及一牙牌也。帝意本欲官涓。涓竟不得。其二人亦一人得。一人不得。其得者又係低手。帝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

季福應順天鄉試。先日主試者謁張文忠。文忠素恨季福。接談頃。方提季福姓名。遽報客至。起而迎之。未竟其說。主試者謂張所注意。謹記之。初未知其欲斥之也。卒取中。夫以權相欲斥一寒儒。如發蒙振落耳。乃反藉之中。式信有命哉。張孚敬當國。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本。而誤用折簡。張相怒。召文

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其故。會二尙書至。忘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爲張厚交也。持白大家宰。破例陞郡通守。一日張相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

立命

雲谷禪師曰。凡人未能立命。終爲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故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欺人乎。袁了凡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六祖語。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返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夫血肉之身。尙然

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易言君子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由趨。凶何由避。而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可以悟立命之說矣。

張畏巖有聲藝林。甲午應試不第。詆訾試官以爲眯目。有一道者在旁微哂曰。相公文必不佳。張大怒叱之。道者曰。作文貴心氣和平。聽公怒罵。心氣如此。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虛心請教。道者曰。功名有命。然亦可以轉移。蓋賦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能虛心謙讓。以格天心。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安得有錢行善。道者曰。陰功善事。皆由心造。常有此心。善卽充滿。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大改前非。多行善事。後數年果中。

裴度少家貧。遇一術士曰。看君心術人品。皆極端方。但相犯騰蛇入口。雖得中貴。不免餓死。可惜哉。度後至香山寺拾得玉帶。乃一女從宦家借而爲父贖罪者。度候其人還之。後相者遇度。大驚曰。君相改矣。此後功名福祿。不可得而限。

量也

豫章有雙生者。秀美逼肖。不能辨其孰兄孰弟。惟以衣履別之。十餘歲同入學。宗師以府庠縣庠別之。又同年月生子皆慧。及赴科場。店北有一嫠婦。調其兄。兄歸戒弟曰。店北有婦調我。我拒之。汝貌似我。切勿遊其處。弟聞之。次日即往私焉。及兄中式。弟無名。夜以兄名爲己名。給婦曰。俟會試中後娶汝。弟既下第。悶歸。一子暴卒。因憂瞽目。悔恨而死。次年婦見會試錄。自幸所私聯捷。每日乘塿垣。望復闕。豈知所私者其弟。所中者其兄乎。噫。命同相同。一念淫惡。遂致壽減名削。子孫絕滅。天道真可畏也。

謙光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謂子路曰。試注水焉。中則正。滿則覆。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乎。子路曰。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滿而持之道也。

昔人云驕傲輕薄。親友鄉族誰不厭惡。須知自大是個臭字。徒取厭惡。有何利益。

唐彪曰。謙虛者能求益。已知而嘗若未知。已知而嘗若未能。故每事諄諄。下問以增益。其所知所能自滿者。不但不肯下問。卽尊長切教之。不從也。遇事錯誤。親族極口諫諍。不聽也。其弊總在不知己之愚昧。而反自高其所知所能。眞所謂愚而好自用也。

先儒有言。古來聖賢豪傑。無不從戰兢惕厲中來。舍却戰兢惕厲。更無豪傑作用。書紳集云。眞英雄。敬慎謙恭。假豪傑。負才使氣。人可不以聖賢豪傑爲榜樣乎。

石天基曰。凡人精神才辯。種種外露。其中藏必無所有。故言語要簡默。舉動要收斂。氣度要凝定。精神不漏。則作用有力。每見花果。霜雪凋零。惟存枯幹。何等冷淡。然其眞氣歸根。藏密之至。精神始足。到得春來。枝枝葉葉。發生無已。蓋惟

斂藏之至。乃能發洩也。

先哲云。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唐時王楊廬駱四子。少年俱有盛名。裴行儉曰。四子浮薄淺露。皆非承載大任之器。楊稍沉靜。得一縣尹足矣。後果如其言。唐彪曰。趙忠定冠多士。其父德莊亦官於朝。賜宴歸。父戒諭之曰。慎勿以一冠先置胸中。真金石之言也。噫。今人不但自置一大魁於胸中。亦無不自置一進士舉人於胸中者。彼自以爲合當如此。而不知乃壞品之根。欲成大器。致大福者。必不如此。

又曰。周茂叔之父與王君貺相契。茂叔以貺爲父之執友。一見便下拜。未幾茂叔與其徒說易。君貺聞之。乃曰。吾不知公學如此。妄受公拜。今公之學問。可爲吾師。當轉拜。茂叔走避。乃止。後君貺終以師禮事茂叔。古人虛懷受益。不拘年齒大小。抑何謙也。

陳白沙曰。史稱曹武惠位兼將相。不以極貴自滿。遇大夫士於途。必引車避之。

雖下士不呼其名。平定江南歸里。全不以爲功。其謙抑如此。安得不令人景仰。周公位冢宰。具聖人之才德。其虛懷下士。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此真謙也。謙有至禮。不在儀文。有功不居。有勢不恃。在上者折節禮賢。以盡其職。在下者謹慎恐懼。以廣其識。方可謂之謙也。

謝上蔡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問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功夫。上蔡曰。只求去個矜字。伊川曰。何以止用功於此。謝曰。細檢點來。病根盡在這裏。若去得此病。他善方有進機。伊川大喜。語在坐者曰。謝子爲學。可謂切實用功矣。

人生必讀書卷四

戒色

淫念一生。諸惡皆生。故曰萬惡淫爲首。淫之一事。人所易犯。而聰明人尤易犯之。經云。眼爲愛水。見則思溺。溺則求出不能矣。有識之士。必於平日講究明白。至境緣會遇時。便猛然自思。我平日所講究者安在。而可使心爲目牽耶。所謂平日講究者何如。只要想他人有妻女。我亦有妻女。我見他人妻女而欲私之。設人見我妻女而欲私之。我心甘乎。不甘乎。只此一念。淫心若火。自當冰冷矣。自古英雄豪傑。萬事儘有操持。而失足於色之一字者。比比皆是。可知其難也。然必於難處。有慧力。有忍力。有定力。方可入聖賢之道。經中於淫名爲不淨行。又作白骨觀。凡人於色。能想到白骨。及不淨。亦當如嚼蠟矣。况瞋視者。含怒者。照臨者。處處皆然。而我公然爲此淫污之事。其能免於禍患乎。

昔人云。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其氣甚微。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倘犯色戒。

則來年精神必疲憊。故二節之前後半月。必不可不慎色慾也。

史搢臣曰。獨宿之妙。不但老年。少壯時亦當如此。日間紛擾。心神散亂。全仗夜間靜睡以復元氣。若日裏心猿意馬。控制不來。及至醉飽。又復恣情縱欲。不自愛惜。如泥水一碗。何時得清。

唐彪曰。昔人云。寡慾者。養生之要也。人生慾事寡。則少病多壽。至老耳目聰明。齒髮不落。惟縱慾之人。多疾早夭。蓋百邪皆乘虛而入。入輕易愈。入重難痊。極重則死矣。郭開符曰。三十以前。不知愛惜精神。我去尋疾病。三十以後。纔知愛惜精神。疾病又來尋我。是以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又曰。一先輩言。漆對溪公。深於內養。因告以素性好色。必如何乃能淡去。公曰。精神者。人所恃以爲生。乃人之至寶也。彼曲眉粉黛。冶容妍膚。來吾前者。何異盜賊。劫吾寶。戕吾命也。知其爲盜。能劫吾寶。戕吾命。必深戒之。痛惡之。何暇好哉。又曰。凡人亦知重性命。至教以遠色。必不聽從。不知貪戀色慾。身體受病。將

五官四肢。俱來累我。何可不痛絕之。其言當深佩也。

史搢臣曰。家無姣童。不惟省得自已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僕妻乳婦妖艷者。慎勿收僱。庶不見不聞。可消無窮妄念。

唐彪曰。人生色念。無所感觸。尙且時時自生。何況有所牽引乎。今人以西廂爲佳妙文章。習舉業者。無不羨爲珍寶。以爲熟讀之。則文章將日嘉耳。不知此謬言也。西廂會真記。詞曲之工者也。秦漢唐宋文人。未見西廂。而其文傑邁千古。何後之文人。得讀西廂。而其文不但不及秦漢。且不及唐宋。然則謂西廂有益於文章。乃好色者之言也。舉一西廂。而淫詞艷曲。可類推矣。

先哲云。慾念未易遏抑。惟想已身。經過患難疾病。及大不得意之事。或想其婦女之污穢皮囊。及疾病色衰。與死後屍骸骷髏之狀。則心嫌惡而慾念止矣。昔蘇東坡見黃河浮一女屍。有詩云。黃河枯骨體。本是桃花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達哉斯語。所宜潛玩。

程基曰。富貴之家。每每老夫多娶少妾。或老而斷絃。仍娶幼女。只圖眼前歡樂。未曾想到後頭。夫老人精力日衰。少婦青春正艾。若遂其歡心。則將滅之燈。何堪頻去其油。必致疾病叢生。身命隨喪。若不遂其歡心。則有夫與無夫等。不免愁怨防閑緊。則其女往往抑鬱生病而夭死。稍不防閑。恐種種醜事。從之起矣。何必貪一時之樂。討無窮之苦耶。

程彥賓爲羅城太守。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二處女獻。皆有姿色。女哀怖無已。公謂女曰。勿恐。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於一室。急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登仕籍。

唐韓宏惡李光顏有忠名。思有以蠶之內將美色之女遺光顏。光顏先令置酒筵。與將校飲。徐令使者引女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將兵於外。家中人人爲我憂懼。吾得無恙。感謝祖宗父母之不暇。安忍取樂乎。將士皆棄妻。

子。蹈白刃。爲吾効死力。吾安可獨耽女色之樂。厚償使者。令送還之。

楊希仲未第時。爲成都富家館賓。有一美妾。潛詣館中。申愛慕之意。希仲正色拒之。其妻在家。夢神告曰。汝夫堅持清節。暗室不欺。神明已知。行當冠多士。妻覺誌之。歲終希仲歸。妻以夢告。希仲答以館中美女事。明年果登第。

陸容天順二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至公寢所。公辭以疾。與期後夜。女退。公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侍明托故去。是秋領鄉薦。隨登進士。

林茂先才高過人。家貧喜讀書。鄰家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嚴。何得汚我。婦慚而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俱登科。

姚三鼎雅善詩文。館於懷氏。有女常行窺伺。三鼎岸然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作書納履中。鼎卽托他事辭歸。友人知其事者。作詩美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

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鼎力辯其無此事。後生子誡及曾孫錫。皆登進士。何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妻俞氏。以夫久病。召澄診脈。云病勢危。須進補藥幾十劑。方保平安。但補藥價貴。俞氏念家無錢。覓藥。若得救夫之命。亦何惜自獻之羞。引澄至密室告以故。澄正色曰。余生平誓不作此污行。余力猶能辦藥。必愈爾夫之疾。不必過慮也。竟多與補劑。愈其夫疾。未幾東宮得疾。諸醫不能治。澄一劑獲安。賜官與錢自此富而貴矣。

節飲

唐彪曰。酷嗜酒者有三害。費錢多。一也。廢正事。二也。多飲成疾。滅天年。三也。世俗飲酒。呼盧徵令。窮極嚴巧。強人狂醉。自爲得意。其愆甚矣。今試言其弊。狼籍酒漿。不思粒米。皆從農人血汗而來。輕賤如此。必爲造物所不容。一也。席間爭論不休。如同鬪競。令人厭聽。二也。虐人至吐。污穢難堪。三也。酒能發火。帶醉入房。傷氣涸精。四也。醉後語言乖戾。舉止輕狂。五也。次日病酒。諸事廢弛。六也。遇

酒狂之人。彼此使酒罵座。妄生是非。七也。酷暑席久不散。汗沾四體。嚴寒服侍下人。手足冰凍。賓主待久。厭煩勞苦。八也。嗜飲者三害八弊隨焉。吾願人之宜節飲者此也。

先哲云。病以酒致。神以酒傷。儀以酒失。事以酒忘。家以酒耗。言以酒狂。怒以酒發。禍以酒倡。與其既醒而後悔。孰若未醉而先防。

禮記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王肅赴宴。人或強以酒。必退席卻避。稱父戒以拒之。語人曰。主人飲客。視客有酒容。已是半醉。即宜撤酒進飯。若使盡醉。非敬客。乃害客也。

勸善

明太祖嘗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必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特時有未至耳。

先哲云。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第善不求人知。方謂陰德。爲善日若不足。方

謂積德。彼有財勢者。其作福易。易而不爲。是自暴也。易而愈爲。是錦上添花也。貧賤者。其作福難。難而不爲。是自棄也。難而肯爲。是一善可以當百也。

又曰。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人爲主。利人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處行之。卽是惠澤及人。如路上一磚一石。有碍於足。去之卽是善事。惟在久久勤行之。豈宜謂小善不足爲耶。

先哲云。施藥固有功德。在無力之人不能行。或聞有經驗單方。能立療人疾痛者。各出所聞。遇病人。廣爲傳說。并寫貼於人烟湊集處。則存心救人。其功德同於施藥矣。

先哲云。歲逢水旱。饑民滿道。然我減一二口食。彼積至三四處。亦可救饑。我施一二文錢。彼積至十餘處。亦可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有不繼。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施得一日。亦係陰功。力竭則止。何慮不繼也。

范文正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日間所爲之事。與飲食奉養之費。果能相稱。則就床卽寐。此日所爲。若無益己利人之事。則終夜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有以補之。

史搢臣曰。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己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而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實巧於自射自殺之耳。

宏鑑光曰。自古名士名臣。皆從讀書中來。其間有舉業不成。由刀筆吏起家。致位高年永。名垂青史者。獨有訟師一流。亦讀書聰明人所做。從古迄今。未聞有己身發達。及後人昌大者。其故何也。蓋訟者凶事也。如兩造雀角微嫌。有從中簸弄。而訐訟不休者。有本向原告。又暗通被告。勾串胥隸。使之欲罷不能者。更有無事生風。以假毆假姦假賭假債假人命等事。劈空陷害。使人輕則破家。重則喪命者。又有以良爲賤。污人名節。代人洩忿。致使善良被害。飲恨終身者。以

彼巧布奸謀。暗中取利。種種毒心。過於蛇蠍。故訟師之報最慘。有失足者。及早回頭。天不加悔罪之人。倘沉迷不醒。嚴譴將至。悔無及矣。

又曰。有等文人。撰造淫詞小說。使觀者魂搖魄奪。幼男童女。鑿破混沌。不顧身命。其咎誰使之耶。書坊刻印射利。流行遠近。使看者犯淫。罪歸於書賈。而書賈得惡報。又必歸罪於作者。何苦以錦心繡口。作此萬惡之首乎。如有能燬此等書者。功德無量。宋朱軾嘗預鄉薦。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有械繫悲慘者。問其故。曰。欠青苗錢無償。恐不能生矣。軾盡以束脩依數納官。其人得釋。同時邑人劉澈累舉不第。一夕夢至太府。有吏語澈曰。汝本有微祿。以爾弟負官錢。汝不能還。死於非命。有虧倫紀。今無望矣。曰。弟自取刑辟。某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此同氣。何不動心。汝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澈明日詣軾請其說。軾曰。有之。澈撫心大慚。軾生三子皆貴顯。年八十四而卒。

朱承逸一日天未明。有事過橋。聞橋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

焉。問其所以。乃負官錢。督索無休。欲生不可得也。朱曰。無爲此。吾當代還。遣僕護歸。復自至其家。正見悍僕羣坐。朱語之曰。汝等逼此債。將死三命。官法亦可畏也。可歸家持券來。吾當如數代還。其人感激。願爲奴婢。承逸堅執不受。是年生孫服登榜眼。次年生孫肱亦登第。

羅倫應進士試。宿旅舍。僕拾金釧。行兩日方告倫。倫曰。此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於非時。竟返至其家。出釧還之。抵京已二月初四。倉卒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魏政舉家多田產。積穀甚多。時值歲歉。穀價騰湧。因發廩貨賣。惟取時價之半。嘗語客曰。凶時之半價。卽豐時之全價。少取之無損於我。有濟於人。宗族與親故貧約。更相周恤。其子守節官。至尙書僕射。

沈銑致政歸家。每歲歉。卽發租平糶。甚自密視。見甚貧者。袖中密出錢置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彼着青布衣官人。殆菩薩也。後子孫繁盛。貴顯最久。

袁粲以守正不肯事蕭道成。既遇害。有幼兒方數歲。乳母携之。投其門生狄靈慶。求其藏匿。養活之。豈意靈慶殘忍負心。聞出其子者。得厚賞。竟出以希賞。後忽有狗走入靈慶家。將慶並其妻嚙殺之。卽袁粲家向所畜狗也。

一徽商附漁船過瓜州。見網一巨魚。遂開箱揀銀買放。爲漁人窺見。以計誘商云。欲放此魚。須向無網船處放之。乃至無人處。以大網裹商人擲江中。順流而下。至守汛地。汛兵忽見大魚浮空一擲。競來攬網。解出乃人也。氣尙未絕。向兵丁白其故。立拘漁人。解至將軍府戮之。銀仍歸商。

唐彪曰。古云。鈎簾歸乳燕。開牖出痴蠅。愛鼠常留飯。憐蛾紗罩燈。作此詩者。專教人以愛物好生。抑何仁也。宋哲宗使人傾盥沐水。必令避蟻。曹彬每多月祭。修葺壇壝。恐傷螽蟴。亦教人愛惜物命之道也。

石天基曰。人家一切鳥虫。俱不宜籠養。蓋不遂其飛騰之意。亦是累德處。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

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盡活之理。亦愈於烹宰也。因思在患難中。不異鷄鴨之在庖厨。故不復以口腹之適。使有生之物。受無量怖苦耳。

中州錢登九。一僕名陳祥。偕地屠狗。錢朝夕苦口切勸。卒不改。一日食河豚魚。毒發。醫人勸食糞漿可救。陳祥蛇行至厠邊。大啖糞。卒不治。作狗聲哀叫而死。許遜幼好畋。遇一鹿子。殪之。旁有一麋。舐跡時不活。悲號騰躍而死。遜並刳之。見其腸寸斷。遂投弓嘆曰。嗟乎。天性之愛。物類亦至此乎。乃去而學道。專以濟人利物爲事。後得道升天。

呂祖曰。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恕己。汝欲延生須放生。此是循環真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天救你。延生生子無別方。戒殺放生而已矣。

燭理

唐彪曰。凡人立身涉世。見識不可狹小。當曠觀千古。毋狃於一時之是非也。

先哲云。行路以大道爲迂。別尋捷徑。或多荆棘。或遇坑坎。至逢歧途。不知所向。就悞日時。而循由大道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是以君子貴有遠大之識也。

又云。明理者不可不知人。而知人極難。卽以孔明之賢。尙不能知馬謖。何論其他乎。要其觀人之法。則可約略言之。如人不恃才傲慢。虛懷善下。勤學好問。不侈於衣食。不逐於聲色。不趨炎附勢。炫虛體面以欺人。不孜孜於利。妄取於人。此端人也。若巧言令色。同流合污。不顧名義。見利必趨。奔走勢焰。寡廉鮮恥。此小人也。小人居心多不恕。不知自反。責人則嚴。恕己則寬。薄親厚疎。輕重倒置。與凡好利者。矢口不言利。好色者。矢口不言色。務存私心。不發公論。不聞善言。口是心非。不近人情。行多陰險。皆生事奸惡之徒也。世未有君子肯與小人親。小人肯與君子密者。每觀少年喜與少年親。而畏近老成者。必無成之人也。外此凡眸子昏眊者。眼多白者。對面見兩腮者。目不正視者。皆非正人也。觀人雖

不盡此。而要已得其概矣。

又云。臨之以無故之辱而不怒。加以非望之寵而不驚。此天下之英傑也。以揚雄之寂寞也。猶一懼而投閣。謝安之恬淡也。猶一喜而折屐。况下此者乎。人之涵養。抱負。不於其卒。然外露觀之。何以見其深淺哉。

勞大輿曰。人不易識。有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清。藏裂皆於嘻笑。伏戈甲於尊疊者。大奸之人。原非庸見所能辨識也。

唐彪曰。或薦宋郊。宋祁兄弟可大用。帝曰。大者或可用。小者每上殿。聽其言詞。廷臣無一人當其意者。豈可大用。余謂不能責己而徒責人。必其氣驕心刻。度量淺小。不可以任大權。帝何明察知人如此也。

明橙墩好客。有愛姬蘇氏。善持家。一日宴客。失金杯。諸僕嘖嘖四覓。蘇氏誑之曰。金杯已收在內。不須尋矣。客去。對墩言曰。金杯既失。尋亦無益。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悅乎。墩善其言。大喜。

待制唐肅與丁謂爲友。居宅相對。丁謂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縣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也。必大拜。數與往來。事近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裴晉公在中書日。左右忽白以失印。公怡然戒勿言。張筵舉樂。夜半宴酣。左右復白以印在。公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胥吏輩盜印書券。緩之則復還。故處急之則投水火。不可復得矣。

蔣恭靖爲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大肆罵詈。公若不聞。命移舟避之。次日復罵一主政。主政怒。箠楚之。僧訐奏於朝。主政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妄侮吾輩。於中必有所恃。可與之計較哉。

呂夷簡有四子。公弼公著公孺公奭也。夷簡語其夫人曰。四子他日皆能衣金紫。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乃使夫人令小鬟擊四寶器貯茶外往。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色。有走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夷簡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後果然。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鑑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言簡而理盡。凡人言簡則品端。理盡必識透。此真相臣也。後果至參知政事。

丁謂詩。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見其詩。乃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內豈可掉臂入耶。此人事君必不忠。後果然。程敏政幼以奇童稱。英宗抱之膝。指金貌曰。以此賜汝。敏政趨下叩頭。英宗曰。是子終以貨敗。

吳環有胆略。喜任事。時韓魏公幕府有闕未補。門下有以環薦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其發必暴而不中節。不可任用。不踰年竟如公語。

有客至漢昭烈所。談論甚愜。諸葛孔明忽入。客遂起入廁。昭烈頗稱客善。孔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盼數。邪心雖內藏。而奸形已外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越墻遁矣。

達觀

人生必讀書

卷四

燭理

達觀

十七

唐彪曰。富貴則人爭趨之。以有稱揚提拔之力。袒庇曲護之勢也。貧賤則人疎遠之。以無所望於彼也。恐其求借貸也。求我賙恤也。往來減我體面也。乃知世態之厚薄親疎。是理勢之所固有。不必盡屬炎涼也。明達者不以此介意可也。石天墓曰。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更甚於外人。此處若不富之以冷眼。御之以平氣。未有不日坐煩惱障中矣。識破此情。落得胸中許多快活。

先賢云。子怨父貧。弟藐兄賤。妻妾視盛衰爲敬慢。奴僕視貧富爲去留。此等人情。應須識破。方無煩惱。

唐彪曰。人有無其事而得謗者。何也。君子才能適衆。已爲世所深忌。或其平日落落寡交。不屑與俗人爲伍。或語言過直。不肯委曲悅人。或遇事持公道。若更家資富厚。則怨益多。由是因怨生誣。安得無毀。但反之於心。苟無其事。則紛紛之言。當自息不必辨也。

陳白沙曰。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必勿聞於我。若有必當使我知者。言之亦須隱其姓名。昔呂蒙正拜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欲詢其姓名。蒙正止之曰。知其名則終身不忘。不如勿知。賢者所見固異於人也。唐彪曰。日中必昃。月盈必虧。花至盛開必謝。故凡事宜留。有餘不盡不可做到十分。邵康節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至哉言也。

史搢臣云。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卽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則心自平。

又曰。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補東而缺西。時刻不能如意。退一步想。一日止。須一升夜眠。止須八尺。俯仰寬然有餘。

知足箴曰。人生儘受福。人苦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閑着便是福。思量疾厄苦。無病便是福。思量患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死亡苦。活着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煖便是福。也不必堆金積玉。也不必高官厚祿。看起來一日三餐。有許多自然。

唐彪曰。富貴則人爭趨之。以有稱揚提拔之力。袒庇曲護之勢也。貧賤則人疎遠之。以無所望於彼也。恐其求借貸也。求我賙恤也。往來減我體面也。乃知世態之厚薄親疎。是理勢之所固有。不必盡屬炎涼也。明達者不以此介意可也。石天墓曰。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更甚於外人。此處若不當之以冷眼。御之以平氣。未有不日坐煩惱障中矣。識破此情。落得胸中許多快活。

先賢云。子怨父貧。弟藐兄賤。妻妾視盛衰爲敬慢。奴僕視貧富爲去留。此等人情。應須識破。方無煩惱。

唐彪曰。人有無其事而得謗者。何也。君子才能適衆。已爲世所深忌。或其平日落落寡交。不屑與俗人爲伍。或語言過直。不肯委曲悅人。或遇事持公道。若更家資富厚。則怨益多。由是因怨生誣。安得無毀。但反之於心。苟無其事。則紛紛之言。當自息。不必辨也。

陳白沙曰。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必勿聞於我。若有必當使我知者。言之亦須隱其姓名。昔呂蒙正拜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欲詢其姓名。蒙正止之曰。知其名則終身不忘。不如勿知。賢者所見固異於人也。唐彪曰。日中必昃。月盈必虧。花至盛開必謝。故凡事宜留有餘。不盡不可做到十分。邵康節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至哉言也。

史搢臣云。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卽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則心自平。

又曰。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補東而缺西。時刻不能如意。退一步想。一日止。須一升夜眠。止須八尺。俯仰寬然有餘。

知足箴曰。人生儘受福。人苦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閑着便是福。思量疾厄苦。無病便是福。思量思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死亡苦。活着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暖便是福。也不必堆金積玉。也不必高官厚祿。看起來一日三餐。有許多自然。

之福。

不知足詩云。終日奔波只爲饑。方纔一飽便思衣。衣食兩般皆具足。又想嬌容美貌妻。娶下美妻生得子。恨無田地少根基。買到田園多廣闊。出入無船少馬騎。槽頭結了騾和馬。歎無官職被人欺。縣丞主簿還嫌小。又想朝中掛紫衣。若要世人心裏足。除是南柯一夢栖。

南翁滄桑行云。老翁年紀八十五。自言生在本鄉土。憶年十五二十時。歷歷豪家皆可數。人事紛紜日漸新。東家燕子入西隣。凌雲甲第更新主。勝槩名園非舊人。今時富翁昔貧賤。須臾可嘆滄桑變。韋布人家衣錦繡。膏粱子弟食野蕒。願言富貴勿自誇。請看圓月與香葩。今宵明月來宵缺。昨見開花今落花。願言貧賤勿自暴。覆簣爲山未可料。進吾往也九仞成。蒼翠巍然接天表。青海灣西塞上翁。失馬得馬心空空。懸知禍福相倚伏。千古人傳賢達風。

序

共和國貴法治也。而道德爲尤重。將以道德灌輸人人之腦筋。使其安心循分。盡國民分子之責。是非教育普及不爲功。今日之風俗漓矣。機械變詐之巧。層出而不窮。甚或誤解平等自由。不顧倫常。或藉物競天擇爲辭。日惟攫取權利是務。彼其法治知識。非缺乏也。特道德之觀念。暗自淪胥於不覺。據此一譚。恐中人以上者流。尙不免移於習俗。况中下者乎。於此思仗教育之力。滌其惡習。廓其良知。惟宜於幼穉時代加之意焉。邇者京師各警署。剏辦貧兒半日學校。額至數千。抑亦普及教育之嚆矢。雖品類不齊。賢愚至異。誠得先入之良言。以端養正之初基。安知他日其中無優秀之民耶。考昔賢之善言道德。而宜於童蒙。誘掖之至便者。歷經搜求善本。以人生必讀書。及二語合編爲最。是書也。一則分別紀事。法戒昭然。一則至理名言。以淺近出之。語其蹊徑不同。而足以陶冶性靈則一。童子天真未汨。如素絲然。墨黃蒼赤。既隨所染。如歧途然。東西南

北。每任所之。茲以是書定其本質。端其趨向。則社會多一良民。即國家少一罪徒。庶幾於設立本校之心。不相刺謬。爰與同人協商付印。俾半日學校生。各手一編。於以端教育。培道德。推而廣之。引而長之。一般國民自能率循於法治之中。而不放軼乎法治之外。吾知是書將可以收效於本校。而又不徒收效於本校也。中華民國五年八月守拙子謹序

呂近溪小兒語

并序近溪名得勝明嘉靖時寧隣人

兒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謠以遂其樂。羣相習。代相傳。不知作者所自。如梁宋間盤脚盤。東屋點燈西屋明之類。學焉而與童子無補。余每笑之。夫蒙以養正。有知識時。便是養正時也。是俚語者固無害。胡爲乎習哉。余不愧淺末。乃以立身要務。諧之音聲。如其鄙俚。使童子樂聞而易曉焉。名曰小兒語。是謔呼戲笑之間。莫非義理身心之學。一兒習之。可爲諸兒流布。童時習之。可爲終身體認。庶幾有小補云。縱無補也。視所謂盤脚盤者。不猶愈乎。沙隨近溪漁隱書。

宏謀按滄浪之歌。孺子歌耳。孔子歎爲自取。且呼小子聽之。當是時。不復計其歌之出自孺子也。近溪先生。思所以語小兒。而因自爲小兒語。若規若刺。若諷若嘲。衝口而出。自然成音。小兒聞之。果小兒語也。嗟乎。兒固有不兒時。兒時熟之。復之。不兒時思之。味之。雖欲終身視爲小兒語。不可得。

已。或曰言之母乃不文。夫以小兒語語小兒。亦焉用文為哉。

四言

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

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簿。惹人笑罵。

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躁心粗。一生不濟。

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鐘雖大。不撞不鳴。半瓶水。多有聲。

自家過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又多了一飾。非之短。

無心之失。說開罷手。一差半錯。那個沒有。

寧好認錯。休要說謊。教人識破。誰肯作養。一作仰。

要成好人。須尋好友。引音叫。酒母也。若酸。那得甜酒。

與人講話。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須強說。察言而觀色。

當面證人。惹禍最大。是與不是。儘他說罷。

造言起事。誰不怕你。也要隄防。王法天理。王法天理。不怕惡人。

我打人還。自打幾下。即是我打。我罵人還。換口自罵。

既做生人。便有生理。個個安閒。誰養活你。

世間生靈。要會一件。有時貧窮。救你患難。

飽食足衣。亂說閒耍。終日昏昏。不如牛馬。牛耕犁。馬騎坐。此人要他何用。

擔頭車尾。窮漢營生。日求升合。休與相爭。

兄弟分家。含糊相讓。讓要讓。個明白。子孫爭家。厮打告狀。讓得不明。亦是爭端。

強取巧圖。只嫌不穀。橫來之物。要你承受。非理所得。豈能常保。

六言

兒小任情驕慣。大來負了親心。費盡千心萬苦。分明養個聾人。

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

乞兒口乾力盡。終日不得一錢。敗子羹肉滿桌。吃著只恨不甜。富家一席酒。貧漢一年糧。不可不知。

蜂蛾也。害飢寒。螻蟻都知疼痛。誰不怕死求活。休要殺生害命。自家認了不是。人再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人再不好跌你。氣惱他家富貴。暢快人有灾殃。一些不由自己。可惜壞了心腸。人各有命。嫉妬何益。

雜言

老子終日浮水。兒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人放火。言為父者不可開為惡之端。

休著君子下看。俗人下看何妨。休教婦人鄙賤。乞孀之類是也。

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惟口可恨。耳目次之。

任你心術奸險。哄瞞不過天眼。

使他不辨不難。勢服也。要他心上無言。理服也。

人言未必皆真。聽言只聽三分。遠要慮心審察。不可聽說便行。

休與小人為讐。小人自有對頭。我且忍他。

幹事休傷天理。防備兒孫辱你。遠在兒孫。近在身。

你看人家婦女。眼裏偏好。人家看你婦女。你心偏惱。凡事要將心比心。

惡名兒難揭。好字兒難得。

大嚼多噎。大走多蹶。凡事小心謹慎。

爲人若肯學好。羞甚擔柴賣草。顏曾思憲。貧賤無比。爲人若不學好。誇甚尙書閣老。

慌忙到不得濟。安詳走在頭地。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果不當理。一句也是多的。

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倒罷。此受氣不過者之通病。若大辱不能。必致家敗身亡。

天來大功。真大。禁不得一句自稱。縱使人稱。遠要謙讓。歸功於人。纔免嫉妬。海那深罪。真大。禁不

得雙膝下跪。按雙膝下跪。只是形容悔過真誠之意。不在虛文。

一爭兩醜。一讓兩有。虞芮之間田亡父之白金。

呂新吾續小兒語

有序

新吾名坤近溪子也
明萬曆朝少司寇

小兒皆有語。語皆成章。然無謂。先君謂無謂也。更之。又謂所更之未備也。命余續之。既成刻矣。余又借小兒原語而演之。語云。教子嬰孩。是書也。誠鄙俚。庶乎嬰孩一正傳哉。乃余竊自愧焉。言各有體。爲諸生家言。則患其不文。爲兒曹家言。則患其不俗。余爲兒語。而文殊不近體。然刻意求爲俗。弗能。故小兒習先君語。如說話。莫不鼓掌躍誦之。雖婦人女子。亦樂聞而笑。最多感發。習余語如讀書。饒饒惛惛。無喜聽者。拂其所好。而強以所不知。理固宜然。嗟。兒自有不兒時。卽余言或有裨施。他日萬分一。第恐小兒徒以爲語。人徒以爲小兒語也。無論文俗。總屬空談。雖仍小兒之舊語。可矣。先君何庸更。余何庸續。且演哉。重蒙養者。其繹思之。

宏謀按小兒語。天籟也。續小兒語。人籟也。天籟動乎天機。人籟鑿乎人意。婆心益急矣。

四言

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殘忍刻薄。惹人恨怨。

手下無能。不是故意。只是無才。從容調理。他若有才。不服事你。

遇事逢人。豁綽舒展。要看男兒。須先看膽。丈夫只怕。膽怯氣餒。

休將實用。費在無功。蝙蝠翅兒。扇名。一文錢一把。一般有風。扇有值銀三五兩者。風也只是如此。

一不積財。二不結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要知親恩。看你兒郎。你看兒郎何如。便知親看你何如。要求子順。先孝爺娘。你兒不孝。順你樣行。

別人情性。與我一般。時時體悉。件件從寬。

都見面前。誰知腦後。笑著不覺。說者不受。

人誇偏喜。人勸偏惱。你短你長。你心自曉。誇你是好。是假。勸你是好。是歹。

卑幼不才。瞞避尊長。外人笑罵。父母誇獎。

僕隸縱橫。誰向你說。惡名你受。暗利他得。

從小做人體壞一點。覆水難收。悔恨已晚。立身一敗。萬悔難追。

貪財之人。至死不止。不義得來。付與敗子。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都要便宜。我得人。人已無兩得之理。虧人是禍。虧己是福。

怪人休深。望人休過。省人閒煩。免你暗禍。怪人深。則禍必不測。望人過。則心必不遂。

正人君子。邪人不喜。你又惡他。他肯饒你。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衣肥馬。喜氣揚揚。醉生夢死。誰家兒郎。

今日用度。前日積下。今日用盡。來日乞化。人生福分。都有定數。譬如一石之糧。只吃十日。一日一石。只吃一日。自然之理。

無可奈何。須得安命。怨歎躁急。又增一病。

譬無大小。只怕傷心。恩若救急。一芥千金。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醒。

丈夫一生。廉耻爲重。切莫求人。死生有命。

要甜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纔跳得高。惟忍乃克有濟。

白日所爲。夜來省己。是惡當驚。是善當喜。

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敗。還增一毀。

害與利隨。禍與福倚。只個平常。安穩到底。

怒多橫語。喜多狂言。一時褊急。過後羞慙。

人生在世。守身實難。一味小心。方得百年。

慕貴耻貧。志趣落羣。驚奇駭異。見識不濟。

心不顧身。多慾損身。口不顧腹。多食傷腹。人生實難。何苦縱欲。

纔說聰明。便有障蔽。不著學識。到底不濟。

威震四海。勇冠三軍。只沒本事。降伏自心。非制人之難。而自治之難。非任氣之難。而循理之難。

矮人場笑。下士塗說。學者識見。要從心得。

讀聖賢書。字字體驗。口耳之學。夢中吃飯。

男兒事業。經綸天下。議見要高。規模要大。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責己要厚。責人要薄。

一飯爲恩。千金爲讐。薄極成喜。愛重成愁。

鼯鼠殺象。蜈蚣殺龍。人休忽微。蟻穴破隄。螻孔崩城。事休忽小。

意念深沉。言辭安定。艱大獨當。聲色不動。

相彼兒曹。乍悲乍喜。小事張皇。驚動鄰里。有識有度。方是大器。

分卑氣高。能薄欲大。中淺外浮。十人九敗。

坐井觀天。面牆定路。遠大事業。休與共做。

冷眠觀人。冷耳聽語。冷情當感。冷心定靜沉潛之謂。思里。

理可理度。事有事體。只要留心。切莫任已。

六言

修寺將佛打點。燒錢買免神明。災來鬼也難躲。爲惡天自不容。鬼神原不賣福。修寺燒錢何益。

人能作善修德。
萬福百祥自集。

貧時悵望糟糠。富日驕嫌甘旨。天心難可人心。那個知足餓死。

苦甜下咽不覺。是非出口難收。可憐八尺身命。死生一任舌頭。

昔人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因循惰慢之人。偏會引說天命。一年不務農桑。一年忍饑受凍。

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強似將佛塑畫。

求神免禍心切。只是諂路神明。善乎。行利乎。不如救些貧難。

世上三不過意。王法天理人情。這個全然不顧。此身到處難容。

責人絲髮皆非。辨已分毫都是。盜贓千古元兇。盜贓何曾覺自。

柳巷風流地獄。花奴胭脂刀山。喪了自家行止。落人眼下相看。

只管你家門戶。休說別個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閨門是非。

此天下之大惡也。他若是實。與你何干。倘若誣枉。甚於殺人。

人侮不要埋怨。只當寬解。人羞不要數說。只當回護。人急不要跟尋。只當放鬆。人愁不要喜。

悅只當
要念。

大凡做一件事。就要當一件事。若還苟且粗疎。定不成一件事。少年志肆心狂。長者言之偏惱。你到長者之時。一生悔恨不了。改節莫云舊善。自新休問昔狂。貞婦白頭失守。不如老妓從良。自家痛癢偏知。別個心酸那覺。體人須要體悉。責人慎勿責苛。快意從來沒好。拂心不是命窮。安樂人人破敗。憂勤個個亨通。兒好何須父業。兒若不肖空積。不知教子一經。只要黃金滿室。君子名利兩得。小人名利兩失。試看往古來今。誰有好人便益。厚時說盡知心。隄防薄後發洩。惱時說盡傷心。再好有甚顏色。事到延挨怕動。臨時却恁慌忙。除却差錯後悔。還落前件牽腸。往日真知可惜。來日依舊因循。若肯當年一苦。無邊受用從今。東家不信陰陽。西家專敬風水。禍福彼此一般。費了錢財不悔。

德行立身之本。才識處世所先。孟浪痴呆自是。空生人代百年。
 謙卑何曾致禍。忍默沒個招災。厚積深藏遠器。輕發小逞凡才。
 儉用亦能穀用。要足何時是足。可憐惹禍傷身。都是經營長物。長音仗。餘也。多也。
 未來難以預定。算穀到頭不穀。每事常餘二分。那有悔的時候。
 火正灼時都來。火一滅時都去。炎涼自是通情。我不關心去住。
 何用終年講學。善惡個個分明。穩坐高談萬里。不如蹠蹠音趁卓。蹠者。行也。一程。
 萬古此身難再。百年展眼光陰。縱不同流天地。也休澆汗也。澆。澆鳥。臥切。惡去聲。與汚同。
 世上第一伶俐。莫如忍讓為高。進屨張良。結襪之。張釋之。膝下韓信。古今真正人豪。
 學者三般要緊。一要降伏私欲。二要調馴氣質。三要跳脫習俗。
 百尺竿頭進步。鑽天巧智多才。饒你站得脚穩。終然也要下來。
 莫防外面刀鎗。只怕隨身兵刃。七尺蓋世男兒。自殺只消三寸。此有無窮滋味。愛身者。當自得之。

創業就創乾淨。休替子孫留病。只過眼前便宜。却忍日後反覆。子孫必受其害。

童生進學喜不了。尙書不陸終日惱。始終是一個人。人心有甚盡足。

若要得業成。先學受困窮。若要無煩惱。惟有知足好。

若要度量長。先學受冤枉。若要度量寬。先學受懊煩。

十日無菽粟。身亡十年無金珠。何傷。

事只五分無悔味。只五分偏美。

老來疾痛。都是壯時落的。衰後冤孽。都是盛時作的。

見人忍默偏欺。忍默不是痴的。

鳥獸無雜病。窮漢沒奇症。

聞惡不可就惡。恐替別人洩怒。焉知非小人。借我出氣。

休說前人長短。自家背後有眼。

濕時網就斷了。約兒不散。小時教成。歿了父兄不變。

說好話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

算計二著現在纔得頭著不敗。凡事都留後門。有救性。此萬全之道。

君子口裏沒亂道不是人倫是世教。

君子脚跟沒亂行不是規矩是準繩。

君子胸中所常體不是人情是天理。

好面上灸音九個疤兒。一生帶破。白衣上點些墨兒。一生帶澀。叶烏臥切。

恩怕先益後損。則恩反為讐。前功盡棄。威怕先鬆後緊。則管束不下。反招怨怒。

饑可使耐。過饑傷胃。飽可使再。過飽傷脾。熱勿使汗。汗則腠理洩。而招風寒。冷勿使顫。音戰。顫則肌膚閉。而鬱也。

未饑先飯未迫先便。便大小便也。此遇忙事久事不可不知。

久立先養足。久夜先養目。

精心寡慾。火不動而水常足。則血無耗。不服四物。省事休嗔。形不勞而怒不動。則氣無損。不服四君。

酒少飯淡。無厚味濕熱。以生痰火。一陳沒幹。慎寒謹風。無外感賊邪。以入肌膚。續命無功。此務本而修內之意。

天德王道。
皆不外此。

線流衝倒泰山。休爲惡事開端。不止禍始休開。便是福端亦嫌。福端憚憚。禍始也。

才多累了己身。地多好了別人。智者求拙。求少求下。求後求遲。此天下之妙道也。

白首貪得不了。一身能用多少。

趁心休要歡喜。災殃就在這裏。

未須立法。先看結煞。立了行不得。怎麼收拾。

休與衆人結讐。衆怒難犯。休作公論對頭。公道難容。

做第一等人。幹第一等事。說第一等話。抱第一等識。

欺世瞞人都易。惟有此心難昧。

暗室雖是無人。自身怎見自身。背地爲一不善。自家見自家也羞。

蘭芳不厭谷幽。君子不爲名修。

觸龍耽怕。騎虎難下。

呂新吾續小兒語

焚結碎環。這個不難。解環破結。畢竟有說。

無忽久安。無悼初難。

處世怕有進氣。爲人怕有退氣。

乘時如矢。待時如死。

母賤賤。母老老。母貧貧。母小小。

同困相憂。同亨相讐。

欲心要淡。道心要豔。

上看千仞。不如下看一寸。前看百里。不如後看一鞭。

將溢未溢。莫添一滴。將折未折。莫添一搨。

無束燥薪。無激憤人。

辯者不停。訥者若聾。辯者面赤。訥者屏息。辯者纔住。訥者一句。辯者自慚。訥者

自謙。

積威不論從違。刑驅勢迫。貌從心違。積愛不論是非。溺愛者不閉。

一子之母餘衣。三子之母忍饑。越少越專。越多越攀。尊者沒的推托。舉者大家就聞。

世情休說透了。世事休說破了。

盼望也不來。空勞盼望懷。無外慕之心。愁懼也須去。多了一愁懼。有順受之意。

貪吃那一杯。把百杯都嘔了。捨不得一金。把千金都丟了。

怪人休怪老了。反不怕怪。你奈何他。愛人休愛惱了。勸他太苦。反惹後言。

侵晨好飯。算不得午後飽。平日恩多。抵不得臨時少。施恩要有終有節。

禍到休愁。徒愁何益。也要會救。救得一分。是福來休喜。也要會受。空喜則禍且未艾。能受則福且未艾。

不怕驟。只怕驟。不怕一。只怕積。

聲休要太高。只是人聽的便了。事休要做盡。只是人當的便好。此亦有餘不盡之意。

要吃虧的是乖。占便宜的是獸。

雨後傘不須支。怨後恩不須施。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剛欲殺身不顧。氣柔欲殺身不悟。酒色財。

當遲就要寧耐。富速就要慷慨。

回顧莫辭頻。前人怕後人。

歇事難奮。玩民難振。

窮易過。富難享。寧受疼。莫受癢。

一向單衫耐得凍。乍脫綿襖凍成病。

無醫枯骨。無澆朽木。

李西漚老學究語 外集

老學究語二百二十七條。蓋倣呂氏小兒語而爲之者。意相襲也。例相沿也。名則不相仍也。其不相仍者。何也。無庸仍也。近溪先生小兒語。無一非小兒語。新吾先生續小兒語。則不純乎小兒語。茲之老學究語。有與小兒語近者。亦有與小兒語不近者。且小兒語者。非得之小兒也。託之小兒也。老學究語者。非託之老學究也。實出於老學究也。人爲老學究。其人必迂。語出於老學究。其語必腐。不能自掩其腐。卽無庸自諱其迂也。泛而觀之。凡所云云。多屬老生常談。而其中往復低徊。語重心長。又似乎老夫灌灌。此其所以迂所以腐也。自知其迂。自以爲腐。人未有不迂之而腐之者。其有不迂之而腐之者。非老學究之所敢必也。而要未始非老學究之所竊幸而厚望者也。則亦姑存之。以與小兒語參觀焉可也。塾江李惺自識。

四言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齊家以禮。萬福之基。
上下之分。內外之限。最宜謹嚴。不可散亂。
家長嚴正。卑幼恭順。善氣凝薰。元吉大慶。
不怕饑寒。怕無家教。惟有教兒。最關緊要。
有兒不教。不如無兒。教不以正。何以教爲。
善愛兒者。不偏於愛。偏於愛者。兒受其害。
望兒成立。怕兒不才。動其畏心。絕其禍胎。
松下生松。柏下生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橫天塞海。一個孝字。震古燦今。一件難事。
友以成孝。孝必兼友。薄兄弟者。薄其父母。
婦人之言。非不可聽。怕以長舌。濟其陰性。
枝枝葉葉。一樹一根。同宗共祖。雖疏亦親。

有禮之家。可以聯姻。無訟之鄉。可以結隣。富貴貧賤。幾人看破。這個關頭。先要打過。貧賤者多。富貴者少。都要富貴。天也難了。處貧賤易。處富貴難。貧賤之福。事少心閒。富貴場中。變故實多。一有不測。立見風波。富貴場中。機心特甚。一有不平。立成崖窞。利爲利役。勢爲勢屈。富人倉皇。貴人局促。執袴之習。腥膻之氣。富貴人家。薰於勢利。炎炎隆隆。毒之所鍾。蟲生柱中。孰知其蟲。貴盛富厚。罕能百年。不如貧賤。其流涓涓。徇末忘本。棄內營外。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人之所欲。非我所欲。不求有餘。自無不足。

淡淡薄薄。樸樸素素。食不厭蔬。衣不厭布。
孝養父母。有兒教兒。眼前生計。勿荒於嬉。
祇圖佚樂。定不快活。能耐勞苦。別無痛楚。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第一等人。自食其力。
懶人懶病。無藥可醫。不癱不瘓。惰其四肢。
身有所屬。心有所繫。若無執業。何所不至。
東倒西歪。七顛八簸。水性楊花。萬難結果。
年少力强。急須努力。錯過少年。老來著急。
民分爲四。各技各藝。欲善其事。必致其志。
祇怕不勤。不怕不精。祇怕無恒。不怕無成。
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由來者漸。祇是一專。
天之生物。可用者衆。天之生人。必有所用。

生貧賤家。當知自立。生富貴家。豈遂自逸。第一可愧。坐享庸福。酒囊飯袋。行尸走肉。有穿有戴。又醉又飽。不怕過分。專要愛好。一切器具。色色精緻。物盛人衰。物堅人脆。高門廣廈。以爲安宅。屋是主人。人却是客。月不長圓。日不再中。泰則必侈。侈則必窮。今之所享。前之所積。無奈痴兒。不知愛惜。痴兒不痴。乃翁實痴。躬身積之。何不散之。家有餘銀。族有貧人。厨有剩飯。途有餓漢。不痛不癢。一彼一此。將心比心。知己知彼。人到窮時。老天也窮。能拯人者。能代天工。拙人守拙。天之所憐。你照看他。他有二天。

正人守正。天之所喜。你幫扶他。天也愛你。
勿謂人窮。由於不才。正惟不才。益覺可哀。
勿謂人窮。我亦不豐。我縱不豐。未是奇窮。
濟衆固難。要有所濟。見人垂危。烏能坐視。
厚施固難。不施不得。千錢百錢。亦可解厄。
養人者田。害人者錢。錢之爲物。人皆殉焉。
出之自我。一滴不漏。取之於人。惟嫌不穀。
便是錙銖。也覺有益。眼孔太小。心計太密。
越有越貪。不多不快。蓋棺之時。一錢難帶。
我所應有。有而不有。留與兒孫。從容消受。
非所應有。不可強索。人既不願。我亦何樂。
非所應有。不可隱取。詭而得之。是謂盜矣。

螻蛄轉丸。以糞爲香。撲燈之蛾。但見燈光。刀頭着蜜。酒中置鴆。心旣甘之。可餌可飲。欲因利熾。利令智昏。人爲利誘。生入鬼門。敬人人敬。自敬其身。人生一世。畏敬於人。漫說尊長。漫說先達。但是個人。總難抹煞。謙謙君子。恭而有禮。小人不然。傲慢而已。有意慢人。人必難堪。無心之慢。亦討人嫌。必顛必蹶。必傾必折。侈然自肆。夷然不屑。人不盡愚。我豈獨賢。如云富貴。尤屬偶然。但有作用。意量必深。但有受用。氣未必溘。被人看破。祇爲自大。被人料倒。祇爲自小。人與人接。斷難如意。一個單方。總不動氣。

愚人賤人。儻或我慢。却要恕他。他實愚賤。勢利中人。儻或我慢。勢利已耳。又何足算。人之悍者。我當思難。人之黠者。我當思患。偶爾抵觸。亦事之常。自取煩惱。定要較量。我以為圓。人以為方。方則方耳。於圓何傷。人無可疑。而我疑之。疑鬼鬼現。疑賊賊隨。彼此生疎。何隙何釁。釁隙之生。由於曠近。愈理愈紛。愈轉愈深。不如罷了。閉口閉心。肝氣易動。心氣難平。肝木心火。自焚其身。芝蘭之生。雜於衆草。鳳凰所止。從以百鳥。是個吉人。一團和氣。飲人以和。令人自醉。樹樹有皮。人人有臉。見人破綻。替人遮掩。

直者不直。白者不白。見人冤枉。替人分別。視人之事。如己之事。既應承他。有一無二。隨處度人。一錢不費。與子言孝。與弟言悌。凡與人言。詞氣從容。規人勸人。人也樂從。愛我譽我。對我揄揚。承以惶愧。謝不敢當。說我不是。道我不好。虛心領受。反而自考。汪汪之量。海納百川。皎皎之心。日麗中天。天理良心。常言如此。昧了天良。忍心害理。人之感人。所入深者。豈有異術。祇是實心。實心實腸。鬼也信你。巧於騙人。騙的自己。遇事生風。七嘴八舌。他人之事。於己何涉。無中生有。胡說亂道。嚼舌而死。現眼現報。

以計陷人。人莫能脫。惡之大者。陷人於惡。助惡長惡。小人之尤。因風縱火。火上澆油。樹怕剝皮。人怕傷心。冤家路窄。無處躲身。凡蓄人者。人反蓄之。君子必慎。慎其所施。諂人媚人行。同市儈。乞丐性情。娼優體態。羞不知羞。怪不知怪。但得人憐。自以爲快。勢利中人。無所不有。名教中人。切須有守。何謂秀才。何謂孝廉。顧名思義。能否無慚。一第一官。何足爲榮。俗眼俗口。說是功名。功名二字。談何容易。功在天下。名在後世。小用小效。保惠一方。有功可紀。其名亦彰。果有經濟。必有器局。器局宏深。自然拔俗。

抱負在先。功名在後。隨地設施。平時講究。不能可學。不知則問。恥於問人。決無長進。兩眼要明。明於認人。不可狎者。可宗可親。饑而食粥。粥可省費。困而讀書。書可益智。以書益智。智在明理。理之大常。禮義廉恥。見得理明。信得命定。膽壯氣足。物皆退聽。何賤何貧。祇要成人。有品不賤。有學不貧。不爲良相。必爲良醫。醫固可爲。不如蒙師。人生百年。始於齟齬。不培其本。必染邪症。聖賢之言。百症俱詳。不得良師。不顯良方。書所云。歸到身心。隨事指點。入之也深。勤勤吾導。小子有造。世多善人。良師之效。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最著緊處。鷄鳴而起。一有邪念。立即斬斷。斷了念頭。再沒牽絆。非不自知。無奈自恕。恕一恕再。走入邪路。自攻自治。我不我容。絕大智慧。真正英雄。貪不如廉。巧不如拙。躁不如靜。辯不如默。寧重勿輕。甯緩勿迫。甯厚勿薄。甯寬勿窄。謹守三戒。戒之在色。戒之在鬪。戒之在得。切須小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六言

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世俗不孝者五。先要兒曹知道。外人不算同氣。同氣祇此兄弟。兄弟能有多少。十個八個更好。一體分爲五指。指頭或短或長。長短無非手足。弟兄切莫參商。

兄弟親戚朋友失歡多爲讒言。小人工於離間。勿爲小人所誤。婦人兒子奴僕最多一面之辭。輕聽必然惹禍。禍來躬自當之。父祖官大門高。兒孫意氣自豪。多少潭潭第宅。轉眼化作蓬蒿。前人縱有功德也難向人誇耀。後人不及前人。旁人說你不肖。讀書專習文字。文字專求科第。一心指望做官。誤了許多子弟。做官非徒富貴。存心爲國爲民。若是一無好處。不如做個鄉人。子弟先要醇謹。醇謹自然端正。少小便逞聰明。聰明不如愚鈍。人生福澤之源。端在精神純固。縱有學問文章。祇是深沈不露。不容冒者才子。不可居者名士。一味輕薄顛狂。桃花柳絮而已。身非參養不肥。家非刻剝不富。與其富也甯貧。與其肥也甯瘦。世重有貝之才。財非無用之物。愚人以之賈禍。智者以之造福。錢多正好行善。祇要積而能散。積善也如積錢。一文湊到一串。

放著好事不做。反道善門難開。開門也自容易。有才豈患無財。祇有錦上添花。那有雪中送炭。看破這般世情。落得做個鐵漢。伎心最是難平。須知不平則險。丈夫不肯求人。胸次却無坑坎。身爲子孫之根。心爲萬事之本。人生心過實多。怕的最是心很。一事不肯放鬆。一言必圖報復。外面聲息俱無。豈知裏面最毒。妄人最會怪人。奸人最會疑人。其勢必至枉人。其心俱可殺人。稱人之惡則善。道人之善則忌。不願人做好人。卽此已爲敗類。你看眼前的人。是人都覺不好。你有甚麼好處。度量先已狹小。或爲遭際所迫。亦有識見之差。大小替他原諒。那便指摘交加。一任無理取鬧。祇如不聞其聲。一任有心搬弄。祇如不識其人。人亦何所不有。糊塗必至荒唐。事亦何所不有。橫逆概屬尋常。鬻由倉猝而開。卽時力制其忿。忿由漸積而成。平時豫弭其釁。

門外之讐易釋。家庭之恨難消。隱忍終須決裂。由來不是一朝。既已黏皮帶骨。萬難一割兩開。最要留他情面。先須看破錢財。小人休與結怨。亦莫與之作緣。聲名怕爲所損。還防事故牽連。蠢人未必有心。其初順口撒謊。久之遂成慣病。無事不虛不罔。亦有自以爲能。事事都像精明。白地落人圈套。一毫知覺不曾。方纔習這一藝。又要別操一技。世事無不可爲。白頭不成一事。一生委委靡靡。祇是拖泥帶水。一但真真切切。便可斬釘截鐵。身之靈也以心。身之強也以精。失其心者悖理。耗其精者戕生。君子莊敬日強。小人安肆日偷。作僞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行兵要有紀律。讀書要有課程。處事要有刀尺。立身要有準繩。能伸先要能屈。能飛還要能伏。能方妙在能圓。能直妙在能曲。心裏十分關切。說人不可太甚。心裏十分透徹。說事不可太盡。

意將炫己之長。必且爲人所短。樞機是以宜慎。鋒鏑是以宜斂。急時易至慌張。定心且再思量。疏處難得周詳。用心且自隄防。險阻伏於平地。饑饉伏於豐歲。豐勿狃以爲常。平勿狎以爲易。破鼓可以救月。破傘不可遮雨。何妨補這破傘。且莫棄那破鼓。心以不用而廢。偏用則識亦蔽。事以好謀而成。陰謀則孽必深。人不能見鬼神。鬼神則能見人。人心最是難測。鬼神洞見肝膈。鬼神喜人爲善。有心之善亦旌。鬼神惡人爲惡。無心之惡亦懲。莫言天道杳冥。報應極是分明。人間顯有地獄。餓鬼畜生滿目。豈獨天道好還。並覺人言可畏。在在入耳警心。都是嚴師酷吏。懵懂人喚得醒。難醒的聰明人。人到自是自滿。神仙點化不成。

雜言

寸金寸陰。寸草寸心。世少百年之人。家有白頭之親。

屋無梁則折。田無水則裂。燈無油則滅。人家無好人則絕。妻好不在姿色。兒好不在嘴舌。

家庭有規矩。朝廷有法紀。官長要人遠罪。爺娘要兒近理。一身之元氣足。則外邪不侵。一家之元氣足。則外侮不陵。月米一斗。可餬一口。百口也不嫌多。各有一藝在手。享福怕早。甜不宜少。苦不宜老。

食用有餘。斷然不可積錢。學識不足。斷然不可做官。冤死莫告狀。窮死莫借帳。

不欠債。大自在。不作惡。大快活。冤宜解。不宜結。忿宜蠲。不宜洩。尤人不如自尤。求人不如自求。有氣性的人。便死也敢。沒筋骨的人。便死也軟。

但是當做的事。切莫畏難。任是難做的事。祇要耐煩。鏡勿使折。劍勿使鏽。心不磨不透。

脚要處處踏穩。心要時時提醒。

占小便宜吃大虧。仗小聰明無大成。

聰明才辯。不足羨也。老朽窮酸。不可厭也。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細人以耳爲目。淺人有口無心。

衆口哢哢之時。多一句不如少一句。衆目眈眈之地。進一步不如退一步。

自高者危。自滿者虧。自晦莫自明。自重莫自輕。

非平淡無以養性。非貞靜無以定命。

命是自然之命。理是當然之理。小人枉了做小人。君子落得爲君子。

頭尖善鑽。身輕善緣。舌長善話。爪深善箝。貪饕婪酣。苟賤不廉。

窮人窮命。低頭枉拜財神。賤人賤相。開口便說貴人。

閉戶讀書。尺步繩趨。寔作書中之蠹。莫作人中之蛆。可憐的才人薄命。可怕的文人無行。

但有銛鋒無寸鐵。以之殺人不見血。此何物哉。筆與舌。不顧人命。橫取人財。心壞身壞。名壞。壞盡還有後災。穢人閨門。敗人名節。亂人嗣續。自失骨血。罪大惡極。難說難說。勢相逼。名相齊。心相忌。力相擠。強者雖勝。終亦顛隳。損他人之物。折自己之福。壞他人之事。作自己之崇。苟以心術之險。行於骨肉之間。天性太薄。天譴尤嚴。人悔過。天悔禍。

過而悔之。天豈罪之。悔之而未即改之。天猶姑待之。孽之所不可活者。天之所莫能脫也。

要明世故。要達時務。

好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亦有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不用辟藥。不害爲良醫。不押險韻。不害爲好詩。若無後著。決然不是高棋。
峻怕狹。圓怕滑。

口要緘得穩。舌要卷得緊。事到不得不言。言卽無容徇隱。

義所當爲。人人共赴。豈可獨爲。小人甘與君子異路。
避害之心太明。究竟未必有害。甘受譏評。枉生機械。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完人一家骨肉。樂於二十四考中書。

抱著一段喜神。祇覺世無可惡之人。含著一腔生意。惟願人無不遂之事。
忽忽一日。匆匆一生。到頭成件甚事。到底算個甚人。

好酒者十之一。好色者十之七。好財者十而十。

有錢而嗇錢。有官而辱官。讀書不知書。三般大糊塗。

奇之又奇。兒不怕老子。老子怕兒。

弁言

父兄期望子弟。欲其賢。不欲其不肖。於是使讀聖賢書。授以子臣弟友之常經。告以誠正修齊之大道。宜可謂盡心蒙養矣。顧其書類皆雅馴。小子弱弟。知識初開。恒苦未能領悟。固也有陳編一卷焉。措詞雖巖。而說理實細。立言雖淺。而感人實深。如暮鼓晨鐘然。清籟元音。足以發人猛省。子若弟讀之。易知易能。可歌可泣。豈非絕妙好辭歟。良鄉薛晉三先生。供職秋曹。與余最相契。頃攜俗語醒世詩一冊見示。云是編託體竹枝。意在警醒濁世。字句不求甚工。而悱惻纏綿。語語俱從肺腑中流出。俗不傷雅。可作子弟座右銘。第係鈔藏。未稔撰人名姓。願序而刊行之。以餉夫爲子弟者。余展誦一過。洵如先生言。嗟夫。輓近後生輩。踣弛者日益多。甚至蔑棄倫常。悍然弗顧。得此編爲聖賢書之補助品。或亦青年學子。當頭之棒喝。提耳之箴言也夫。爰不辭謏陋。撮紀厓略。敬綴簡端。丙辰孟秋樞李張



弁

言

二

俗語醒世詩

父母洪恩大矣哉。天高地厚總難猜。我能數盡青絲髮。只有親恩數不來。
生身恩重豈能忘。禽有慈烏獸有羊。爲子倘然缺奉養。縱居人類亦豺狼。
我今未說淚先淋。難報爹娘養育恩。真是斷腸歌不得。那能歌與世間人。
恩大如天不可當。請君終日細思量。若還不信親恩大。你自如何疼令郎。
親恩當報欲何尋。養子方知愛子心。想到愛兒真切處。應知昔日受恩深。
生下兒來便發昏。牙關緊閉眼無神。直從剪下胞衣後。血定心安纔是人。
弄得渾身屎尿來。爹娘就把手來揩。可憐幾副裙和布。捲在床頭不放开。
撒得爹娘屎滿身。浸來一似水中人。却無半點嫌騷意。這樣天高地厚恩。
屎尿淋漓污滿床。恐驚兒睡不聲張。只因天性關心切。黏着還如撲鼻香。
手與嬌兒作枕眠。移乾就濕受熬煎。要兒穩睡天明好。不敢翻身常露肩。
夢裏聽兒哭一聲。翻身就把手來擎。要知兩歲三週內。一覺何曾睡得成。

大雪紛紛臘月天。偎頭偎臉抱兒眠。只因奶是孩兒吃。露乳開胸在外邊。
左手擎來右手抬。何曾一刻離娘懷。忽然一陣涼風雨。緊抱胸前不放開。
養得孩兒日長成。漸多知覺笑容生。爹娘相喜還相戒。切莫高聲兒受驚。
偶遇孩兒夜哭啼。爹娘心內各憂疑。不知何處驚兒膽。許願求神又請醫。
富貴生兒勝寶珍。丫嬛乳母作跟人。爹娘猶恐難安穩。日夜焦心看幾巡。
貧窮那得米和柴。兒女啼飢心痛哀。求得飯來儘兒飽。自家飢餓自家捱。
萬種心腸萬種緣。時時總在小兒邊。聽兒說句尋常話。就與沙糖一樣甜。
幸得兒今兩歲零。扶牆摸壁已能行。只愁跌着兒頭面。掛肚牽腸父母情。
生得孩兒性氣歪。任他情性使將來。如何父母偏憐愛。還說乖乖這樣乖。
世事心焦幾萬般。終朝每日鎖眉端。不知這是因何說。望見嬌兒就喜歡。
口叫親兒骨髓疼。親恩這樣掌中擎。真如肺腑相連繫。怕聽嬌兒哭一聲。
如何容易到三年。受怕擔驚有萬千。兒若病時心便碎。何曾一刻得安然。

覓得鷄肝鴨汁湯。核桃杏眼藕絲糖。都來送與孩兒吃。自己何曾着口嘗。
兒身潮熱出天花。嚇得爹娘亂似麻。恨不與兒分痛癢。三餐憂悶不黏牙。
雖然賺得幾文錢。費盡心機夜不眠。不是爲兒還爲女。自身難得有安然。
延師教訓望成人。只顧嬌兒那顧貧。費見脩金多禮數。可憐拮据尙慇懃。
兒今頭髮已披肩。轉眼成人在眼前。痛殺娘心難割捨。不能長在膝頭邊。
兒看爹來爹看娘。爲何終日面皮黃。只因兒女將婚嫁。相對愁眉坐一房。
爹與娘親共苦辛。謀求朝夕甚慇懃。教兒長大完婚後。纔把心思放幾分。
遠遊含淚倚庭門。暮宿朝餐總掛心。惟恐風霜兒受苦。平安書到值千金。
親過中年血氣虛。老來多病最難祛。請君服事尋常外。還要隨親意所知。
龍鍾鶴髮又雞皮。對此傷心不自知。早把旨甘勤奉養。夕陽光景沒多時。
列鼎堂前與纛綢。榮親努力要誠心。常思樹靜風搖義。莫待終天淚枉淋。
誰道形容似去年。今年親髮白如絲。却愁眼下無多路。及早承歡向膝前。

親老如何不健餐。多因心血已枯乾。勸君歡遂爹娘意。天大恩情仔細看。
慢把銀錢米穀論。此身原是父母身。如何毫髮能私得。你是雙親甚麼人。
可歎爹娘手內貧。要穿要吃懶求人。勸君六飯三茶外。還要供奉幾許銀。
要一分來討一分。誰人常有許多心。莫因親未分明說。推啞推聾不奉親。
誰是爹娘喜愛人。便須加敬更加親。如今親老成孤獨。只靠親兒是腹心。
親老龍鍾甚不宜。要人陪伴要人依。身邊今有何人在。行孝兒孫可得知。
父母弘恩等大鈞。誰人分得淺和深。莫跟姊妹來分別。十指連心個個親。
都是爹娘生下來。何曾偏愛小嬰孩。只因兒大難姑息。不好將兒抱在懷。
父母而今病可憐。願兒常在臥床邊。縱然暫出房門外。還要親人在面前。
病來湯藥要親煎。晝莫辭勞夜莫眠。須記兒郎瘡作痛。爹娘猶自意懸懸。
兒在他鄉要早歸。莫將花戀酒昏迷。須知終日倚門內。想望孩兒好幾回。
移乾就濕好多年。博得爹娘萬種憐。打罵有時冤屈你。逆來順受自安然。

慈父何如嚴父恩。休教安逸度青春。少年須受苦中苦。日後方爲人上人。
父母公姑一樣恩。助夫行孝是賢人。枕邊休說閒言語。世事須知要轉輪。
痛親未養命先傾。棺槨衣衾竭力行。泣血三年遵制禮。慎終追遠祭須誠。
休要推奸只愛錢。事親件件要爭先。當年教你成人日。父母何曾也愛錢。
正喜嬌兒身長大。生心便欲結婚姻。俗云娶媳將兒賣。反把爹娘當路人。
妻黨親來如上賓。不顧爹娘滅大倫。手足參商鬻骨肉。勸君清夜自思尋。
父母年來疾病多。怕因憂悶損天和。晨昏定省須調護。切莫絲毫聽老婆。
爹娘養子愛如金。少有差遲痛在心。到得老來依靠你。晨昏不許惡言侵。
豈不明知父母恩。世間那有鐵心人。只因看得妻兒重。沒得工夫到老親。
妻帶金銀女帶香。滿頭珠翠亂丁當。如何輪到爹娘上。不與新衣帕一方。
妻子團團坐一房。煎魚燒肉滿盤香。如何輪到爹娘上。不與些兒嘗一嘗。
酒餚茶果會鄉鄰。日日笙歌鬧夕曛。試想爹娘家裏坐。何曾恭敬得沾脣。

父母兒孫本一源。一團精血遞相連。如何只把兒孫重。父母恩情丟半邊。
不問爹娘安不安。任他飢餓任他寒。你今也有兒孫在。只恐兒孫一樣般。
莫使聰明莫弄乖。如何這樣性情歪。縱然高過娘三丈。也自娘胎生下來。
老來大事在山丘。送死從今是盡頭。莫與弟兄分你我。百年便把兩人丟。
長上分明分所關。便宜恭敬禮班班。人皆可以爲堯舜。只在徐行後長間。
尊長跟前奉揖時。莫分左右論東西。只宜退後些兒是。此禮人人要盡知。
尊長同坐椅須偏。少年處世總宜謙。莫要張狂多說話。問及方可對一言。
若與尊長同行路。便當站立半時辰。縱教一刻行三次。次次番番要起身。
敬長全憑禮數恭。面前背後要相同。如今識得齊家法。只是妻奴話不聽。
騎馬如逢長者來。莫粧不見把頭歪。滾鞍下馬旁邊立。送過方纔上馬回。
傲氣驕心不肯休。一言相勸便成讐。如今尊長包容你。還有讐人在後頭。
弟兄和好是禎祥。自家骨肉反參商。曾記詩人賦外侮。何人聽得不周詳。

有錢同用病同憐。勞苦相幫理自然。急難之中兄弟好。鵲鴿飛叫白雲天。
歲時開宴酒餚新。先請同胞後外人。莫道尋常相見慣。爹娘肩下便無親。
共做兒童折柳枝。如今兩鬢各成絲。百年易過如梭擲。兄弟相隨有幾時。
兄弟同居忍便安。相親相愛似芝蘭。眼前生子有兄弟。留與兒孫照樣看。
笑殺痴人醉夢中。同枝共蒂亦相爭。銀錢送與他人用。何不將些讓弟兄。
家財都是祖遺來。毫髮相爭最可哀。肯念同胞各推讓。免教外侮變端開。
說到傷情話自悲。親兄親弟忍相摧。桃花子朶原同樹。他是何人你是誰。
阿兄嘆弟莫疑猜。只合登堂請罪來。同看爹娘當日面。紫荊枯後又花開。
弟兄原出一條腸。一個榮華衆有光。何苦偏偏生嫉妬。招災惹禍到蕭牆。
兄弟相爭却爲何。耕田佔過幾犁多。商君昔日開阡陌。今日商君還在麼。
兄弟看來不服低。雄心傲氣各爭奇。張公九世同炊爨。忍字而今識者稀。
兄弟多懷嫉妬腸。只因貧富不相當。不知命運安排定。十指焉能一樣長。

兄弟從來意不平。有何大事苦相爭。自家骨肉若如此。何況區區陌路生。
 田園房屋偶相連。大家圖買置方圓。不思上氣爭先買。總替他人長價錢。
 並蒂連根降下來。如何看作兩形骸。相親還是親兄弟。莫爲錢財折散開。
 分得些兒就是恩。那能還與弟兄噴。不拘爭少爭多者。就是人間不孝人。
 情意偏生向外頭。春風四海五湖游。不知爲甚傷心事。只與同胞作寇讐。
 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財產莫爭雄。一番相見一番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伯叔從來是大倫。分明總比外人親。叔年雖小宜旁坐。莫倚年高爵位尊。
 張公九世昔同居。百忍應知慶有餘。和氣致祥乖致戾。莫分貧富論親疎。
 師與君親等地天。成人明理望周全。須知受業還傳道。不爲區區給俸錢。
 阿舅姨娘共母生。諸姑姑丈父班行。更兼泰岳因妻重。三堂之親要尊榮。
 如着相逢年老人。便該親敬叫鄉尊。莫言鄉曲無高下。看作尋常那一倫。
 人生難得到高年。養老引年王者先。世事久經真可敬。休嫌迂板話顛連。

尊長年高不可輕。還須屈指父同盟。從來古道稱猶子。莫學疏狂侮老成。從來內助要賢良。豔質嬌姿豈吉祥。况是家門關係重。如何有子想偏房。如何纔是大家聲。子子孫孫俱有榮。芝蘭無根是善種。看來都是教時誠。蒙養諄諄及早端。羣居慎勿任盤桓。愛親敬長常常訓。小學經書次第傳。少年不教老年痴。及早教他尙恨遲。記得桑條從小鬱。前人俗語可曾知。少小無知習易更。任他打罵善他能。誰知驕傲成頑性。長大無材是野藤。小兒切莫放閒行。孝弟須當急早明。惟有老成是第一。虛浮詐僞壞家聲。拿人一針一條線。急須痛打莫寬容。此事不噴若習慣。他年定作賊先鋒。養兒真似育桑條。拗逆雄心及早調。要得孩兒情性好。嚴加訓誨教爲高。少年最忌學奢華。淡飯粗衣儉最佳。識得其中滋味好。膏粱文繡不堪誇。子孫享用不須豐。省却前頭後自隆。錦緞做衣紬做襪。折他福分一生窮。欲想孩兒壽命安。要經辛苦受飢寒。請君試驗山頭樹。雪壓霜侵一樣般。

外有爹來內有娘。如何叫子積私房。恐他利欲昏迷後。兄弟相爭是禍殃。
第一先教學至誠。奸謀巧計壞天靈。試看緯地經天業。不是輕浮做得成。
香自芝蘭室裏來。蓬生棘內亦成材。欲知子弟成何品。但看何人共往來。
立品修身要志堅。學無老少達爲先。請君莫只圖科第。還叫兒孫學聖賢。
養子須教做好人。豪華隊裏莫安身。賭場博局休教去。落拓須知一世貧。
好將活計訓兒孫。活計成時自飽溫。試看荒唐無賴子。都因失教壞家門。
讀書全要心不碎。不可嬉遊在外行。若是少年不學好。到頭事業總無成。
書劍飄零幾十年。你今且莫怨蒼天。筆花總有江郎夢。未見桑生鐵硯穿。
勸你回頭早讀書。休言沒有這工夫。如何一見嬉遊客。馬吊棋牌興不疎。
邪怕兒童會放刁。皮鞭一個棍三條。縱然諸母來相勸。不悔前非定不饒。
家財散盡命將亡。還要摩頭叫痛傷。禍在眼前都不怕。悞殺孩兒是此娘。
越是兒艱越莫寬。休言子少愛偏專。有兒若是無成就。總與無兒一樣般。

子養親兮弟敬哥。此身安分福常多。一勤天下無難事。百忍堂中有太和。晝出耘田夜績麻。這般纔是做人家。如何懶惰閒空過。浪擲光陰混柳花。閒居客至禮舒徐。談笑何妨半日餘。煎韭烹葵堪作飯。陸珍海饌欲何如。金鑄銀圈甚不該。何須賣弄有錢財。不惟養就奢華性。還恐金銀是禍胎。浪用錢財好快哉。輕看一似土中埋。只愁似水銀錢去。一去從今再不來。豐稔之年不可常。年豐須要備年荒。隨時儉用諸般積。便是醫貧海上方。可歎今年又告荒。用何米穀養爹娘。千辛萬苦宜甘受。還要留些去納糧。豪強奴僕莫輕收。恐怕留爲日後憂。駿馬痴奴千倍福。前人言語要追求。跑到前房說後房。搬來搬去嘴陰陰。不知他是何緣故。攪得人家似醬缸。養子方知父母恩。爲人養子是艱辛。假使愛親如愛子。就是人間大孝人。同宗共脈莫生疎。萬葉千枝是一株。何必爭雄傷大義。放些柔弱樂何如。結朋須要結心知。莫只逢迎面上皮。良藥苦時能利病。道吾惡者是吾師。

莫因契厚狎交情。相愛還須敬意成。內外謙和常遠別。謔言笑語少相迎。
講習箴規興不孤。休言博奕與呼盧。若將茶酒空來往。急難之中一個無。
萬貫家財置好鄰。相規相勸總相親。若徒酒飯論親熱。定要同心做好人。
他鄉一見故鄉人。喜地歡天分外親。若在他鄉如陌路。不知他是甚麼心。
鄰疎聚久也成親。是是非非莫認真。相讓相扶相護衛。憐孤憐寡更憐貧。
纔占便宜是自欺。誰人讓你占便宜。鋤田切莫移田岸。起屋休教奪屋基。
同德天涯若比鄰。新遷况慕里中仁。諸公莫謂浮流者。白眼相看別樣心。
我要容人人我容。休因小事面皮紅。牛羊鷄鴨常收管。恐犯鄰家菜與葱。
兒童爭鬪是平常。還要君家管令郎。不必大人閒着惱。兩傷和氣各參商。
既是同鄉共井人。不相親愛也相親。平居莫把金錢重。急難扶持見性真。
誰家媳婦大如天。不受公姑半句言。你不敬婆誰敬重。不宜做與後人看。
公婆只望你成人。費盡言詞費盡心。縱有幾番磨折你。那些不是大人恩。

嬀嬀猶如兄弟身。爲何吵罵爲何噴。問伊各各誰夫子。共枕須知共乳人。
惟有孤兒最可憐。憑人掛在嘴唇邊。願教伯叔看爹面。把做親兒一樣般。
一家奴僕統於尊。都是雙親手下人。打罵盡由親打罵。不須噴怪半毫分。
讀書全要好心田。管取登科作大賢。何況天爺常照我。前程萬里自安然。
爲學如登萬仞山。層崖須要小心攀。前頭儘有無窮處。只在工夫時習間。
從來士習係民風。守道安貧衆所宗。莫爲利名忘禮義。休將衿佩逞英雄。
儒冠儒服自栽培。勁節高風讓過誰。既與聖賢爲伴侶。莫同流俗作非爲。
美官善地意何如。積善須知慶有餘。若是無功還造孽。當初枉讀五車書。
焚香拜斗會龍華。左道迷人亂似麻。倏忽風波投憲網。任憑佛老不能遮。
終日成羣講白蓮。妖言惑衆亂談天。從今勸醒愚夫婦。莫信旁門免罪愆。
天爺從來定死生。異術何能媚上神。試看三皇並五帝。誰是驅神役鬼人。
天地精靈宇宙存。聖賢動作鬼神親。休將字紙輕零落。好把書箱遺子孫。

或讀或耕或種田。都該早起夜遲眠。工商若是尋生計。急急勤勞莫息肩。
悠悠歲月莫空過。晝出耕田夜織梭。飽暖俱從勤儉得。寸陰是惜可知麼。
勸你安身勿浪游。成群結黨最堪憂。休言斬絞徒流罪。帶鎖披枷也是羞。
莫逞英雄莫鬪財。莫欺軟弱莫欺呆。莫爲非禮莫多事。莫使聰明莫弄乖。
天地生人原不勻。幾家富有幾家貧。時來自自揚眉日。莫爲飢寒起歹心。
休持短劍弄長鎗。休學拳師走四方。解手雍頭都不用。何勞臂扭帶金剛。
自得乘除切莫愁。勸君且把德來修。天爺最會通融算。一副天秤在後頭。
富貴難將智力求。淮陰否極始封侯。世人不解其中意。空使心機半夜愁。
飲食衣裳耗費多。這般勞苦是如何。從今學得便宜法。不爲兒孫受折磨。
疾聾憇優家長富。伶俐聰明却受窮。天爺早已安排定。急急回頭手按胸。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藏寶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催君骨髓枯。
屎糞皮包爛臭身。強作嬌態哄殺人。千古英雄都戀此。百年同作一坑塵。

不結良緣與善緣。苦貪財利受熬煎。須知串世金銀寶。借你呆看幾十年。
飲食與人歲月長。精粗隨分塞飢腸。纔過三刻成何物。不用將心細揣量。
休言地僻亭園小。莫厭家貧活計多。多少高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歸麼。
朔望紛紛禮數忙。拜完土地拜閻王。勸君早把心思正。莫去空燒幾炷香。
不孝枉燒千張紙。虧心空點萬爐香。神明正直無私曲。豈受人間枉法贓。
風鑑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山中若有玉侯地。何不尋來葬乃翁。
不在水兮不在山。不勞巧計定機關。從來富貴王侯地。只在方圓一寸間。
風鑑從來不可無。全憑陰鷲兩相扶。富貴若從奸狡得。再生郭璞也難圖。
問相求卜理不真。須知造化總由心。豐時常帶三分儉。小富全憑一味勤。
一派青山景最幽。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的在後頭。
看相原來是假言。勸君少花喜歡錢。渡蟻還帶曾知否。陰鷲分明可奪天。
天運循環莫浪誇。一番雨過一番沙。誰人做得千年主。轉眼傳流八百家。

自古傳經可代耕。書齋珍重莫胡行。得人脩脯難消受。竭力專心教後生。
絳帳高懸莫浪遊。百城南面自風流。若還閒曠兼蒙蔽。敗壞聲名也可羞。
不悞人家子共孫。天教榮貴大吾門。請看受蔭垂芳者。王鄧當年道自尊。
不是聰明不學醫。浮沈指下少人知。死生只在須臾耳。倘若粗心後悔遲。
我說醫家好濟貧。病來最苦是貧人。與他良藥休言利。半積陰功半養身。
敦本生涯是力田。及時耕種莫遲延。辛勤作得安然用。不使人間造孽錢。
有田有土要深耕。莫學痴人問五行。只有懶人沒懶地。依時栽種按時生。
不消稱說我無田。挑水何曾不賺錢。就是剃頭修脚事。也能飽暖度荒年。
公門裏面好修行。此話看來是實情。古云懼法朝朝樂。若是欺公夜夜驚。
莫說衙門好賺錢。小心纔是養生田。勸君不可生奸詐。擡起頭來看看天。
久病窮人最可憐。要尋湯水又無錢。只將萬死來由命。有人稍助是福田。
一在東隣一在西。他若窮困你何知。莫要冷笑觀棋局。轉眼誰無急難時。

隣舍相爭鬪起。來願君速速勸說開。若不散終成結。枉自同鄰住一街。
富足人家你不知。手中也有缺錢時。莫因緩急難相借。就與親朋反面皮。
欠債窮人果是難。從來利少自安然。勸君莫作三分外。不可奸巧把人冤。
貧家缺欠事偏多。債主紛紛可奈何。無奈歲荒還不得。可能讓過這年麼。
有錢故意不還人。這樣好貪最可噴。若是果然難設措。叫將何物可還君。
逼債如狼最慘神。任他賣子與投身。懸梁赴水都由此。爲富應知要念貧。
莫言錢出急家門。情急無良命不存。人命關天須要想。休教一旦禍星臨。
常言交義莫交財。莫只團團借得來。若到還時難應手。怕君後日口難開。
君爲錢糧沒得完。借人銀米去交官。如何好意成辜負。直到而今尙說寬。
躍起尊名會騙人。何人再借幾分銀。從今打斷千條路。到底流成徹骨貧。
要知買賣甚艱難。莫只賒去再不還。舊帳開來還未了。又來拖欠爾何安。
要君添多君莫噴。富家容易好施恩。只從買賣公平外。添得毫釐就是恩。

賣魚賣菜賣油鹽。這樣形容最可憐。千萬念他生意小。不當欠下幾文錢。
銀色看來好用低。又將輕戥討便宜。如何這樣心田狠。竟把窮人剝盡皮。
筐繩扁擔不離肩。看看磨得骨頭穿。何可占得便宜利。苦苦爭競幾文錢。
難道這鄉數你乖。君今能有幾多財。粧模做樣成何用。本相終須露出來。
告狀從來似下棋。輸贏曲直本難知。常言官斷如山倒。及到輸時悔已遲。
事到官司不自由。要想罷休難罷休。莫因小小些微事。跪破衣裳磕破頭。
費盡銀錢打不贏。傾家敗產又相爭。如何一件些微事。攪得年年不太平。
一念初萌神鬼知。莫云幽暗未彰時。常將過失頻頻改。方是男兒不自欺。
誰說爲非可脫逃。恢恢天網豈能饒。古今多少凶頑漢。惡貫盈時喪一朝。
天帝從來看得真。循環報應似車輪。現今報應層層在。遠在兒孫近在身。
日偷鷄犬夜偷牛。暗帶刀鎗劫陸舟。天理現時終敗露。爛屍牢獄有誰收。
倘把人家妻女淫。君家婦女亦淫人。青松蔓草誰無種。因果循環一轉輪。

淫佚之人神不容。絕他後代罰他窮。眼前雖是豐衣食。日後飄零不善終。
保身切要戒強梁。強者何如楚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可憐自刎在烏江。
休說強梁有大權。強梁幾見得安然。一朝犯法追贓日。俱是誣人怨恨錢。
不欺貧寡不凌孤。纔是人間大丈夫。自有賢良堪作伴。休結強梁凶惡徒。
血氣方剛各鬪強。讓人一步有何妨。只因一旦生閒氣。惹得終身受禍殃。
能依本分學謙恭。衣祿終身自不窮。三十六行俱活命。勸君莫入打行中。
常言賭與賊爲鄰。情急無償竊物身。流落街頭甘凍死。從來乞丐是斯人。
惡輩遊民好弄窮。因何士子入其中。下流匪類相爲伴。謔浪相欺耳自聾。
晝夜衣裳藍襖樣。喃喃聚首學青蠅。開場賭博捉頭貫。捉得頭貫醉酒濃。
首告當官錢盡散。還愁要賣自家田。開場窩賭行非理。勾引愚人入罪監。
賭局設立若爐生。引誘愚人入火坑。故意佯輸來騙汝。痴心貪戀是迷城。
擲骰押寶與看牌。近來大煙更爲災。勸君積學休旁羨。守拙安愚絕禍胎。

不怕他年爛舌根。筆頭無影害平人。淫詞假狀都休做。怕有天爺鑒察神。
人家辛苦聚成財。君用心機白騙來。果報昭彰發現後。獄囚牢鎖不能開。
極惡刁唆是訟師。欺心滅理駕人詞。希圖准狀誇高手。不管輸贏索謝儀。
貪得便宜去見官。捏詞造狀把心瞞。不如改過勤生計。會打官司也費錢。
息訟方能得清淨。忠言逆耳莫生嗔。扛幫助勢非相愛。助桀爲非禍必臨。
訴甚冤兮託甚情。衙門無事莫閒行。勸君含忍歸家好。不是完糧不入城。
室有紅顏手有錢。呼盧騎獵更爭先。不知當日勤勞者。憔悴經營幾十年。
兌換傾銷低假銀。廣行各處害良民。這般生計君休做。地滅天誅一世貧。
活拆夫妻最可憐。傷情萬種淚漣漣。嬌兒無母夫無婦。夜半啼號更慘然。
結髮夫妻百歲期。休教拆散各東西。不思天道能還報。想爾家中也有妻。
妒嫉徒勞自壞心。他人何損半毫分。既然相妒難相害。恐爾輪流做後身。
喉中作瘡口如錐。列坐從頭講是非。不是談張便笑李。須知促壽犯天威。

友朋相會說淫經。口角津津戲笑聲。名節家風都敗壞。談人閨闈罪非輕。
何不將心比己心。人家誰不有閨門。勸君酒席筵前上。莫唱淫詞引壞人。
慳貪倚勢慣欺人。誰料貧民不惜身。每以絲毫傾事業。更添日夜有冤魂。
從來父子盡恩洪。溺女傷倫太不情。多少產亡無嗣者。個中冤報甚分明。
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母若死時子亦死。君心何忍不傷悲。
近來光棍更無良。弓矢隨身帶鳥鎗。打死生靈千百萬。君心未必不悲傷。
竹板稜稜鐵鎖長。更愁夾棍硬如鋼。索錢禁子心腸狠。夜守牢中鎖空房。
牢中光景苦難言。巨檻橫胸手鐵圈。火暗油乾老鼠咬。梆籬巡繞更悽然。
身入監牢非己身。勸君快快好收心。若還大膽胡行去。終是披枷帶鎖人。
天帝生人有肉身。外有肢體內靈魂。吞藥赴水懸樑死。愚民辜負上神恩。
國家律例論情真。橫死從來縱不論。若爲強賊嚴法治。枉死何曾值半文。
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人生在世皆如此。身外浮雲安在哉。

綠水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爲誰開。平生報國心如火。一夜東風變作灰。
馬力牛筋爲子孫。龍爭虎鬪鬧乾坤。戰塵摩壁英雄老。殺氣騰雲日月昏。
千載幾人興後代。百年同作喚遊魂。孔明若曉其中意。高臥南陽緊閉門。
衣食無虧便好休。人生在世一蜉蝣。石崇不想千年富。韓信空成萬代秋。
花落一春鶯又恨。菊花九月鴈悲愁。山林雅曲多詩酒。何必榮封萬戶侯。
出自羲皇幾萬秋。聖經賢傳至今留。源源義禮包天地。粲粲文光射斗牛。
大道已隨秦火滅。遺言常向孔明求。於今四海多英俊。學校宏圖力進修。
論地談天心孔開。周天斗宿蘊心懷。吉凶悔吝知前定。壽夭窮通究後來。
能識某爲廊廟品。未知誰是棟樑材。儒生欲問功名事。何日鰲頭獨占魁。
婆婆獨占廣寒鄉。大地山河風露涼。姮娥接引來花下。玉兔分陰憩樹旁。
天上有根難覓種。人間見影不聞香。寄語吳剛休折盡。一枝留待狀元郎。
慇懃習讀莫蹉跎。成器皆因肯琢磨。凡遇詩書須勉力。每逢花酒莫相過。

聞人得失先量已。見彼爲非莫學他。多少時人慵懶者。老來無奈一身何。
別家楊柳正依依。同首青山木葉飛。鄉夢已隨雲北去。客心先逐鴈南歸。
三秋烽火仍邊境。九月征衣尙絡繹。莫向窮途嘆淪落。料應青眼故人稀。
隔窗螢火滅還流。西風吹雨虛堂秋。蟲聲竟夜思鄉淚。蟋蟀多情知客愁。
四時不得一日樂。以此方悲心內憂。寂寂江城無所問。梧桐葉上徧悠悠。
年去年來無定年。一身流落楚江邊。思家有夢迷蝴蝶。倚枕無心聽杜鵑。
南國山川經粵楚。北城風雨歷幽燕。故鄉千里復萬里。那得家書託鷹傳。
布衣無夢到楓宸。青眼誰憐落魄人。百尺絲綸閑釣渭。一犁烟雨苦耕莘。
長淮未進玉孫食。空甌何嫌范叔塵。大器晚成君勿訝。東風桃李一般春。
文章經世濟時雍。官樣雖教與衆同。筆下生花唐李白。口中吐鳳漢楊雄。
凌雲志氣芳名重。擲地金聲譽望崇。字挾風霜連月露。鳳毛應羨謝趨宗。
文旆揚揚到草堂。草堂寒陋頓增光。蘭滋夜雨交情密。花引春風笑語香。

盟欲煎膠日月義。應沾美酒笑炎涼。等閒送到河梁外。靜聽黃鸝叫海棠。
一井中分百畝田。公田百畝治當先。神恩點點秋苗雨。春色濛濛桑柘烟。
戴月去時勤隴上。見星還處笑燈前。不惟獨樂唐虞道。更買經書課子孫。
性急忽忽惹禍端。但凡作事要心專。他將言語生嗔怒。君把情懷露喜歡。
正好是非聾兩耳。任他言語說千般。昔賢因甚無煩惱。忍字常常在眼邊。
勸汝休貪酒與花。纔貪花酒便忘家。多因酒性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
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
書房穩坐一書生。滿屋書童誦有聲。書案常存書萬卷。書城裏面出羣英。
人情初見識相殊。多少賢良在困途。錦上添花天下有。雪中送炭世間無。
時來易得金千兩。運去難除酒半壺。可歎眼前親共友。誰人肯濟



10

002628